

禪的告白

白云禅师著

任毅飞编辑整理

2020 年 2 月 29 日

Nianfoshishei.com

微信公众号: matrix_2014



目录

禅的告白.....	13
南阳慧忠国师的话.....	13
洛京荷泽神会大师的话.....	20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的话.....	23
澧州药山惟俨和尚的话.....	26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的话.....	28
汾州大达无业禅师的话.....	47
池州南泉普愿和尚的话.....	49
赵州从谏和尚的话.....	56
镇府临济义玄和尚的话.....	58
玄沙宗一师备大师的话.....	60
罗汉桂琛和尚的话.....	62
大法眼文益禅师的话.....	65
金陵宝志禅师的话.....	69
善慧大士的话.....	70
衡岳慧思禅师的话.....	73
智者颊禅师的话.....	74
天台丰干禅师的话.....	78
天台寒山子的话.....	78

天台拾得的话.....	79
明州布袋和尚的话.....	80
休庵禅案——无门关的探讨.....	83
前 言.....	83
赵州狗子.....	83
百丈野狐.....	85
俱胝竖指.....	85
胡子无须.....	86
香严上树.....	87
世尊拈花.....	88
赵州洗钵.....	89
奚仲造车.....	90
大通智胜.....	91
清税孤贫.....	92
州勘庵主.....	92
岩唤主人.....	93
德山托钵.....	94
南泉斩猫.....	95
洞山三顿.....	96
钟声七条.....	97
国师三唤.....	98

洞山三斤.....	99
平常是道.....	99
大力量人.....	100
云门屎橛.....	101
迦叶刹竿.....	102
不思善恶.....	103
离却语言.....	104
三座说法.....	104
二僧卷帘.....	105
不是心佛.....	106
久响龙潭.....	107
非风非幡.....	108
即心即佛.....	109
赵州勘婆.....	109
外道问佛.....	110
非心非佛.....	111
智不是道.....	112
倩女离魂.....	112
路逢达道.....	113
庭前柏树.....	113
牛过窗棂.....	114

云门语堕.....	115
超倒净瓶.....	115
达摩安心.....	116
女子出定.....	117
首山竹篴.....	118
芭蕉拄杖.....	118
他是阿谁.....	119
竿头进步.....	120
兜率三关.....	120
干峰一路.....	121
附 记.....	122
《碧岩录》探讨.....	124
引 言.....	124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124
至道无难.....	125
日面佛，月面佛.....	127
德山到汾山.....	128
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	129
十五日以前不问汝.....	130
如何是佛.....	131
作贼人心虚.....	132

如何是赵州.....	133
老僧被汝一喝.....	134
尽是喧酒糟汉.....	135
麻三斤.....	136
如何是提婆宗.....	137
如何是一代时教.....	138
不是目前机.....	139
学人啐，请师啄.....	140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141
百年后所须何物.....	142
只竖一指.....	143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144
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145
南山有一条鳖鼻蛇.....	146
只这里便是妙峰顶.....	147
老牯牛，汝来也.....	148
古人到这里.....	149
如何是奇特事.....	150
树凋叶落时如何.....	151
从上诸圣.....	151
劫火洞然.....	152

承闻和尚亲见南泉.....	153
麻谷持锡到章敬.....	154
如何是佛法大意.....	155
弟子恁么来.....	156
近离什么处.....	157
近离什么处.....	159
和尚什么处去来.....	160
三界无法.....	161
祖师心印.....	162
如何是清净法身.....	164
天地与我同根.....	165
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	166
庞居士辞药山.....	167
寒暑到采.....	168
习学谓之闻.....	169
万法归一.....	170
门外是什么声.....	171
如何是法身.....	172
茶炉下是什么.....	173
如何是尘尘三昧.....	175
雪峰住庵时.....	176

久向赵州石桥.....	177
马大师与百丈行次.....	178
近离什么处.....	179
道吾与渐源.....	180
一镞破三关时如何.....	181
如何是不拣择.....	182
是时人窠窟否.....	183
才有语言是拣择.....	184
柱杖子化为龙.....	185
若立一尘，家国兴盛.....	186
乾坤之内，宇宙之间.....	187
道得即不斩.....	188
南泉复举斩猫事.....	189
不问有言.....	190
什么处来.....	191
陛下还会么.....	192
汝名什么.....	193
南泉归宗麻谷.....	194
汾山五峰云岩.....	195
百丈复问五峰.....	195
百丈又问云岩.....	196

离四句，绝百非.....	197
菩萨子吃饭来.....	198
定州法道何似这里.....	199
吃饭了也未.....	200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	202
古有十六开士.....	203
一切声是佛声是否.....	204
初生孩子.....	205
如何射得麈中麈.....	206
如何是坚固法身.....	207
古佛与露柱相交.....	208
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209
这里忽逢大虫时.....	210
人人尽有光明在.....	212
药病相治.....	213
诸方老宿.....	214
大悲菩萨.....	215
如何是般若体.....	216
与我将犀牛扇子来.....	218
谛观法王法.....	219
因斋庆赞.....	220

何不见吾不见之处.....	221
宁说阿罗汉有三毒.....	222
真佛屋里坐.....	223
若为人轻贱.....	224
莫道会佛法.....	226
如何是十身调御.....	227
如何是吹毛剑.....	228
附 记注.....	229
说 禅.....	230
禅与时代思想.....	239
导 论.....	239
文 化.....	241
科 学.....	244
结 论.....	247
禅非老子之学.....	248
引 言.....	249
老学思想.....	250
老学行为.....	254
老学道法.....	257
三家各异说.....	265
禅的认识论.....	270

导 论.....	270
根与境.....	271
根与识.....	272
五 法.....	273
三自性.....	275
二无我.....	275
五 蕴.....	276
自然的禅观.....	278
禅的意识说.....	280
结 语.....	281
谈宗派与学派.....	282
小引.....	282
宗派源流.....	283
诸宗一脉.....	286
宗派无价.....	287
大乘六宗.....	288
结 论.....	291
禅的唯识剖析.....	292
小引.....	292
发现问题.....	294
观察问题.....	296

分析问题..... 298

认识问题..... 300

处理问题..... 302

结 论..... 304

禅的告白

南阳慧忠国师的话

有一次，国师接见一位学禅的人。

“从什么地方来？”

“从南方来。”

“南方有些什么样的善知识？”

“善知识很多！”

“他们是怎样开示学人？”

“大多数都是直接了当的方式。”

“怎么说？”

“即心是佛，佛是觉义。”

“没有进一步的说法？”

“有的”！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见闻觉知之性。”

“什么现象？”

“于性而言，能够扬眉瞬目，来去运用自如；而且，遍及全身，到头部、颈

有知觉，到脚部、脚有知觉；也因为这样，所以称做正遍知。”

“别开身体或者说是个体时候，又怎么说？”

“更无别佛！”

“照这么说，这个体是常？是无常？”

“个体虽有生灭现象，而心性自无始以来，从不曾有生灭现象；因此，个体的生灭现象，就象是神龙换骨，如蛇脱皮；人走出自己的宅第，于身是无常，而性是常。”

“这不正是外道的说法么？”

“何以见得？”

“外道们说：我的这个身体有一神性，能够知道痛痒；当身体损坏之时，神则离身出去，就象是房舍被烧，舍主人就出去，房舍是无常，舍主人是常！”

“有什么不对吗？”

“这种说法，根本是邪正不分，怎么能肯定常与无常呢？在我游方参访的过程中，的确，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说法。尤其是最近，更是流传的厉害，动不动聚积三五百人，趾高气扬，漠视天下，而且强调是南方惠能大师的宗旨；其实，他们是把《坛经》改头换面，加添一些鄙陋的个人意识，抹煞了惠能大师的真正意义；这种做法，不仅迷惑了学人，根本不能成为言教；常此下去，学人受苦，曹溪的宗旨，眼看就要沦丧尽绝了！”

“那么，国师的看法又如何？”

“我不以为见闻觉知是佛性！”

“有根据吗?”

“《净名经》说：法离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

“请问，《法华经》所说的开佛知见，又作什么样的解释呢?”

“经中但说开佛知见，而不说菩萨二乘，怎么可以将众生的痴迷颠倒，与佛陀的知见相提并论?!”

“那末，究竟哪一个是佛心?”

“墙壁瓦砾都是!”

“您这种说法，与经典大相违背!”

“什么经典呢?”

“《涅槃经》说：离墙壁无情之物，故名佛性。您所说的佛心，不知道心与性有没有差别?请您告诉我。”

“经申明明说：佛性是常，心是无常，怎么说没有差别?”

“你的问题是只依语句，不从法义中发现；譬如严寒冬天，水会因气温低而结成冰，待到气温升高时，冰又化成为水；一般凡俗众生，迷惑时，结性成心，觉悟时，化心成性。更何况《华严经》说：一切唯心所造!”

“这么说，无情是有心性可言，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说法?”

“经常不断的说，而且盛况空前，从不间断，也不休歇!”

“可是，我为什么听不见呢?”

“你当然听不见!”

“谁能听得见呢?”

“佛陀能!”

“众生与佛，应该有相同的能力呀?!”

“我是为众生说，不是为佛陀说!”

“我是个聋瞽，听不见无情说法，，国师能听得见吗?”

“我也听不见!”

“国师自己都听不见，怎会知道无情能够解说呢?”

“我若能够，岂不是等齐诸佛吗；真是这样，你说听不见我所说的法了!”

“众生究竟能不能听见呢?”

“假使众生能够，那就不同于众生了!”

“无情说法，依据什么经典?”

“华严说：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你说看，众生是不是有情呢?!”

“国师但说无情有佛性，有情又是如何呢?”

“无情尚且如此，何况是有情啊!”

“假若是这般说法，南方的知识们所说：见闻是佛性，应该不能批判是外道呀!”

“不是说没有佛性，就是外道也不能说没有佛性；问题是于缘的见解错误了，不应该在同一法理上有两种以上的见解。”

“如果具有佛性的话，那末，杀害有情众生时，即已造作成业，完成因果关系；可是，损害无情众生时，怎么不发生因果报应?”

“基于有情是正报，计较自我而怀恨于心，因而发动罪报的情形；无情是依

报，没有计较自我而起恨心，所以，不会发动罪报！

“佛陀的教法中，但见有情作佛，不见无情受记；于贤劫千佛中，哪一位是无情佛呢？”

“例如皇太子在末接王位以前，他仅是一个人而已；一旦接位之后，凡所属国土尽归于国王，不可能把国土交付给别的接位者。而今但见有情受记，事实上，作佛的时候，十方国土尽都是毗卢遮那(一切处，光明遍照。)佛身，怎么解作更有无情受记的道理！”

(注：次举——如获状元位之人，所居房舍，叫做状元府，而房舍并不是状元；中状元者是情，所居房舍是无情——作者。)

“如此说来，一切众生尽居佛身之上，不是污秽了佛身吗？这样穿凿践踏佛身，难道没有罪过么？”

“众生全体是佛，将由谁来定罪呢？！”

“经中说：佛身无挂碍。如今以有为物质而作佛身，岂不是有违圣意吗？”

“《大品般若经》里说：不可离有为而说无为。你相信色即是空么？！”

“佛陀的真实言句，哪敢不相信！”

“色即是空，有没有挂碍？”

“众生的佛性既然相同，只需要一佛修行，一切的众生便该随着解脱；您既然说不是如此，请教相同的意义在哪里？”

“你可知道？《华严经》说六相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成坏有别，类例皆然。众同具佛性，但需各自修行，各自获证；就象是吃饭，谁吃即谁饱，没有

可以代替的道理!’’

“可是，有善知识告诉我说：但自识性，了无常时，抛却壳漏子一边着，灵台智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这又是什么样的修行作为呢？”

“前面已经说过，仍然是二乘外道计量的说法；因为二乘行人厌离生死，贪乐涅槃，而外道也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如此的暗合，就象是须陀洹人经八万劫，余三果人经六、四、二万劫，辟支佛经一万劫住于定中；而外道也说，经八万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待到劫满，可以回小向大；但是，外道就不一样，劫满仍然轮回六道之中。”

“请问：佛性是止于一种？还是有其他不同种类？”

“不只是一种！”

“怎么说？”

“有完全不生灭的，有半生半灭的，有半不生灭的。”

“作何解释呢？”

“我这里所说的佛性，是完全不生灭；南方所说，是半生半灭和半不生灭。”

“怎样区别呢？”

“基于身心一如，心外无余，所以完全不生灭；南方说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是半生半灭，半不生灭。” 召

“国师的色身，是否同于法身，不会发起生灭呢？”

“你怎会入于邪道？”

“我什么时候入于邪道呢？”

“你应该知道，《金刚经》里说：色见声求，皆行邪道；而今你的见解，不

正是这样么?!”

“据我所知，大小乘教，曾见不生不灭，中道正性之处的说法，也有此阴灭彼阴生，身有代谢而神性不灭的说法；怎么尽皆拨同外道断、常二见呢?”

“试问：你是学出世的、无上正真之道?还是学世间的、生死断常二见?你可知道，僧肇法师曾说：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无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顾；而今，你可欲学下士笑于大道吗?!”

“国师说即心是佛，南方也说即心是佛，明明所说相同，为何强调自是而他非?”

“让我告诉你吧!或许名异体同，或许名同异体，正因为这样，以至众说泛滥；例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等，是名异体同，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等，是名同体异；因为南方将妄心说是真心，无异是认贼为子；更有取世智称作佛智，无异是鱼目而乱明珠，毕竟不可以雷同，你务必分辨清楚。”

“欲怎样才能远离过错呢?”

“你应该仔细反观，当五阴进入之时，必须一一推究，是否有纤毫心得?!”

“仔细观照，不见一物!”

“糟了，你的身心相已被破坏!”

“不对呀!心身性离，有什么可以被破坏的呢?”

“身心以外，更有他物吗?”

“身心本无外，怎能说有物呢?”

“更糟!你连世间相也被破坏了!”

“世间相即无相，哪里会被坏呢?”

“假如你真能这样，你就远离过错了!”

到这里，学禅的人，才唯然受教。

洛京荷泽神会大师的话

问：“无念法，是有还是无?”

答：“不说有无。”

问：“说无念时怎么说?”

答：“不须要怎么说，就象是明镜，如果不以像对镜，便不能见到像；也就是说，镜不显物，因物见像，才说见到了像。”

在这之前，神会大师因阅内典，向乃师惠能上人请教六处疑问；师徒间，有如下的对话。

问：“戒定慧的真义如何?戒的作用及所戒何物?定是怎么修养的?慧是因为什么而生起?”

答：“定是定心，戒是戒行，自己心中经常以慧面对所有见闻，自然便能体认深刻。”

问：“如果，过去本来没有而现在有，所显的有是什么？同样，过去本来就有而现在没有，所显的没有又怎么肯定；尤其是诵经，如果不能发现有或没有的真谛，岂不是像骑着驴的人，却拼命的寻找驴的踪迹么？”

答：“举例来说明你的问题：就以意念的变化来说，当意念发动之前，其中并没有恶的成分，而发动之后，显现的是善的成份，如果，一个人的意念发动之时，经常显现的都是善的成份，那末，此人离道就不远了；同时，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象是显现在你面前的人，便是个过去没有而现在才有的人！”

问：“以生，来消除灭；以灭，来消除生；如果，不了解生与灭的意义，这样说生灭，岂不象是说聋与瞎子的看法么？”

答：“以生消除灭，是告诉行者不要固执；以灭消除生，是告诉行者不要着境；同样，能够远离二边，不执不着；那末，便不会为生灭的现象而有所迷惑了！”

问：“分别先有顿悟而后渐修，或者先有渐修而后顿悟；如此不懂得顿与渐的人，心底里岂不是经常会迷惑和苦闷么？”

答：“听闻佛法时，顿中有渐；领悟佛法时，渐中有顿；修行佛法时，顿中有渐；成就佛法时，渐中有顿；，顿与渐是常有的现象，唯有从中领悟，才不会迷惑和苦闷。”

问：“先修定而后生意，先生意而后修定；两者之间，谁先谁后？又是怎样发起，才是正确的呢？”

答：“经常维护一份清净的心念，便能定中有慧；如果，更能做到任何发起的意境中，不生分别的心念，必然慧中有定；所以说，定慧相等，本无先后，二

者同时修养，凡所有起心动念，自然都会是正确的!”

问：“是先有佛而后有法?还是先有法而后有佛?佛与法的根源没有差异，其起始是依什么而开端?”

答：“说者，是先佛而后法；听者，是先法而后佛；进一步探讨佛与法的先后，于根本的发起，应该是来源于众生自己的心念中!”

终于，神会大师在惠能六祖的教导下，得到许多的启示；后来，他曾经对门下弟子，做过这样的开示。他说：

修学佛法的行者，必须通达自己的本源，也就是佛陀所说的佛性——觉悟的本能。

即使是三贤四果的境界，亦不过修养自我，调适自我，缘觉与罗汉，亦未曾断除微细的业惑；等觉与妙觉，才算是通达本源，明妙无碍。

因此，可以肯定：

“觉悟是有层次的，教化是有快慢的。”

首先说渐修：

“经历几大阿僧祇劫，仍然象是处身轮回之中。”

其次是顿悟：

“快速的反应，不需历经无数的分别时节，即期进入觉悟之道。”

因此，不论是渐修或顿悟，可以分辨：

“宿有道种，尽在心中。”

不然，如何肯定：

“正邪由己，非智所知。”

神会大师的见地是这样的。他说：

法的现象，完成于：旷彻清虚，无分来去，前后断际，顿开宝藏；心非生灭，性绝推迁；自净则境虑不生，无作乃攀缘自息。

他明白的指出：

“过去转不退轮，如今得定慧双修；如拳如手，见无念体，不逐物生，了如来常，实无从起；眼前幻质，元是真常，自性若空，本来无相。”

假使，能够深入此理，必然无怖无忧。正所谓：

“天地不能变其体，心归法界，万象一如；远离思量，智同法性，千经万论，只是是明心，既不立心，即体真理，都无所得。”

最后，他告诫门人说：

“修学禅法，无外驰求；最上乘法，应当无作！”

总之，他的心得，强调了：

无念，无相，无住。

江西大寂道一禅师的话

平常心即是道。

马祖的心地发明，他的理由是：

“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他引用经典里所说的证明：

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

他肯定地提示：

“即使是眼前的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皆是道！”

他又说：

“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

他开示心地法门，曾告诉门人：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什么是污染；他强调说：

“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

他曾经提到无尽灯的问题：

“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的根本。”

他引用经典的话来证明：

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 ，

正所谓：

“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其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其事，一切法尽是事。”

他提出了心地发明的话。他说：

“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譬如月影有许多，而真实的月亮只有一个。又如水的源头有许多，而水的性质是相同的。森罗万象有许多，显于虚空的空间不变。说道理有许多，所表现无碍的智慧相同。”

他强调的重点是自家珍宝。他说：

“种种建立，皆由一心：建立一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而妙用尽在自心人，不是离了真实而另有建立处；真立处，即是立处真，尽是自己本来具足。”

因此，他明白地告诉门人说：

“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解脱，解脱即是真如；诸法不出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因缘。”

不错，经中亦说：

在在处处，则为有佛。

他曾经这样阐释说：

“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情；能破一切众生疑网，出离有无等缚；凡圣情尽，人法俱空，转无等轮，超于数量，所作无碍；事理只通，如天起云，忽有还无，不留碍迹；犹如划水成文，不生不灭，是大寂灭。”

他又说：

“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大法身；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裁，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无所依。”

其次，他说明心生灭义，心真如义：

“心真如者：譬如明镜与照像，镜喻如心，像喻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

更进一步，他分析了平等性，无生法忍，如来清净禅。他说：

“所谓平等性：以声闻见佛性，是以闻见而得；以菩萨见佛性，是以眼见而得；二者了达，并无差别。”

他的理由是：

“性无有异，用则不同。”

“所谓无生法忍：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冥；智慧日出，不与烦恼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无生法忍。”

“所谓如来清净禅：不修不坐，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禅者早，”

最后，他向门人嘱咐：

倘若，在学行的道途上，能够深入正理，不造诸业，随分度过生活；但依一衣一钵，坐起相随，戒行增熏，积于净业，久而久之，必能圆融通达。

澧州药山惟俨和尚的话

师上堂曾说：

祖师只教保护，若贪嗔起来，切须防御，莫教接触。

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担荷，实无枝叶可得。

虽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绝却言语；我今为汝说这个语显无语的，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

有僧问：“何有六趣？”

师回答：“我此要轮，虽在其中，原来不染。”

复问：“不了身中烦恼时如何？”

师答：“烦恼作何相状？我且要你考看”

俨和尚接着作了进一步的开示。他说：

更有一般底，只向纸背上记持言语，多被经论所惑；我不曾经论策子，汝只

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学得一言半句，一经一论，便说恁么：

“菩提涅槃，世摄不摄。”

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系缚，便无生死。

汝见律师们，说什么尼萨耆，突吉罗，最是生死本。

虽然恁么，穷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诸佛，下至蝼蚁，尽有此长短、好恶，大小不同；若也不从外来，何处有闲汉，掘地狱待你！

你欲识地狱道，只今镬汤煎煮者是。

欲识饿鬼道，现今所见，虚多实少，不令人信者是。

欲识畜生道，可以从那些不识仁义，不辨亲疏的即能知晓；无须待到披毛戴角，任人斩割倒悬。

欲识人天道，眼前所见，那些清净威仪，持瓶挈钵的便是。

如果，欲保住免堕恶趣，第一不得放弃这个，这个不是易得：

“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若能发见此处行不易，方有少许相应；如今出头来，尽是多事人！俨和尚感慨地说：

“觅个痴钝人不可得！”

这是为了什么呢？因为：

只记策子中言语，以为即是自己知见；见他人不解者，便生轻慢心。

俨和尚肯定地说：

“这类的人，尽是阐提外道!”

最后，告诫后学：

“心直不中，切须审悉!”

不过，他也提示：

即使这么说，任然限于三界中的事；切莫在衲衣下，徒自空过；深入探究的话，更有微妙细致的境地，非同等闲!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的话

慧海和尚，有一天在法堂里说：

“大家似乎庆幸自己，都已经是没有了事题的人；可曾想到?苦与死的问题，稍不小心，将会带着脚镣手拷，沦落地狱中怎么办?虽然，大家从白天到晚上，都好像是忙碌得很；有的参禅办道，有的学习佛法，搞的团团转，可曾知道?如教的有多少?如法的有多少?倘若远离教法，毫无交涉，无异于只是随着声色打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休歇的地方!”

接着，慧海和尚又说：

“听闻江西道一大师有这样的话：汝自家宝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

复说：

“当我听了之后，从此找到了休歇的地方，随时带着自己的财宝，自己放心

的受用，可以说快活得很!”

于是强调地说：

“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遍十方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但自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无可疑虑，莫寻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净故。”

同时，他举出《华严经》中所说：

“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

他更指出《净名经》中所说的话：

“观身实相，观佛亦然。”

然后，他肯定地说：

“若不随身色动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无事去。”

说完，他嘱咐大家，不要等待，珍惜有限的时间，重视短暂的生命。

可是，他发现大众不愿离去，仍然留在原处，似乎有所期盼；慧海和尚见状，于是询审地说：

“你们为什么不肯离去呢？我不是已经把道理说给大众听了么？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接着又说：“千万不可用错了心，那会浪费力气的；如果真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

这时，有一位出家众问道：

“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体三宝？请师开示。”

慧海和尚闻言，直截了当地说：

“心是佛，不用将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将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为僧，

即是一体三宝。经中也说：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身口意清淨，名为佛出世，三业不清淨，名为佛(佛者觉悟的意识——作者注。)灭度；喻如嗔时无喜，喜时无嗔，唯是一心，实无二体，本智法尔，无漏现前；如蛇化为龙，不改其鳞，众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证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无滞，应有无穷，无始无终，利根顿悟，用无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法身；性相体空，即是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万化之本，随处立名；智用无尽，名无尽藏；能生万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归如，名如来藏。经中说：如来者，即诸法如义。更说：世间一切生灭法，无有一法不归如也!”

此刻，有僧请求教益，问：

“律师、法师、禅师，何者最胜?”

慧海和尚详细地开示道：

“所谓律师，就是开启毗尼法藏，传播生命的风范，深知持与犯而达到开和遮的境地，秉承于行为上所建立起来的威仪轨范；同时，创行三番羯磨，作持四果初因，绝不是名望高，年纪大，资格老，权势广的人，可以随便充任的；只少，于戒律之法，能做到“止”而且“作”的地步，并能持之以恒，经久不坏。”

接着又说：

“所谓法师，是高踞师子座，泻悬河辩解，对广群众，能启惕洞察玄奥，开启般若玄妙之门，胜等三轮空施；如果不是龙象之才，任谁也难予胜任愉快，有所谓龙天推出，蹴踏裕余，是为佛法之师也!”

又说：

“所谓禅师，是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咸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见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所以，经中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

讲到这里，又有人问道：

“和尚深达佛旨，得无碍辩；请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呢？”

慧海和尚回答说：

“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

随即，有一位讲唯识的座主，名叫道光；以论辩的口吻，向慧海和尚究诘；其内容非常精彩，摘其要点，以供玩味。

问：“禅师用何心修道？”

答：“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

问：“既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为什么每日聚众，劝人学禅修道？”

答：“老僧尚无卓锥之地，什么处聚众来?!老僧无舌，何曾劝人来?!”

谓：“禅师对面妄语？”

对：“老僧无舌劝人，焉解妄语!”

谓：“某甲却不会禅师语论？”

对：“老僧自亦不会!”

还有，另一位讲华严的志座主，跟慧海和尚作了一次较为微妙的对话：

问：“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呢？”

答：“法身无相，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华而显相；非彼黄华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所以，经中说：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黄华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

慧海和尚说完，反问华严志座主：

“座主会么？”

座主摇摇头说：

“不了此意！”

慧海和尚作进一步的阐述。谓：

“若见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随用而说，不滞是非。若不见性人，说翠竹着翠竹，说黄华着黄华；说法身滞法身，说般若不识般若，所以皆成争论！”

紧接着，复有人问：

“将心修行，几时得解脱？”

慧海和尚回答：

“将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无生，大用现前，不论时节。”

问：“凡夫亦得如此吗？”

谓：“见性者即非凡夫，顿悟上乖，超凡越圣；迷人论凡论胜，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说事说理，悟人大用无方，迷人求得求证，悟人无得无求；迷人期远劫，悟人顿见。”

复有维摩座主，提出经中语句问道：

“经中说：彼外道六师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其施

汝者，不名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谤于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请禅师，明为解说。”

慧海和尚开示说：

“迷徇六根者，号之为六师；心外求佛，名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堕三恶道；汝若能谤于佛者，是不着佛；求毁于法者，是不着法；求不入众数者，是不着僧求，终不得灭度者，智用现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禅悦之食。”

又有一位修行者问：

“有人问佛答佛，问法答法，唤作一字法门，不知是不是这样？”

慧海和尚回答说：

“如鹦鹉学人语话，自语不得，为无智慧故；譬如将水洗水，将火烧火，都无义趣。”

又有人问：

“言之与语，为同为异？”

慧海和尚回答：

“一字日言，成句名语；且如灵辩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机叠叠，如圆器之倾珠。所以，郭象号悬河，春鹦称义海，此是语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内着玄微，外现妙相，万机挠而不乱，清浊浑而常分；齐王到此，犹斩大夫之辞；文殊到此，尚叹净名之说；如今，常人云何能解！”

有律师以自我所知，与慧海和尚作了一次这样的辩解：

问：“禅师常谈即心是佛，无有是处；且一地菩萨，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

于十倍，禅师试现神通看？”

谓：“闍黎自己是凡？是圣？”

答：“是凡！”

谓：“既是凡僧，能问如是境界么？！经中说：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

问：“禅师每云：若悟道，现前身，便解脱；这种说法，实无是处！”

谓：“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不是贼？”

答：“当然是！”

谓：“如今了了见性，为什么不得解脱？”

答：“如今必不可，须经三大阿僧祇劫始得！”

谓：“阿僧祇劫有没有固定的时数？”

律师闻言，心里气极，抗言道：

“将贼比解脱，道理说得通吗？”

慧海和尚以训诫的口吻说：

“闍黎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开，瞋一切人见物！”

律师愤怒而去，并言道：

“虽然是老和尚，却一点也不懂道理！”

慧海和尚笑笑说： •

“即行去者是汝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的道，就是这样；是往回行去的道！

另外有一位讲止观的座主问慧海和尚，谈到止观的谛义。

问：“禅师辩得魔否？”

答：“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阴魔，或起或不起是烦恼魔；我正法中，无如是事。”

问：“一心三观义又如何？”

答：“过去心已过去，未来心未至，现在心无住；于其中间，更用何心起观？！”

谓：“禅师不解止观！”

(或许，座主所指，问空、假、中三观之义——作者。)

云：“座主解否？”

对：“解！”

云：“如智者大师说止破止，说观破观；住止没生死，住观心神乱；且为当将心止心，为复起心观观；若有心观，是常见法，若无心观，是断见法，亦有亦无，成二见法，请座主仔细说看？”

对：“若如是问，俱说不得也！”

云：“何曾止观？！”

又有人向慧海和尚讨教般若的问题，下面是一次颇饶趣味的问答：

问：“般若大否？”

答：“大！”

问：“几许大？”

答：“无际!”

问：“般若小否?”

答：“小!”

问：“几许小?”

答：“看不见!”

问：“何处是?”

答：“何处不是!”

维摩座主依《维摩诘(净名)经》义，又向慧海和尚问道：

“经云：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是究竟否?”

慧海和尚解释说：

“未是究竟圣意!若尽，第三卷更说何事?”

座主闻言，过了一会，然后问：

“请禅师为说未究竟之意?”

慧海和尚分析着说：

“如经第一卷是引众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卷是诸菩萨各说不二法门，以言显于无言；文殊以无言显于无言，维摩不以言、不以无言故，默默收前言语；故第三卷从默然起说，又显神通作用。座主会么?”

维摩座主摇头说：

“奇怪如是?!”

慧海和尚紧接着说：

“亦未如是!”

“何故未是?”

“且破人执情，作如是说!”

慧海和尚耐心地解说道：

“据经意，只说色心空寂，令见本性，教舍伪行而入真行，莫向言语纸墨上讨意度；但会净名二字便得。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也，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虽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识净名二字假号，更说什么究竟与不究竟？无前无后，非本非末，非净非名；只示众生本性，不思議解脱；若不见性人，终身不见此理!”

又有一比丘与慧海和尚，作了如下的一次有关识性的问答：

问：“万法尽空，识性亦尔，譬如水泡，一散更无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无，何处更有识性？”

答：“泡因水有，泡散、可即无水；身因性起，身死、岂言性灭!”

问：“既言有性，将出来看？”

对：“汝信明朝否？”

谓：“信!”

对：“试将明朝来看？”

谓：“明朝实是有，如今不可得!”

对：“明朝不可得，不是无明朝，汝自不见性，不可言无言；今见着衣吃饭，行住坐卧，对面不识，可谓愚迷；汝欲见明朝，与今日不异，将性觅性，万劫终不见；亦如盲人不见日，不是无日。”

复有讲青龙疏座主问：

“经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禅师如何体会？”

师答：“为般若体毕竟清静，无有一物可得是名无法；即于般若空寂，体具河沙之用，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故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复有华严座主问：

“禅师信无情是佛否？”

师答：“不信，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

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戒定慧生，从三明六通生，从一切善法生；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

复有法师问：

“持般若经最多功德，师还信否？”

师答：“不信！”

复谓：“若是灵验传十余卷，皆不堪信也？”

师答：“生人持孝，自有感应，非是白骨能有感应；经是文字，纸墨性空，何处有灵验？灵验者，在持经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试将一卷经安着案头，无人受持，自能有灵验否？”

有比丘问：

“未审一切名相及法相语之与默，如何通会，即得无前后？”

师答：“一念起时，本来无相无名，何得说有前后？不了名相本净，妄计有前后，夫名相关锁，非智钥不能开；中道者病在中道，二边者病在二边，不知现用是无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灭，埋没正智；或断烦恼，或求

菩提，背却般若波罗蜜。”

复有人问：

“律师何故不信禅？”

师答：“理幽难显，名相易持，不见性者，所以不信；若见性者，号之为佛。识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远人而人远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无相，迷人执物守我为己，悟人般若应用见前；愚人执空执有生滞，智人见性了相灵通，干慧辩者口疲，大智体了心泰；菩萨触物斯照，声闻怕境昧心；悟者日用无生，迷人见前隔佛。”

复有人问：

“如何得神通去？”

师答：“神性灵通，遍周沙界，山河石壁，去来无碍，刹那万里，往返无踪；水不能烧，水不能溺，愚人自无心智，欲得四大飞空。经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实相体空，唤作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故云功德法身。而此法身，是万行之本，随用立名，实而言之，只是清净法身也！”

复有人问：

“人心修道，过去业障得消灭否？”

师答：“不见性人；未得消灭；若见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见性人，犹如积草等须弥，只用一星之火，业障如草，智慧似火。”

复问：“云何得知业障尽？”

师答：“见前心通，前后生事，犹如对见；前佛后佛，万法同时。经云：一

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

复有行者问：

“云何得住正法?”

师答：“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无邪正故。”

复问：“云何得作佛去?”

师答：“不用舍众生心，但莫染污自性。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

复问：“若如是解者，得解脱否?”

师答：“本自无缚，不用求解；法过语言文字，不用数句中求；法非过现未来，不可以因果中契；法过一切，不可比对，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非离世间而求解脱。”

复有比丘问：‘

“何者是般若?”

师答：“汝疑不是者，试说看!”

复问：“云何得见性?”

师答：“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

复问：“如何是修行?”

师答：“但莫染污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诳，即是修行；大用现前，即是无等等法身。”

复问：“性中有恶否?”

师答：“此中善亦不立!”

复问：“善恶俱不立，将心何处用？”

师答：“将心用心，是大颠倒！”

复问：“作么生即是？”

师答：无作么生，亦无可是！”

又有人问：

“有人乘船，船底刺杀螺蛳，为是人受罪，为复船当辜？”

师答：“人船两无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风折树损命，无作者，无受者；世界之中，无非众生受苦处！”

复有比丘问：

“未审托情事、指境势、语默势，乃至扬眉动目等势，如何得通会于一念间？”

师答：“无有性外事用，妙者动寂俱妙，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为迷自性，万惑兹生！”

又问：“如何是法有宗旨”

师答：“随其所立，即有众义；文殊于无住本立一切法！”

又问：“莫同太虚否？”

师答：“汝怕同太虚否？！”

谓：“怕！”

云：“解怕者不同太虚！”

问：“言方不及处，如何得解？”

答：“汝今说时，疑何处不及！”

有一次，十几位宗宿大德，同时均问：

“经云：破灭佛法。未审佛法可破灭否？”

师答：“凡夫外道，谓佛法可破灭；二乘人，谓不可破灭；我正法中，无此二见，若论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恶人！”

又问：“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种性否？”

师答：“夫法，虽无种性，应物俱现；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义不立；迷时人逐法，悟时法由人，如森罗万象，至空而极；百川众流，至海而极，一切贤圣，至佛而极；十二分经、五部毗尼、五韦陀论，至心而极。心者，是总持之妙本，万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无住涅槃，百千万名，尽心之异号耳！” 又问：“如何是幻？”

师答：“幻无定相，如旋火轮，如干闥婆城，如机关木人，如阳焰，如空华，俱无实法！”

又问：“何名大幻师？”

师答：“心名大幻师，身为大幻城，名相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无有幻外事；凡夫不识幻，处处迷幻业，声闻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萨识幻法，通达体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师，转大幻法轮，成大幻涅槃，转幻生灭，得不生不灭，转河沙秽土，成清净法界。”

复有比丘问：

“何故不许诵经，唤作客语？”

师答：“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

又问：“不可离文字言语，别有意耶？”

师答：“汝如是说，亦是学说！”

又问：“同是语言，何偏不许？”

师答：“汝今谛听；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

得意者，越浮于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

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

复有法师问：

“念佛是有相大乘，禅师意如何？”

师答：“无相犹非大乘，何况有相！经云：取相凡夫，随宜而说。”

又问：“愿生净土，未审实有净土否？”

师答：“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譬如生国王家，决定绍王业，发心向佛道，是生净佛国；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秽土；净秽在心，不在国土！”

又问：“每闻说道，未审何人能见？”

师答：“有慧眼者能见！”

又问：“甚乐大乘，如何学得？”

师答：“悟即得，不悟不得。”

又问：“如何得悟去？”

师答：“但谛观！”

又问：“似何物？”

师答：“无物似!”

又问：“应是毕竟空?”

师答：“空无毕竟!”

又问：“应是有?”

师答：“有而无相!’’

又问：“不悟如何?”

师答：“大德不自悟，亦无人相障!”

复有人问：

“佛法在于三际否!”

师答：“见在无相，不在其外，应用无穷，不在于内；中间无住处，三际不可得!”

谓：“此言大混!”

云：“汝正说混之一字时，在内外否?”

谓：“弟子究检内外无踪迹!”

云：“若无踪，明知上来语不混!”

又问：“如何得作佛?”

师答：“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又问：“众生入地狱，佛性入否?”

师答：“如今正作恶时，更有善否?”

谓：“无!”

云：“众生入地狱，佛性亦如是。”

又问：“一切众生皆有佛如何？”

师答：“作佛用是佛性，作贼用即是贼性，作众生用是众生性；性无形相，随用立名。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复有比丘问：

“何者是佛？”

师答：“离心之外，即无有佛。”

又问：“何者是法身？”

师答：“心是法身，能生万法故，号法界之身。《起信论》云：法者，谓众生心，即依此心，显示摩诃衍义。”

又问：“何名有大经卷内在一微尘？”

师答：“智慧是经卷。经云：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在一微尘中；一微尘者，是一念心尘也！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偈，时人自不识！”

又问：“何名大义城？何名大义王？”

师答：“身为大义城，心为大义王。经云：多闻者善于义，不善于言说；言说、生灭义，不生灭等无形相，在言说之外。心为大经卷，心为大义王；若不了了识心者，不名善义，只是学语人也！”

又问：“《般若经》云：度九类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又云：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此两段经文，如何通会？前后人说，皆云实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常疑未决，请师为说。”

师答：“九类众生，一身具足，随造随成；是故、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为水浸润为湿生，燃起烦恼为化生；悟即是佛，迷号众生，菩萨只以念念

心为众生，若了念念心体空，名为度众生也!智者于自本际上，度于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复有比丘问：

“言语是心否?”

师答：“言语是缘不是心!”

又问：“离缘何者是心?”

师答：“离言语无心。”

又问：“离言语既无心，若为是心?”

师答：“心无形相，非离言语，非不离言语；心常湛然，应用自在。祖师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复有比丘问：

“如何是定慧等学?”

师答：“定是体，慧是用；从定起慧，从慧归定；如水与波一体，更无前后，名定慧等学。”

慧海和尚讲到这里，最后作了几句告白，谓：

“未出家儿，莫寻言逐语，行住坐卧，并是汝性用；什么处与道不相应，且自一时休歇去，若不随外境，风心性水，常自湛湛!”

说完，再次咨询，有无疑问；见大众寂然，即道珍重。

汾州大达无业禅师的话

有人向禅师提出问题。说：

“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何以祖师东化，别唱玄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得世尊说法，有所未尽，只如上代诸德高僧，并学贯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睿，尽是神异间生，岂得不知佛法远近？某甲庸昧，愿师指示。”

无业禅师闻言，做了如下的答覆。说

“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将蜜果换苦葫芦，淘汝诸人业根，都无实事。”

因此，他提示了许多的理念。如：

神通变化及百千三昧门，化彼天魔外道。

福智二严，为破执有滞空之见。

他为“染、着”者，作肯定的阐释：

若不会道及祖师来意，论什么生肇融睿；如今天下解禅解道如河沙数，说佛说心有百千万亿；纤尘不去，未免轮回，思念不忘，尽须沉坠。如斯之类，尚不能自识业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谓上流并他先德；但言触目无非佛事，举足皆是道场。原其所习，不如一个五戒十善凡夫，观其发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萨；且醍醐上味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药。南山尚自不许呼为大乘，学语之流，争锋唇舌之间，鼓论不形之事；并他先德，诚实苦哉！”

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弃其利禄，亦有安国理民之谋，征而不赴；况我禅宗，途路且别，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

吃过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怀，财宝不为念，大志人世，隐迹岩丛；君王命而不来，诸侯请而不赴。岂同我辈，贪名爱利，汨没世途，如短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诸贤，岂不通佛理，可不如一个薄地凡夫，实无此理。

然后，无业禅师告诫着说：

任他说法，如云如雨，犹被佛呵！

云见性，如隔罗索；只为情存圣量，见存果因，未能逾越圣情，过诸影迹。

先贤古德，硕学高人，博达古今，洞明教纲，盖为识学论文，水乳难辨；不明自理，念静求真，嗟乎！

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伤哉！

设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则，入理之门，便谓永出世利，巡山傍涧，轻忽上流，致使心漏不尽。理地不明，空到老死无成，虚延岁月；且聪明不能敌业，干慧未免苦轮。

假使才并马鸣，解齐龙树，只是一生两生不失人身；根思宿净，闻知即解，如彼生公，何足为羨，与道全远。

共兄弟，论实不论虚。

只这口食身衣，尽是欺贤罔圣，求得将来，他心慧眼观之，如吃脓血一般，总须偿他始得；阿那个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来不受者。

学般若菩萨，不得自谩，如冰凌上行，似剑刃上走；临终之时，一毫凡圣情量不尽，才尘思念未忘，随念受生；轻重五阴，向驴胎马腹里托质，泥犁镬汤里煮炸一逼了；从前记持忆想，见解智慧，都卢一时失却，依前再为蝼蚁，从头又作蚊虻。

虽是善因，而遭恶果，且图什么?!

兄弟!只为贪欲成性，二十有五，向脚跟下系着，无成办之期；祖师观此土众生，有大乘根性，唯传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拣凡之与圣，愚之与智。且多虚不如少实，丈夫儿，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顿息万缘，越生死流，迥出常格，灵光独照，物累不拘；魏魏堂堂，三界独步，何必身长丈六!

紫磨金辉，项佩圆光，广长舌相；若以色见我，是行邪道!

设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碍眼光；得大总持，一闻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

最后，无业禅师恳切的嘱咐。说：

汝等诸人，倘不如是，祖师来自此土，非常有损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涉漉，一个半个堪为法器。有损者，如前已明。

从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贤，有进修之分，所以，先德云：

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还须偿宿债。

池州南泉普愿和尚的话

有一天，普愿和尚上堂说：

“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计，有解作活计者，出来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

过了好一会儿，普愿和尚顾视大家；然后合掌说：

“珍重!无事，各自修行。”

可是，大众不肯离去。

普愿和尚见状，严肃地说：

如圣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

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争奈我何!

他经论家说：

“法身为极则，唤作理尽三昧，义尽三昧。”

其实，似老僧向前，被人教：

“返本还源去!”

请问：几恁么会祸事!

兄弟!近日禅师太多，觅个痴钝人不可得；不道全无，于中还少；若有，出来共你商量。如空劫时有修行人否?有无?作么不道!阿你寻常巧唇薄舌，及乎问着，总皆不道?何不出来?莫论佛出世时事。

兄弟!今时人，担佛着肩上行，闻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头拟推，老僧无你推处；你若束得虚空，作棒打得老僧着，一任推!

当时，有比丘问：

“从上祖师，至江西大师，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学人悉生疑惑，请和尚慈悲指示!”

师闻言，扬声抗问：

“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问老僧，何处有恁么傍家疑佛来?老僧且不是佛，

亦不曾见祖师；你恁么道，自觅祖师去!”

“和尚恁么道，教学人如何扶持得?”

“你急手托虚空着!”

“虚空无动相，云何托?”

“你言无动向，早是动也!虚空何解，道我无动相，此皆是你情见!”

“处空无动相尚是情见，前遣某甲托何物?”

“你既知不应言托，拟何处扶持他!”

“即心是佛即不得，是心作佛否?”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计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对物时，他便妙用。大德!莫认心认佛，设认得、是境；被他唤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后人恁么行履，今时学人，披个衣服傍家，疑恁么闲事，还得否?!”

“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审若何?”

“你不认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来，复何处着?”

“总既不得，何与太虚!”

“既不是物，比什么太虚?又教谁异不异?!”

“不可无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你若认这个，还成心佛去也!”

“请和尚说!”

“老僧自不知!”

“何故不知”

“教我作么生说?!”

“可不许学人会道?”

“会什么道?又作么生会?”

“某甲不知!”

“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语，唤作依通人；设见弥勒出世，还被他们焊却头尾!”

“使后人如何?”

“你且自看，莫忧他后人!”

“前不许某甲会道，今复令某甲自看，未审如何?”

“宴会妙会许你，你作么生会?”

“如何是妙会?”

“还欲学老僧语，纵说是老僧说，大德如何?”

“某甲若自会，即不烦和尚，乞慈悲指示!”

“不可指东指西赚人，你当多多和和时，作么不来问老僧?今时巧黠，始道我不会，图什么?你若此生出头来，道我出家作禅师，如未出家时，曾作什么来?且说看，共你商量!”

“恁么时，某甲不知。”

“既不知，即今认得可可是耶?”

“认得既不是，不认是否?”

“认不认，是什么语话?”

“到这里，某甲转不会也!”

“你若不会，我更不会!”

“某甲是学人即不会，和尚是善知识，合会!”

“这汉，向你道不会，谁论善知识!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学士问：如水无筋骨，能乘万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这里无水亦无舟，论什么筋骨!兄弟!他学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数数向道：佛不会道，我自修行，用知作么?!”

“如何修行?”

“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么修，恁么行，大难!”

“还许学人修行否?”

“老僧不可障得你?”

“某甲如何修行?”

“要行即行，不可专寻他背!”

“若不因善知识指示，无以得会;如和尚每言，修行须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无自由分。未审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

“更不要商量!若论修行，何处不去得!”

“如何去得?”

“你不可逐背寻得!”。

“和尚未说，教某甲作么生寻?”

“纵说何处觅去，且如你从旦至夜，忽东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别人不可知得你!”

“当东行西行，总不思量，是否?”

“恁么时，谁道是不是?”

“和尚每言我于一切处而无所行，他拘我不得，唤作遍行三昧，普现色身，莫是此理否?”

“若论修行，何处不去?不说拘与不拘，亦不说三昧!”

“何异有法得菩提道?”

“不论异不异!”

“和尚所说修行，迢然与大乘别，未审如何?”

“不管他别不别，兼不曾学来;若论看教，自有经论座主，他教大家实可畏，你且不如听去好!”

“究竟令学人作么生会?”

“如汝所问，元只在因缘边，看你且不奈何?”缘是认得六门头事，你但会佛那边，却来我与汝商量!兄弟!莫恁么寻逐不住，恁么不取。古人语：行菩萨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领诸眷属，常随菩萨后，觅心行起处，便拟扑倒。如是经无量劫，觅一念异处不得，方与眷属礼辞赞叹供养，犹是进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况绝功用处!如文殊普贤，更不话他。兄弟!作么生道行是无?觅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时傍家，从年至岁，只是觅究竟，作么生空弄唇舌生解!”

“当恁么时，无佛名，无众生名，使某甲作么图度?”

“你言无佛名，无众生名，早是图度了也，亦是记他言语!”

“若如是，悉属佛出世时事了，不可不言?”

“你作么生言”

“设使言，言亦不及!”

“若道言不及，是及语；你虚恁么寻逐，谁与你为境?”

“既无为境者，谁是那边人?”

“你若不引教来，即何处论佛?老僧与谁，论这边那边?”

“果虽不住道，而道能为因如何?”

“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复却快活；你若一念异，即难为修行!”

“云何一念异，难为修行?”

“才一念异，便有胜劣二根；不是情见随他果因，更有什么自由分!”

“每闻和尚说：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未审如何?”

“缘生故非!”

“报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

“早是应身也!”

“若恁么，即法身亦非真佛?”

“法身是真非真，老僧无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

“离三身外，何法是真佛?”

“这汉，共八九十老人相骂，向你道了也!更问什么离不离，拟把楔钉他虚空!”

“伏承《华严经》，是法身佛说。如何?”

“你适来道什么语?!”

至此，其僧重复着问，师顾视，感叹着说：

“若是法身说，你向什么处听？”

僧闻言，仍是解，回说： ，

“某甲不会！”

普愿和尚无奈，再次叹息说：

“大难!大难!”

最后，送客，道声珍重好去!

赵州从谔和尚的话

有一次，谔和尚上堂。

“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身衣服，亦名烦恼；不问，即无烦恼，且实际里，什么处着得？”

稍停，接着又说：

“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会道，截取老僧头去!”

紧接着，他肯定地说：

“梦幻空华，何劳把捉?心若不异，万法一如；既不从外得，更拘执作什么?如羊相似，乱拾物，安向口里。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净；一似猎狗，专欲吃物!

最后，和尚嘱咐着说：

“佛法在什么处?这里一千人，尽是觅作佛汉子，于中觅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为弟子，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间时，早有此性，世间坏时，此性不坏；从一见者僧后，更不是别人，只是一个主人公，这个更用向外觅物作什么?正恁么时，莫转头换脑；若转头换脑，即失却去也!”

当时，有僧请益，说：

“承师有言：世界坏时，此性不壤，如何是此性?”

谿和尚闻言；回说道：

“四大五阴”

僧闻言不服，还说：

“此犹是坏底，如何是此性?”

谿和尚仍旧斩钉截铁地说：

“四大五阴!”

后来，法眼开启已见，说：

“是一个两个，是坏不坏，且作么生会?试断看!”

老野多嘴，说此性，非此物；四大是种性，性不坏故!五阴是情识，迁流变化!

因此道：

“体用相境，各有千秋!”

镇府临济义玄和尚的话

有一天，和尚上堂示众：

“今时，学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见解，若得自己见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胜自备。”

不错，若得自己见解，即不被生死染；但是，所得见解，是否真正，是否具备了突破性，已经不是自我意识的，无论是理性或感性的；是否已经入达“道”的殊胜！

君不见临济玄和尚说：

“如今道流，且不要滞于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处，病在不自信处；自信不及，即便忙着徇一切境脱。”

他又说：

“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驰求于心，便与祖师不别。汝欲识祖师么？即汝目前听法的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得者只是文字学，与他祖师大远在。莫错过。”

他接着说：

“大德！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循好恶境，向驴牛肚里去也！如今诸人与古圣何别？汝且欠缺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断；若能如此见，是一生无事人。”

然后，他开示学人。说：

“一念净光，是汝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光，是汝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听法底人；为不向外求，有此三种功用；据

教言，三种名为极则事；约山僧道，三种是名言。故云：身依义而立，土据体而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

接着，他提出警告，莫滞于惑。他说：

“大德!且要识弄光影人，是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归舍处。”

为此，他极力解说，强调“归舍(拾)的奥妙。他说：

“大德!四大身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汝目前历历孤明，勿形断者解说法听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蕴身田，内有无位真人，堂堂显露，无丝发许间隔，何不识!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日见，在耳日闻，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心若不在，随处解脱；山僧见处，坐断报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如担枷带锁；罗汉辟支佛，犹如粪土；菩提涅槃，系驴马橛。”

最后，他作了如下的结论。谓：

“何人如斯?盖为不达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真道流，尽不如!”

如何是真道流呢?老野云：

“无碍自在!”

末了，套一句临济玄和尚的现成语：

“如今，略为诸人大约话破，自看远近，时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师备大师的话

有僧问：向上宗旨如何：

师不语，沉默以对。

僧再问。

师乃叱之。

复问道：从何方便问，令学人得入？

师乃答：入就是方便！

再问：初发心的人来，您如何指示？

师答：从什么地方说是初发心？！

僧恳求道：学人初次进入丛林，一切尚请提携指示？

师以杖指着来人。

僧见状，回答说学人不会。

如是，师备大师慈悲开示道：

这么的为了你，你却执着不化，好像受了委屈的人；其实，只要自己肯下功夫，不论初学，初次进入丛林，就已经投入行列，实际笃践了，所具备的基因，跟过去那些成就了觉悟的圆满者，可以说毫不缺乏什么！

他举例说：

犹如大海之水，一切鱼龙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

然后，他肯定地说：

原本初发心的与古佛齐肩，奈何无始积劫，发动各种虚妄的情识，以至造成各种烦恼；如重病的人，心狂热闷，颠倒乱见，都无实事；如今所睹一切境界，

皆亦如是。

说到这里，他不禁感慨地说：

对汝诸根，尽成颠倒；古人以无穷妙药医疗对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将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丧考妣，如今兄弟，见似等闲，何处别有人为汝了得；可惜时光虚度，何妨密密地自究?!

他提示着说：

仔细观寻，至无着力处，自息诸缘去；纵未发明，种子犹在。若总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饭，气力将此造次，排遣生死，赚汝一生，有何所益?应须如实知，取好是时!

最后，他作一次法要性的开导。说：

太虚日轮，是一切人成立；太虚见在，诸人作么生，满目睹不见?满耳听不闻?此两处不省得，便是瞌睡汉；若明彻得，坐却凡圣，坐却三界，梦幻身心空无一物。如针锋许，为缘为对，直饶诸佛出来，作无限神通变现；假如许多教纲，未曾措着一分毫，唯助初学诚信之门，还会么?!

水鸟树林，却解提纲，他甚端的，自少人听，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辜恩负义，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

如今，沙门不荐此事，翻成弄影汉，生死海里浮沉，几时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广大门风，不能绍继得，更向五蕴身田里作主宰，还梦见么?

如许多田地，教谁作主宰?

大地载不起，虚空包不尽，岂是小事?

若欲彻，即今这里便明彻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尘大，不教仁者舍一法如

毫发许。

还会么?!

罗汉桂琛和尚的话

有一天，大众云集，久立候师；师上堂，开言即说：

大家低着头在想，你们究竟在想些什么？

如果，思着想着，拿不准是些什么？那末，将如何开口？又能说些什么？

如果，开口不得，又如何能够表现法要：

诸位！试试看：

面对佛法，是离你们近？还是离你们远？

如你们所想：是相同：还是有差异？

如果，什么也不能肯定，陷在艰难困苦中；试问，男子汉，大丈夫，没有些许威光，仅仅护位你们的意根，怎也应付不了别的咨询。

我常说：

“若有达悟处，但去却人我，披露将来，予你们勘验，直下承当，有什么好顾虑的！”

众所周知：

莫把牛迹里的水作大海，佛法是遍及娑婆世界的；尤其，更不可以在自我的心上，妄立知见以为疆界；因为，那只是见闻觉知，止于情识上的缘境。

或许，大家不以为然，认定自我便是真实；事实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象是古人所说的名言：

“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

你们能了解这句话的含意吗?切莫错会了其中的真义!多少人以为：

不就是汝见我，我见汝，如此而已’。

如果是这样，以为“我、汝”即是同一个我；那末，我，便随着生灭，我身有即我有，我身无即我无。大家曾听古德们说过如此的话，告诉们说：

“佛告后生，汝今日人说：异法有故，异法出生；异法无故，异法灭尽；莫将为等闲，生死事大!”

所以说：

自我之心不能消除，在处乖张不少；声色若不破，受想行识亦然，役得汝骨出头；千万不要以为五阴本来是空，绝不是你说空便解得了空，必须亲证彻悟，才能显见真实!即使是我桂琛以老师之位，亦不是今日才开始解得作何道理；任他古圣先贤宣告如何如何，甚至强调说：

“应该唤作金刚秘密不思议光明藏，覆荫乾坤，生凡育圣；亘古亘今，谁人无分?!”

若真如此，何必藉他之力?

所以，诸佛慈悲，见汝等不奈何，故开方便之门，指示真实之相。

我今方便，汝等还会么?若不会，切勿向意根下拿捏；从上以来，忌讳思量，必须当下承担，不容迟疑缓滞!

僧问：从上宗门，乞师方便！

师谓：方便即不无，汝唤什么作宗门？

僧：这么说，学人虚此一问？！

师：汝有什么罪过！

僧：佛法还受雕琢也无？

师：作么不受！

僧：如何雕琢？

师：佛法！ ，

僧：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如何是不生不灭法？

师：用不生不灭作么？！

僧：才拟是过，不拟时如何？

师：拟有什么过！

僧：怎么即便自无疮了？

师：合取口！

僧：诸境中，以何为主？

师：那个是诸境！

对答到这里，琛和尚最后作了一番结语：

汝等上来下去，也只是被些子声色惑乱，因而影响身心不安；若能提取声色只是名相，不是佛法，便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再说，若是佛法，不是声色名相，汝等又作么生疑似，而将身心与之交涉？！进一步再说： ，

假若声色名相总是声色名相，佛法总是佛法，又能体会出一些什么?想想看：

假若异声无声，异色无色，离相无名，离名无相，试将舌头清点看：

有多少声色名相?自何而色?以何为名?三界如是峥嵘，尚觅出头不得；因为什么却如是特地的为难?!说穿了，还不是自己发动颠倒：以常为断，悟假迷真；妄外驰求，强捏异见；终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与人商量，便是世闲人。尤其，话刚启齿，才举着佛法，便道拟心即差，动念即乖；寻常诸处，元无口似纺车，总便不差去。

所以道，佛法莫向意根下，皮囊袋里作测度，谨记!

大法眼文益禅师的话

有一天，益禅师上堂时说：

“天气很冷，大家为什么上这里来?不妨说说看：大家认为是上这里来好?还是不上这里来好?”

或许，有人会说：

“如果不上这里来是好，这里有什么不对?上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或许，更有人要说：

“是他们一向难得见到和尚，而今有机会可以如愿以偿!”

然后，益禅师提示着说：

“请问这两种人，于佛法的进步而言，毕竟是如何呢？”

最后，益禅师作了结论，他肯定地说：

“毫无进步可言！”

如是，他溯古之喻，认为像无孔的铁锤，犹如瞎子聋子一般。

或许，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

“两者都不对：为什么如此？因为他们都有执着，所以都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认定，那末，有的行脚，有的商量，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卖弄唇舌，还是别有所图呢？如果说是有所执着，他们执着些什么？是执着理？执着事？执着色？执着空？姑且作番分析：

若是执着理，于理如何执着？

若是执着事，于事怎样执着？

着色，着空，亦复如何？

平常，山僧也说：

十方诸佛，十方善知识，时常垂手，诸位时常接手；但是，十方诸佛垂手时即有，什么是诸位接手处？

想想看：

还有领会处？

假若不曾会得，莫说总是有圆之处！

有道是：

傍家行脚，也须审谛着些精彩，莫只藉少许智慧过日子；山僧与诸位相处时所见不少，尤其是有些同道，自己东西方向犹不知，却朝这边那边东听西听，然

后说得少许即以为自胸襟中出；殊不知，仍然只是为他人脚注，全未舍却自己耳目功夫。

说到这里，益禅师沉默了一会说：

“贬也得，剥也得！”

此刻，有僧求教益禅师，有如下的问答：

“学人不为别事，请师直道。”

“汝是不为别事？”

“如何是不生不灭底心？”

“那个是生灭底心？”

“怎奈学人不见？”

“汝若不见，不生不灭底心也不是！”

“如何是佛法大意？”

“便会取！”

“古人才见人恁么来便叫失也？古人的意旨如何？”

“汝不信，但问别人！”

“维摩与文殊对谈何事？”

“汝不妨聪明！”

“决择之次如履薄冰，如何决择？”

“待汝疑即道！”

“学人即今疑？”

“吓!阿谁?”

“教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学人如何解?”

“汝甚解，不过，此问已是不会古人语；为什么却读汝甚解?也就是说何处是汝解处?要不是于汝本分中点着，汝会以为不会而反射搪塞；当知理即理，莫错会，不如此，又如何商量?”

益禅师说到这里，作了一次结论：

如果，理会所说，即会取诸圣总持门，而且确知如何会；那末，也就会得一音演说，不会随类各解。这样的说，似乎是有过无过总揽，切勿错会了；若不如此，怎生说一音演说，随类得解，有个去处始得?

诸位每日有空，上来下去，如果不当回事，究竟如何见道?古人有言句：

“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何不用心，如何透得?”

此刻，有僧提出问题：

“远远寻声，请师一接!”

益禅师闻言，开示着说：

“汝寻的是什么声?是僧声，是俗声，是凡声，是圣声?汝能肯定吗?若不能，山僧告诉你：吵吵是声，吵吵是色，声色不奈何，莫将为等闲!”

切须了得，若会，即是真实；若不会，即是幻化!

金陵宝志禅师的话

宝志禅师，属于怪异的比丘，颇有游戏三昧之风。

宋太始初，居无定所，食无定时，不修衣饰；长发，跣足，持锡，杖头经常悬挂剪、刀、尺、铜镜，间或挂些棉布，逍遥于市镇乡野之间。 ‘

有时，数日不食，但无饥容。

有时，或歌或吟，词意如谶记。

齐建元中，武帝认为惑乱人心，命令收押于建康狱牢；但是，却常有人见师游行市肆，及至狱牢检视，却仍见师在。

奇事传闻流布，为武帝知悉，令召入宫，住后堂华林园；有一天，师重复戴了三顶布帽，无人知晓帽从何来；不久，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继逝世，齐王哀伤，寻亦厌世。

从此，禁师于华林园，不许任意出入。

梁高祖即位，下诏告示，谓：

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伤；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谭其隐沦，则遁仙高者；岂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勿得复禁。

一日，高祖求教于师：

“弟子烦惑，何以治之？”

志公仅以“十二”应对。

识者，解释为十二因缘治惑之药。

高祖又问十二的旨意。

志公告以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

识者：以为之在十二时中。

高祖又问：

“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

志公答以“安乐禁”应之。

识者：以为修习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

十二之数，笔者有句：

因缘能生法，聚散不由人；

时节无好坏，安乐禁忌时。

行者大德！莫为奇玄所诳！

善慧大士的话

傅翕，婺州人氏，齐建武四年生，天监十一年，十六岁娶刘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

二十四岁那年，与友人稽亭浦漉鱼，得鱼后置竹笼中，然后沉笼入水中，以祝福的口吻对鱼儿说：

“去者适，止者留!”

乡人见了，笑他愚痴。

时值达磨与武帝不契之后，也就是梁普通九年左右，二人相遇松山脚下；达磨既见大士，随即开言道：

“我与汝于毗婆尸佛所发誓，今兜率宫衣钵见在，何日当还?”

说完，即召大士至水边，令观水中身影；但见水中倒映，展现圆光宝盖。见已，大士说：

“炉■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足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

说完，达磨遥指松山顶上，告知云：

“是山是汝栖身之所。”

从此，大士遁居松山顶，躬耕自食。

大士与达磨分手别离时，随即说了四句令人莫测高深的偈语：

空手把锄头 步行骑水牛

人从桥上过 桥流水不流

大士住松山之后，勤劳耕种；每遇有人盗麦、菽、瓜、果时，大士并不责怪，反而与篮笼盛装带走。

大士的生涯，日间勤作，夜来行道。

一日，得见释迦、金粟、定光三如来放光，直袭其体，大士乃谓：

“我得首楞严定，当舍田宅，设无遮大会。”

最妙的是：

大通二年，大士唱卖妻子，获钱五万，以营法会，诚匪所思议！

法会中，有僧慧集法师，闻法悟解，谓：

“我师弥勒应身！”

大士闻言，恐惑与会大众，遂呵责之。

大通六年，高祖诏迎，曾问：

“从来师事谁耶？”

大士对曰：从无所从，来无所来，师事亦尔。

昭明问：大士何不论义？

大士言：菩萨所说，非长非短，非广非狭；非有边，非无边，如如正理，复有何言！

帝又问：何为真谛？

大士言：息而不灭！

帝疑：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有色故钝；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

大士谓：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

帝云：居士大识礼！

大士谓：一切诸法，不有不无。

帝云：谨受居士来旨？

大士谓：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归空；百川丛注，不过于海；无量妙法，不出真如；如来何故于二界九十六道中独超其最，视一切众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乐。

大士灭后，荼毗，得紫金色灵骨十六片，以之为塑像，供奉龙华寺，世寿七

十三岁；住世时，灵异颇多。

衡岳慧思禅师的话

慧思禅师武津人氏，顶有肉髻，牛行象视；少以慈恕，闻于闾里，曾梦梵僧劝离世俗，乃辞亲入道。

宿禀异常，常习坐，日进一食；诵《法华》等经满千遍，阅《妙胜定经》，叹禅那功德，遂发心参访。

时有慧闻法师，聚徒数百，乃往受法；昼夜摄心，坐夏经三七日，获宿智通，倍加勇猛；然未经多久，业障发动，四肢缓弱，不能行步，忖思自念。谓：

“病从业生，业由心起，心原无起，外境何状？病业与身，都如云影。”

几经观照，颠倒想灭，轻安如故。

夏满，功行无进展，深感惭愧，故身倚壁不寐，不寝立站苦行；不久，豁然开悟，于法华三昧最上乘门，一念明达；持续研练，前观转增。

如是，名行远行，学侣日至。

师于大苏山，聚会山林，开示法要：

道源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即不得，得亦不真。

说偈示云：

顿悟心源开宝藏 隐显灵通现真相

独行独坐常巍巍 百亿化身无数量

纵令逼塞满虚空 看时不见微尘相

可笑物兮无比况 口吐明珠光晃晃

寻常见说不思议 一语标明言下当

复说偈云：

天不能盖地不载 无去无来无障碍

无长无短无青黄 不在中间及内外

超群出众太虚玄 指物传心人不会

智者颊禅师的话

天台山修禅寺智颊大师，七岁入果愿寺，闻僧诵《法华经·普门品》，随即能念；同时记忆中，七卷之文，宛如宿习。十五岁，礼佛像，誓志出家；旋夜入梦，见大山，临海际，峰顶有僧招手，引入一伽蓝。谓：

“汝当居此，汝当终此。”

十八岁，双亲见背；于果愿寺依法绪出家；二十岁具戒，于陈干明元年，谒大苏山慧思禅师；思禅师乍见便说：

“昔灵鹫同听《法华经》，今复来矣!”

智者得见，复听思禅师说普贤道场，开示四安乐行；随即入观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会，宿通潜发，悉自明了；并将心得，呈示思禅师。思禅师谓：

“非汝弗证，非我莫识，此乃法华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罗尼也!从令文字之师千万，不能穷汝之辩；汝可传灯，莫作最后断佛种人。”

智者承师印可，太建元年礼辞往金陵阐化；凡说法不立文字，以辩才故，昼夜无倦。七年，谢遣徒众，隐天台山佛陇峰；此峰先为定光禅师居处，光禅师曾预言：

“不久，当有善知识领徒至此。”

果尔，智者至；光禅师告曰：

“还记得吗?昔日峰向你招手之人!”

智者闻言，悲喜交怀；乃执手共至庵所，是夜，闻空中钟磬之声。

智问：是何祥兆?

思云：此是键槌，集僧得住之相；此处金地；吾已居之，北峰银地，汝宜居焉!

智者于北峰开山后，宣帝为建修禅寺，并分割始丰县租，以充作僧众费用；及至隋炀帝，帝请师受菩萨戒，师赐帝法名为总持，帝亦诏号师为智者。

《法华经》，在智者大师的思想中，认为：

“《法华》是一乘妙典，荡化城之执教，释草庵之滞情，开方便之权门，示真实之妙理，会众善之小行，归广大之一成。”

智者遂出玄义，曰：

释名、辩体、明宗、论用，以及判教相等五义之重点。即所谓：

名则法喻齐举，谓一乘妙法，即众生本性，在无明烦恼不为所染，如莲花处于污泥而体常净，故以为名。

是经开权显贵，废权立实，会权归实，如莲之华，有含容开落之义；华之莲，有隐现成实之义；亦谓从本归迹，因迹显本。

夫经题不越法喻人，单三复三，具足凡七种，摄一切、名妙法莲华，即复之一也。

名以召体，体即实相，谓一切相离实相无体故。

宗则一乘因果，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可尊尚故。

用则力用，以开废会之义，有其力故。

判教相者，以如来一代之说，总判为五时八教。所谓：

五时——佛初成道，为上根菩萨说华严时；为小机说阿含时；弹偏、折小、叹大、褒圆说方等时；荡相遣执说般若时；会权归实授三乘人、及一切众生成佛记法华涅槃时。

八教——化仪四教，即顿、渐、密、不定等；化法四教，即藏、通、别、圆等。

同时，肯定法华宗旨及观行之道，谓：

二世如来所演，罄殚其致，舍五时八教，其余皆非佛说；尤以法华观行，既明教理，非观行无以复性。如是，依一心谛之理，指示三止三观，一一观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后中，离二边而观一心如云外之月者，是为别教之行相！

智者大师，法华得益，于见地上，作如是开示：

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

又说：

一中一切中，无假无空而不中，空假亦尔；即圆教之形相。

最后，创六即佛义：

1. 理即佛——十法界众生，下至螻蛄，同禀佛性；从本以来，常住清淨，觉体圆满，一理齐平。
2. 名字即佛——虽理性坦平，而随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熏，得闻名字生信发解。
3. 观行即佛——既闻名开解，要假前之三观而返源。
4. 相似即佛——观行功深，发相似用。
5. 分真即佛——三心开发，得真如用，位位增胜。
6. 究竟即佛——无明永尽，觉心圆极，证无所证。

因此，智者大师，具说六即，通法报化三身，随居四土，假说方便，权实无碍；所谓四土者，即：

常寂光土。

实报无障碍。

方便有余。

净秽同居。

天台丰干禅师的话

师住天台国清寺，剪发齐眉，衣布裘；每当有人请教佛法，但以“随时”二字应对之。

师爱唱诵道歌，乘虎入松门，众为之惊；寺中厨房，有寒山与拾得二苦行僧，尝晤交谈甚畅；但旁听者难解，谓彼等疯狂。

寒山曾问师说：

“古镜不磨，如何照烛？”

丰干对答，谓：

“冰壶无影像，猿猴探水月。”

寒山闻言，不以为然，复说：

“此是不照烛，更请师道！”

丰干回说道：

“万德不将来，教我道什么？”

寒山礼谢，结束了对话。

天台寒山子的话

寒山因居寒岩而得名，容貌枯悴，布襦零落，嬉戏叫骂，笑怒无常，寺众

憎之。

一日，丰干对寒山说：

“汝与我游五台，即我同流；若不与我去，非我同流！”

寒山摇手，回说不去。 ，

丰干示言：不是同流。

寒山问：“汝去五台作什么？”

丰干答：“我去礼文殊！”

寒山道：“汝不是我同流！”

天台拾得的话

拾得，幼为丰干捡拾孤儿，故名拾得；住天台，于厨房事涤洗工作。

一日，寺主问拾得：

“丰干拾得汝归，汝毕竟姓什么？住何处？汝可知？”

拾得原在扫地，闻言，放下扫帚，叉手而立。

寺主罔测。

寒山一旁见了，捶胸道：

“苍天，苍天！”

拾得见状，责谓作什么子！

山谓：“岂不见道，东家人死，西家助哀！”

于是，二人相拥，作舞称戏，哭笑而去。

明州布袋和尚的话

布袋和尚之名，来自常以杖荷一布袋，人称长汀子布袋师；奇异事常演，高深莫测，笑口常开，游戏人间。

一日，有僧前行，师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首。师开言道：

“乞我一文钱。”

僧曰：道得，即与汝一文钱！

师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复有白鹿和尚问：

“如何是布袋？”

师放下布袋。

复问布袋下事。

师负起布袋而去。

复有保福和尚问：

“如何是佛法大意？”

师放下布袋，叉手。

保福不得要领，但谓：

“为只如此，为更有向上事？”

师负布袋而去。

师有一偈，值得深思。偈云：

只个心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灵物

纵横妙用可怜生 一切不如心真实

腾腾自在无所为 闲闲究竟出家儿

若观目前真大道 不见纤毫也大奇

万法何殊心何异 何劳更用寻经义

心王本自绝多和 智者只明无学地

非凡非圣复若乎 不强分别圣情孤

无价心珠本圆净 凡是异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无量清高称道情

携锡若登故国路 莫求诸处不闻声

复有一偈云：

一钵千家饭 孤身万里游

青目睹人少 问路白云头

师示寂岳林寺东廊，端坐盘石而逝，偈云：

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时时示时人 时人自不识

休庵禅案 ——无门关的探讨

前 言

宋慧开禅师字无门，评古人公案四十八则，首举赵州谿和尚的“无”字之机，而唱禅宗祖师之密，认为一个“无”诀，可为宗门入道的关卡；倘使透得此关，便不难乾坤独步！因此，立无门关为禅宗的敲门砖子。

《楞伽经》说：“一切诸度门，佛心为第一。”又说：“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可见无门乃是佛心的异说。其实，所谓“宗”，即是心实之处；如果“识取根源”去，则所谓：宗也好，无也好，门也好，便“无”用寻思，也不劳探讨了！

虽然如是，无门有门，不可任意放过，何况风浪水波，必也有它的症结在！因此，野老疏狂，举火烧天，放水捉月，有意探个端的，讨个究竟！

赵州狗子

举：赵州和尚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

无门曰：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欲穷心路绝，尽是依草附木精灵。且道如何是祖师关？只这一个无字，乃宗门一关也！遂目之曰禅宗无门关；透得过者，非但亲见赵州，便可与历代祖师把手共行！眉毛厮结，同一眼见，同一耳闻，岂不庆快！莫有要透关底么？将三十六骨节，八万四千毫窍，通身起个疑团，参个无字，昼夜提撕；莫作虚无会，莫作有无会；如吞了个热铁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荡尽从前恶知恶觉，久久纯热，自然内外打成一片；如哑子得梦，只许自知，蓦然打发，惊天动地，如夺得关将军大刀入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于生死岸头，得大自

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且作么生提撕，尽平生气力，举个无字，若不间断，好似法烛一点便着!

颂曰：狗子佛性，全提正令，才涉有无，丧身失命!

野老曰：城有城门，店有店门，房有房门，即云无门，理应出入无碍!君不见虚空旷野，来去的有情众生，不是自由自在么?为何硬要设一道门?立一道卡?或者是砌一道墙?哦哦!慧开禅师唱无门，不正是与野老同一眼目么?有道是“满院风光关不住”，何来“关卡”可透!然而，可惜的是：“无门关”，“无”字参，已逗引人进入了相对法的迷魂阵!何以故?虚无、有无或妄无、非无；在在都是相对!因为有虚必有实，有有必有无；禅宗祖道，最忌于虚舍虚，执着求实；于非去非，立意觅是；而无门之颂，明知才涉有无，丧身失命，却标立门关，逗人破关斩将，而且透露关将军的大刀，似是可以过五关斩六将!殊不知良将善战，必具将才，大刀善斩，必具功夫，岂是一个吞热丸耍把戏的汉子，可以滥芋充数得了的!亦如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仅参个无字，即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众所周知，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从谏和尚另有异说：曰有!请问：是否该参个有字，便能天翻地覆?

大德!文字诤辩，毫无是处，且说赵州狗子，毕竟“有、无”佛性?万松老人道：“翻身狮子大家看，不唯狗子佛性道有道无；只这：知而故犯，有业识在(赵州语)。”不是透了端的么!为何从古至今，为此“有、无”，忙得迷头错向?难道大伙儿的佛性，全都迷却皮囊下?忘了山间水边的那一袭千补百衲衣!若如是，野老问取“衲衣下事”，行者您将如何?如何!

百丈野狐

举：百丈和尚凡参次，有一老人常随众听法，众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师遂问：面前立者复是何人？老人云：诺，某甲非人也，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因学人间：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某甲对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堕野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解脱野狐。遂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师云：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云：某甲已脱野狐身，住在山后，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师令维那白槌告众，食后送亡僧；大众言议，大众皆安涅槃堂，又无人病，何故如是？食后，只见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余略）

无门曰：不落因果，为甚堕野狐？不昧因果，为甚脱野狐？若向者里着得一只眼，便知得前百丈，赢得风流五百生！

颂曰：不落不昧，两采一赛，不昧不落，千错万错。

野老曰：落么？昧么？断见随流，遑论是大修行底人？其实，稍解教乘理谛的行者，根入尘触，一拨便见；昧也得脱！落也得脱！只在是否真修行底人？难怪天童张牙舞爪，万松尾骨弥露；倘若不为葛藤窝急着跳出；怎也不会迷却狐群活计！

大德！可识得野狐么！看那鼻孔朝天的，顶门具眼的，还有那不是身孕，却挺着大肚皮的；诺诺！何者不落因果？何者不昧因果？何者又恐畏五百年披毛时辰？何者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故而，野老有句：真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云：不昧不落！

俱胝竖指

举：俱胝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间：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一指头。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负痛，号哭而去；胝复召之，童子回首，胝却竖起指，童子忽然领悟。胝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受用不尽，言讫示灭。

无门曰：俱胝并童子悟处，不在指头上，若向者里见得，天龙同俱胝并童子，与自己一串穿却。

颂曰：俱胝钝置老天龙，利刃单提勘小童，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里。

野老曰：

俱胝一指，戏耍了多少人，可怜童子愚昧，也想戏耍于人，殊不知顽童玩火，那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古德指月，其意在月，若不会意，其指必罪；若因指得月，则其功在指！因此，宗下为“指”之机，往往认作贻毒；俱胝为指，已耗去多少时光，心中之痛，怎容童子受指之害？断其指不正是釜底抽薪，最有效的办法么！

然而，话虽如是，毕竟俱胝断童子指，童子忽然领悟了些什么？行者大德！可曾见多少忙碌之人，往往于忙碌之余，有人问：“吃饭了也未？”此刻，被问的人，必然是“哦！”的一声；试问：他忽然领悟了些什么？您能说出？说的可对？

大德！高山山高，深水水低，毕竟不是亲身体会了所能识得的；您说是吗？

胡子无须

举：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无须？

无门曰：参须实参，悟须实悟，者个胡子，直须亲见一回始得；说亲见，早

成两个!

颂曰:

痴人面前，不可说梦!

胡子无须，惺惺添懵。

野老曰:

西天有胡子，东土闻子胡，四大得和合，因甚论须无?见月明亮，月本无光，闻见亲见，月毕竟是月，与光毫无交涉；因知月无光，不能说月是黑暗!亦如众生都有佛性，倘若分别众生即是佛；那末，病可不需用药，道可不必参修。因此，识心分别，皆是虚妄，唯有究竟理谛，真参实修，才能获得实悟。

大德!这且搁置，且道胡子为什么无须?无门说：直须亲见一回始得，毕竟见了又如何?野老这里有一喻，可解诸般疑惑；喻云：有驾驶喜开快车，一日车行陡岩弯路，加以沿途邃道重重；车于疾速行驶中，忽经一处漫长邃道，久久不见天日，驾驶扭亮前灯，；顿见奇岩异石，倒悬钟乳，于车灯亮光反射下，有若置身宝窟；值此，驾驶者心喜若狂，以为发现了宝藏；继而，惟恐自己是在梦境，试着熄灭车灯，冀图证实真象；谁知就在车灯熄灭的一刹那，只闻“轰”地一声巨响，·驾驶为“车变”掷神识于另一个梦境，从此，长梦不醒!

大德!那是一个惟驾驶才能得知的境界，您知道的有多少?

香严上树

举：香严和尚云：如人上树，口衔树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树，树下有人，问西来意?不对?即违他所问，若对?又丧身失命!正恁么时，作么生对?

无门曰：纵有悬河之辩，总用不着！说得一大藏教，亦用不着！若向者里对得着，活却从前死路头，死却从前活路头；其或未然，直待当来问弥勒。

颂曰：

香严真杜撰，恶毒无尽限，哑却衲僧口，通身进鬼眼。

野老曰：

可贵自由人，为什么要捆手缚脚？一身悬空，还要逼打成招；难怪无门要说“恶毒无尽限”！香严杜撰，哑口衲僧，为的是什么？哩 p 墨！切莫作答，将会丧身失命！

然而，话虽如此，毕竟香严通身是眼！大德！古德云：修行人如何行道？谓如履薄冰。也就是告诉行人，随时有丧身失命的危险，切莫草率行事，当兢兢业业。

看那小桥、流水、人家！听那山岚、鸟唱、蛙啼！似是数不尽的消遥自在，其实内里深藏无限玄机！识得，便是处处菩提；不识，犹若瞎子看戏！

大德！看，可以！听，可以！不看，也可以！不听，也可以！惟独开口不得！何以故？除非您甘心丧身失命！

世尊拈花

举：世尊昔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无门曰：黄面瞿昙，傍若无人，压良为贱；悬羊头，卖狗肉，将谓多少奇特！只如当时大家都笑，正法眼藏作么生传？设使迦叶不笑，正法眼藏又作么生传？若

道正法眼藏有传授，黄面老子诳诳闾阎!若道无传授，为什么独许迦叶!?

颂曰：

拈起花来，尾巴已露，

迦叶破颜，人天罔措!

野老曰：

树大遮荫，树本无心，杜鹃啼血，鸟无悲情；赞树么?咒鸟么?树为谁成荫?

鸟为谁泣血?忽然叶落枝枯时，羽脱翅断时，试问：那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人们的情感，对树，对鸟，又如何?如何!

大德!黄面老子拈花，迦叶尊者微笑，为何闹出来一次“正法眼藏”的传授?

其实此事并不奇特!只因天也者唯贪享乐，人也者忙于奔波，便宜了常乐寂静的尊者迦叶；倘使野老当时在场，免不了大开杀戒，超度百万人天!让大迦叶欲笑不得，

也免除了这捞啣子的正法，使得千百后世，混乱不堪!

哦!是谁在叫嚣?黄面老子寂然，人天罔措，您嚷嚷为啣?君不见迦叶也只有“微笑”的份儿么!何况野老在前面已“暗示”了：

“树大招风，鸟尽弓藏”

大德!记取寂默能仁!

赵州洗钵

举：赵州因僧问：某甲乍入丛林，乞师指示。州云：吃粥了也未?僧云：吃粥了也!州云：洗钵盂去。其僧有省。

无门曰：赵州开口见胆，露出心肝者，僧听事不真，唤钟作瓮!

颂曰：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

野老曰：乍入丛林，先事生活，次习威仪，后职常住，此即是修行办道的样子；庞老有句：搬柴运水，皆是神通妙用。自古以来，多少究禅之人，以为禅之突特，舍生活，弃威仪，离常住，遁隐林间，做尘外怪客，行土地公生涯，才是禅和风格；殊不知，宗下巨匠，无不三藏深入，伽蓝捐命，于佛言祖句中启智，日常生活中思维，方得真参实修之硕果，而圆成了生脱死之事业！

大德！禅行者欲行于禅，却非是孤处于禅；所谓井蛙之天，其见有限，多少禅和，跋山涉水，参访善德，无不是为的集思广益！是以，谿和尚问吃粥，嘱洗钵，便是开示僧伽生活中认取去的法要！

行者：钵洗也未？

奚仲造车

举：月庵和尚问僧：奚仲造车一百辐，拈却两头，去却轴，明什么边事？

无门曰：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机如掣电。

颂曰：机轮转处，达者犹迷，四维上下，南北东西。

野老曰：百辐一辙，不变之作，只为固执不化，闭门自守；好在夏为古朝，奚仲可以如此，纵使诸匠有言，仍难倒吾“车正”之官位，车照造，俸禄照领，莫可奈何！

不过，时在转，境在变，遵古法制之作，已不为时境之所容！因此，机轮转处，任谁也不迷，十方世界，唯“我”独尊故！

大德！不问古往今天，但言时轮过去，毕竟留下多少遗痕？可曾撷取一鳞半爪，或是效行有异？奇特下，云常藏雨，却也拥日；有若沸汤之中，不尽是鸡翅鱼骨！

必待薪焚焰烬，汤水不扬，掀开盖覆，始知其间真相!

行者!百车之作，拈头去轴，明什么边事?有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其事不无朕兆!倘若下得一番功夫，栴风沐雨，披星戴月，只要不于其中拣取，当有云开日出之时。信么?!

大通智胜

举：兴阳让和尚，因僧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时如何?让曰：其问甚谛当!僧云：既是坐道场，为什么不得成佛道?

让曰：为伊不成佛!

无门曰：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凡夫若知即是圣人，圣人若会即是凡夫。

颂曰：了身何似了心休，了得心兮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野老曰：大者广也，通者达也，智者正也，胜者功也!广达正功，乃是成佛坐道场的条件；所谓成佛之说，是为效行悉达，多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成就也!因此，欲成佛道，首在路程的行履，于里程中因时、因地、因境、因诸般变幻的事实；体解了的，疏忽了的，错过了的，抓住了的，在得与失的比例上，属于因他而领悟的，或者是发明于自己心地的，是正?抑是负?亦如庄稼的耕耘，应当一目了然! ”

行者大德!无门说：“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可识取了?切记!认得的，解得的，撷得的，都不是!唯有人与庄稼间，纠缠!拼斗!直至人的心身由

疲而惫，而绽开出像庄稼的欣荣以后，那硕壮的，累累的果实一般；那时，任他得也好，失也好，您的大事已办，功德留于人寰！什么荣华富贵！什么福禄寿喜！皆可以“有所不为”的而布施于人了！

如何？莫畏风霜雨露的侵袭，但记春光明媚的时辰，是否心怡身安神往？！

清税孤贫

举：曹山和尚，因僧问云：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山云：税闍黎！税应诺。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

无门曰：清税输机，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来机；然虽如是，且道：那里是税闍黎吃酒处？！

颂曰：贫似范丹，气如项羽，活计虽无；敢与斗富。

野老曰：说似无门却有门，步到门前门不见，诚然！长空远处，阴霾四合，一丝空隙，投下金阳；令人眼花缭乱，意念混淆，若不是隐隐闻听无有音响的雷声，挟着一闪即失的青光，像箭矢穿云透日，哼！谁知道，什么人碍着什么人来着！

大德！贫穷不赤，三盏不醉，仍然徘徊在杏花村外，连牧童哥的影子尚未见着！遑言心行起动，浮一大白！正所谓耍范刀，弄项剑，见人也见影，实在有点儿戏；如何进军霸位，唱“游龙戏凤”？

大德！风起云动不是雨，雷鸣电闪有春讯；掷钓磨刀，您说为的是什么？莫道准备下酒菜！会么？！

州勘庵主

举：赵州到一庵主处问：有么有么？主竖起拳头。州云：水浅！不是泊舡处。

便行。又到一庵主处，云：有么有么？主亦竖起拳头。州云：能纵能夺，能杀能活！便作守 L。

无门曰：一般竖起拳头，为什么？肯一个不肯一个？且道：■讹在什么？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便见赵州舌头无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虽然如是，争奈赵州却被二庵主勘破！若道二庵有优劣，未具参学眼，若道无优劣，亦未具参学眼！

颂曰：眼流星，机掣电，杀人刀，活人剑。

野老曰：

竖起拳头，睁眼闭眼，倘使欠“光”在，怎识拳优拳劣；任赵州也不致为无门扶起放倒！君不见，太虚中有耀眼的云如白雪，有阴沉的翳如乌烟；二者同在阳光下，同是浮起的云，为什么？生出如此的差别？

大德！无门的道有道无，评说都不是参学眼，请问：毕竟如何始具？！

六祖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学佛旨在见性，只要明见本性，一切万法，皆由我自调理；欲纵也得，欲夺也得，驾着大自在舟航，管它水深水浅！因此，野老道：

红唇白齿，自启自合！

赢得赵州，舌头折骨！

岩唤主人

举：瑞岩彦和尚，每日自唤主人公，复自应诺，乃云：惺惺着 p 墨！他时异日，莫受人瞒，唾 p 墨！

无门曰：瑞岩老子，自买自卖，弄出许多神头鬼面；何故一个唤底？一个应

底?一个惺惺底?一个不受人瞒底?认着依前还不是!若也效他，总是野狐见解!

颂曰：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野老曰：

可是忠于艺术的演艺人员?善恶悲喜，刻画人生?p 墨唾!粉墨登场，本无观众，适巧被无门老头撞个正着；也亏他老有那份耐性，居然还辨别了“唤、应、惺、瞒”四个角色，可赞!可佩!

然而，岩和尚毕竟不同凡响，他活跃在人生舞台上，自拉自唱，装神扮鬼；却怎也没有忘了自己是“主人”!任他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内心中紧握着“本来面目”的启幕之绳。

大德!愚人自有傻福，说不定原本是大智若愚!俗语道：“聪明反被聪明误”，误了自己事小，误了他人，可就罪大焉!

德山托钵

举：德山一日托钵下堂，见雪峰问：者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山便回方丈；峰举似岩头，头云：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山闻，令侍者唤岩头来，问曰：汝不肯老僧耶?岩头密启其意，山乃休去。明日升座，果与寻常不同。岩头至僧堂前，拊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

无门曰：若是末后句，岩头德山俱未梦见在!检点将来，好似一棚傀儡!

颂曰：识得最初句，便会末后句，末后与最初，不是者一句。

野老曰：

既启其意，何密之有？若是点破，未必会是“会心”处；六祖能大师有句：“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

无怪乎无门说“若是末后句，岩头德山俱未梦见在”！检点起来，虽然不是一棚傀儡，却也难称大德！

上座行者！风暴雨急，必会浇湿您的衣裳；不过，雨止风停，闷热的阳光下，汗水也会使您的衣裳湿透！您想想：最初的与末后的，可是者一句？

大德！衣裳湿了使得，但吾人的一颗热忱的心，可真的湿不得！倘若不小心，把心浇湿了，或者汗透了，您所期求的那最初与末后，全都泡了汤了，一切都将殁落于空亡的死寂；连那最起码的傀儡，也将失去了资格！

南泉斩猫

举：南泉和尚，因东西堂争猫儿，泉乃提起云：大众道得即救，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泉遂斩之。晚，赵州外归，泉举似州，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即救得猫儿！

无门曰：且道！赵州顶草鞋意作么生？若向者里下得一转语，便见南泉令不虚行，甚或未然，险。

颂曰：赵州若在，倒行此令，夺却刀子，南泉乞命！

野老曰：

以刀伤命，究竟为咿？南泉斩猫，口伐施之于前，挥刀杀之于后；诚然，争的争，斗的斗，刀起猫头落，好一场腥风血雨！俨然是兵慌马乱，令人胆战心惊的杀伐世界，苦呀！哀么？

不谈佛门清静，不论慈悲为怀，试问东西两序，何来闲暇争猫？莫非堂中有太多的老鼠为患？还是大伙儿拥有太多的空闲？抑或是堂上大众，都已经诸事办了，来自天台，游戏人间的大阿罗汉？咄！云水堂的通铺客满，看那些高脚担子挤满了寮廊！

大德！难怪谗老草鞋着顶，南泉倒行杀令！岂不是正合了“铲头打混”的公案么！多少通床大铺上过日子的，能拾些牙慧已是难得，那有不空着日子，闲得无聊的呢！

洞山三顿

举：云门因洞山参次，门问曰：近离什么处？山云：查渡。门曰：夏在什么处？山云：湖南报慈。门曰：几时离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门曰：放汝三顿棒！山至明日，却上问讯：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什么处？门曰：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山于此大悟。

无门曰：云门当时便与本分草料，使洞山别有生机一路，家门不致寂寥；一夜在是非海里，着到直待天明，再来又与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末是性燥。且问诸人：洞山：顿棒，合吃不合吃？若道合吃，草木丛林皆合吃棒！若道不合吃，云门又成诳语！向者里明得，方与洞山出一口气！

颂曰：狮子教儿迷子诀，拟前跳踉早翻身，无端再叙当头着，前箭犹较后箭深。

野老曰：

午夜梦回，心识犹恋，殊不知梦毕竟是梦，何如还要做个梦游人呢？有道是：

三餐不接，嘴角抹油，怎也显不出富裕何在！因为，饿着肚子的饥渴人，那份打不起的精神，是找不到力气来抖擻的！

水浅不藏龙，阴沟里会有些什么？毕竟唐沽不是太古，马凉不是冯京！

大德！雪封冰冻，想寻条可走的路么？切莫忘却，先求得能耐可靠的知识！纵然是年迈苍苍，总比动辄“我会”的“大佬”来得保险！您说是么？！

钟声七条

举：云门曰：“世界恁么广阔，因甚向钟声里披七条”？

无门曰：大凡参禅学道，切忌随声逐色，纵使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也是寻常！殊不知，衲僧家骑声盖色，头头上明，着着上道；然虽如是，且道声来耳畔，耳往声边，直饶响寂双忘，到此如何会话？若将耳听应难会，眼处闻声方始亲。

颂曰：会则事同一家，不会万别千差，不会事同一家，会则万别千差。

野老曰：

悦耳的残害善良，噪耳的精神虐待，舍声色之外，且道您将向那里披七条？山间林下，荒漠绝谷，甚而至曼陀罗的世界；何处没有声色相境？那怕是地底、海底、无际天底、深邃渊底，同样仍在声色之中。

无门不开智门，说什么纵使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也是寻常，殊不知马祖就以“平常心是道”，而敞开觉悟之门，打煞多少愚庸众生！更何况，大悲观音菩萨，得观自在，不也是耳根圆通的么？！

大德！会与不会，原本无关宏旨，最要紧的是仰首能观天色，竖耳善辨天籁；在广袤的世界里，芸芸的众生中，体取声色境相，撷取第一义谛；莫为声色所转，

莫为声色所迷!即便不落万别千差!

国师三唤

举：国师三唤侍者，侍者三应!国师云：“将谓吾辜负汝，元来却是汝辜负吾”!

无门曰：国师三唤，舌头堕地；侍者三应，和光吐出。国师年老心孤，按牛头吃草，侍者未肯承当。美食不中饱人餐，且道那里是他辜负处?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

颂曰：铁枷无孔要人担，累及儿孙不等闲，欲得撑门并拄户，更须赤脚上刀山。

野老曰：

如是唤，如是应?可是如是?!

唤如是!应如是?是否如是?!

饭食供饥人，不饥非未食，其实谁也不辜负谁!倘若硬起分别，只怪磁极方向不对!要不，便是磁力线未曾割截!

大德!向上一着子，不是捉迷藏，弄玄奥；有时像孔明祭东风，有时向打渔自杀家，有时唱红鸾禧，有时唱铁公鸡；但，怎也不能扮侦探家陈查礼，故弄玄虚幻密，搅得头昏脑胀，落个拍案惊奇!

不是么?上场的，国师不是侍者，侍者不是国师；说什么按牛头吃草，赶鸭子上架；如果，牛本不吃草，鸭本不上架，又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因此，野老禁不住说：

来人啦!举起马鞭，大老爷上道!

洞山三斤

举：洞山和尚，因僧问：“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无门曰：“洞山老人蓼得些蚌蛤禅，才门两片，露出肝肠，然虽如是，且道：向什么处见洞山”？！

颂曰：突出麻三斤，言亲意更亲，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野老曰：

一两三斤，是麻皆繁，欲理还乱；问佛犹麻，是繁为多，不理则乱；因此，洞山深入水底，不意却为无门睹个正着；更巧的是，适逢洞山正在欣赏蚌蛤，戏耍鱼虾！

江河水溢，不及浩海之一沔，满天下水多于土；却为人类夸称地大物博，动辄如何如何？从不曾想到，吾立之锥，吾饮之滴，毕竟又是如何如何？

佛陀说：知爪上土，认取世间土。

菩萨说：凡土皆能养命。

小乘人说：土为因缘生法。

野老曰：是土？是土！是麻！是麻？

平常是道

举：南泉因赵州问：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还可趣向否？泉云：拟向即乖！州云：不拟争知是道？泉云：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拟之道，犹如太虚，廓然洞豁，岂可强是非也！州于言下顿悟。

无门曰：南泉被赵州发问，直得瓦解冰消，分疏不下；赵州纵饶悟去，更参

三十年始得!

颂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野老曰：

《楞严经》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

向上一路，陡壁悬崖，草荒树疏，一阵阵山岚回荡，欲知何事?喜见何景?可以随心所欲的么?使出力气，拍着性命，往上爬，手脚并用，切莫回首；那怕是高不见顶，移步无路，也得攀沿而上!否则，来路与去路，都将不属于你!

大德!动时勿静，静时当动，拟向即乖，不拟乖甚；识得此中机枢，山里水里留踪!拟向么?且先听野老唱道：

平等一如，常行忏悔，

心清意净，道念讴行?

是么?认得青山常有水，不识有水何无山?不会的，便是人间好时节!

大力量人

举：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抬脚不起?又云：开口不在舌头上。

无门曰：松源可谓倾肠倒腹，只是欠人承当；纵饶直下承当，正好来无门处吃痛棒!何故要识真金，火里看!

颂曰：抬脚踏翻香水海，低头俯视四禅天，一个浑身无处着，请读一向(拟)。

野者曰：

茎草难抛远，一捆扔过墙，只为承当的太快，才输给那个文弱儒生!倘使，阁

下要识真金，必先把脚抬起，仰首挺胸，作捕天状；然后蓦地一声大喝!到那时，尽大地丝毫无隐，体露真常，欲见什么皆得；有如海底潜游，太空探月，必然发现“真”的面目!

行者!肯承当么?承当得了么?饶你吃足无门痛棒，效行松源倾倒，野老这里仍难放过!何以故?无门有棒，早为火葬!松源倾倒、四壁皆空；可以任由你闯入打出，胡作非为，甚至拨火寻星，翻肠搜腹，他二老也奈何不得!但我这里，铜墙铁壁，水地火天，任你有通天本领，也要不出花招来!

信不?!何妨闭目一瞧!

云门屎橛

举：云门因僧问：如何是佛?门云：干屎橛。

无门曰：云门可谓家贫难辨素食，事忘不及草书；动便将屎橛来，撑门拄户，佛法兴衰可见!

颂曰：闪电光，击石火，眨得眼，已蹉过。

野老曰：

佛法充满世界，佛身不离有情，云门心枯意竭，屎橛抖了出来!虽然无臭无味，却也不经水浸；因此，云门身居旱灾时节，诨料有人讨水，试问：他所有的，除了干屎橛，尚还能给些什么?!

大德!旱灾尚能捺过，瘟疫最是很难熬，倘使不得雨露临降，恐将干屎橛也无；无门眨他云门，忘了云淡畅焰，只识家贫事忙，未免有点无门加锁，叫今于心不服!不是么?太监毕竟不是太宰，因何欲见夫人芳驾?呔!

梭带线而织，船浮水而游，

张手张帆时，全靠眨眼后!

会么?线水无鱼。

迦叶刹竿

举：迦叶因阿难问云：世尊传金襴袈裟外，别传何物?叶唤云：阿难!难应诺!

叶云：倒却门前刹竿着。

无门曰：若向者里下得一转语，亲切便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其或未然，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颂曰：问处何如答处亲，几人于此眼生筋，兄呼第应杨家丑，不属阴阳别是春。

野老曰：

竿短竿长，不在刹过，而在刹着；亦如棋局牌术，罪在贪着用心之辈!多少倾家荡产者，事先要不是心存一个“妄”字，又何至居无立锥，食无隔宿?喔!还存板本的妄心么?郎中本不医病，茶烟点心是引，投?投?

大德!问的不在答，答的即是问，何论亲疏?何云美丑?更说什么阴阳?有道是：识心洞彻，色法透明，何如清净业力种子!在山之颠，在水之边，在伽蓝，在草庵；行者!门前切莫立竿!否则，那将为众矢之的；再倒却，已是难“刹”的了! 因为，迦叶入定未起，阿难尚在鼾睡；你我来到这个世界，不前不后，谁也帮不了谁!

赞同么?通床上不准倒单，天王殿可以伸脚!只要您的锡仗头不曾生锈，方便铲口尚未磨锋；肋下藏两双草鞋，腰里放几个?子头，知客的大师傅，他拿您也莫可奈!

不思善恶

举：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岭，祖见明至，即掷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将君将去。明遂举之，如山不动，踟蹰悚栗，明日：我来求法，非为衣也！愿行者开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明当下大悟，遍体汗流，泣涕作礼，问曰：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意旨否？祖曰：我今为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边！明云：某甲虽在黄梅随众，实未省得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师也！祖云：汝若如是，则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

无门曰：六祖可谓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荔枝剥了壳，去了核，送在尔口里，只要尔咽一咽。

颂曰：描不成兮画不就，赞不及兮休生受。本来面目没处藏，世界坏时渠不朽。

野老曰：不思善，不思恶，怎生本来面目？思于善，思于恶，本来面目不生！古人说：“向上一路，密不通风”，到了那样田地，认取本来面目，方能使得少分！

大德！人居屋，畜居寮，廊檐底下，何来如许分别？有道是监牢与牲牢，难辨谁是罪犯，良田与园地，悉皆熟谷产粮！您呀！止止止！于心、于意、于识！

可不么？天底下，尽皆众生，日月里，悉吐毫光；六道与三乘，谁说不是“缘生”与“缘灭”？因此，三界内，分别善恶，三界外，善恶分别，只在所知与破知，不在能知与见知！如何？举杯的！切莫道冷暖！泄了消息，将谓欲藏无匿处，世

界尽沉沦!

离却语言

举：风穴和尚，因僧问：“语默涉离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开。”

无门曰：“风穴机如掣电，得路便行，争奈坐前人，舌头不断；若向者里见得亲切，自有出身之路!且离却语言三昧，道将一句来。”

颂曰：不露风骨句，未语先分付，进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

野老曰：三月杜鹃，漫山啼红，而翠微瀑流之中，却暗藏无边春色；谁说不事留连?谁说不如归去?听吧!天籁声中，有八哥的短笛，有蝉娟的黑管，有山鸦的喇叭，有蟋蟀的沉箫，加上蛙鼓摩钹，黄莺的三角铃，在松琴涧瑟的伴奏之下；您说：那曲调是哀?是乐?

大德!舍此，您瞧瞧!那蜂飞蝶舞，那风起云扬，漫山满谷的丰姿艳丽，在您的情识之中，试道看!那些是离?那些是合?

其实，哀也得，乐也得，离也得，合也得，无一不是语言三昧；任管它，是一首情歌，是一支挽唱，在在蕴育千言万语!何况还有多少是被深埋在只有那诗的、词的、赋的妙句之中，才能意领神会的哩!

您，应该罔措么?请莫喃喃!

三座说法

举：仰山和尚，梦见往弥勒所安第三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当第三座说法。”山乃起，白槌云：“摩诃衍法，离四句，绝百非，谛听!谛听!”

无门曰：且道是说法不说法？开口即失，闭口又丧，不开不闭，十万八千。

颂曰：白日青天，梦中说梦，捏怪捏怪，诳渚一众

野老曰：山雨欲来风满楼，必然有江河水泻之时。然而，天干地旱，日炙云隐，却见有的河枯，有的江竭，怎么浩海仍然有水？古人道：“大海来自细流”，既然河枯江竭，细流自也早断，因何浩海不得见底？

大德！同是青天白日之下，何来许多差别？原本眠寐一床，却是共枕异梦！宗下有句，野老有句，句句不离心识；所谓妄起神迁，只为离心就念，不肯当面承担；倘使从不错过“细流”，自然意如大海，谁也奈何不得！

是以，离四句，绝百非，必须谛听始得！不然，一路上追根究底，棒喝杀伐，无异恋空十万八千里！信不？四句是梦，百非是幻，谛听底何尝又不是梦中寻梦，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可怜悯的梦中之人！

二僧卷帘

举：清凉大法眼，因僧斋前上参，眼（法眼）以手指帘；时有二僧，同去卷帘，眼曰：“一得一失”！

无门曰：且道是谁得谁失？若向者里着得一只眼，便知清凉国师败阙处；然虽如是，切忌向得失里商量。

颂曰：卷起明明彻天空，太空犹未合吾宗，争似从空都放下，绵绵密密不通风。

野老曰：卷帘见太空，太空仍难坦露全貌，放帘遮太空，太空仍在门外；卷起放下，都不碍自在，故而不用外此一举。但，国师指帘，其意何在？莫非透的

是一指探月，帘碍视野？不！太空果真明彻，探月实属多余，又何必以“手”指帘？再说，挂帘之时，原不在太空，岂又是卷帘寻星月，垂帘挡骄阳？

大德！灯加罩，不是耽心飞蛾投火丧命，不是为了光亮刺眼；旨在莫让风儿闯入，坏了灯的光泽，恰似门挂竹帘，不在挡住诸般污秽，愿见风起留踪！多少增加一分流畅，一分舒坦。虽然如是，但那画上门窗，无帘无蔽，为什么不见风影从空降下，让屋里少一分窒息？多一分寂静？减一分骚扰？难道说：画门设窗，旨在装饰么？倘若其意在此，那末，溪水无流，啼鸟合嘴，岂不是省却许多麻烦。

是以，禅不是画，道不是歌，月不是指；云天外，为一帘遮去那动的、静的、色的、心的，以及能所变动一切的一切！

不是心佛

举：南泉和尚，因僧问云：“还有不与人说的法么？”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与人说的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无门曰：南泉被者一问，直得揣尽家私，郎当不少！

颂曰：叮咛损君德，无言真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

野老曰：心乃人之器，佛乃人之性，物乃人之体；聚合着，不牛不马，分散着，谁都不是！虽然如是，毕竟有他的样子在！犹若太空，它的样子不离日月风云，或者是，那湛蓝，那深邃，那圆，那高。

行者！你会说：日不是，月不是，风不是，云不是；甚或那湛蓝、深邃、圆、高的都不是！是么？还有那雨、冰、雪、雷、电等在在来自太空，却无有一样为太空的一部分；如果，行者于此中省去，或者是发明了什么？则野僧将说：海是、

江是、河是、湖是，任何积水之处，皆为太空的样子！

可不是？南泉和尚不是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参！

久响龙潭

举：龙潭因德山请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帘而出，见外面黑，却回云：“外面黑。”潭乃点纸烛度与，山拟接，潭便吹灭；山于此忽然有省，便作礼。潭云：“子见个什么道理？”山云：“某甲从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至明日，龙潭升堂云：“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捧打不回头；他时异日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在。”山遂取疏抄于法堂前一炬火，提起云：“穷诸玄辨，若一毫致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将疏抄便烧，于是礼辞。

无门曰：德山未出关时，心愤愤，口悻悻，得得来南方，要灭却教外别传之旨；及到澧州路上，问婆子买点心，婆云：“只如经中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大德要点那个心？”德山被这一问，直得口似扁担；虽然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却，遂问婆子：“近处有什么宗师？”婆云：“五里外，有龙潭和尚。”及到龙潭，纳尽败阙；可谓是前言不应后语，龙潭大似怜儿不觉丑；见他有些子火种，即忙将恶水，蓦头一浇浇杀，冷地看来，一场好笑。

颂曰：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闻名，虽然救得鼻孔，争奈瞎却眼睛。

野老曰：一掬青龙疏，要毁教外别传之旨，谁知三心不得，受供点心也无！可是婆子存心找岔？幸得指点龙潭，勉强承当黑夜；一份纸烛启明，透体纳尽败阙！

大德!龙潭不是水浅，智水融融滔天，试想那纸烛底星星之火，如何在龙潭燎原?任德山道气氤氲，依旧不保火种!因此，龙潭度烛还灭，惟恐毁了落地眉毛!

可是气急败坏了的?刚刚提着一盏灯笼，欲向长安行去，孰料武帝横蛮，硬把他的去路堵煞，无可奈何，浮山石寺养晦，保有灯光不熄；静待来朝大放光明!

行者!后事不论，且道《金刚经》三心不可得的意旨，毕竟与龙潭的纸烛有何交涉?嚵嚵!不是鼻孔朝天，难免喉干舌苦；因此道：不是龙潭的，不是婆子的，不是德山的，究其义谛，仍然不是的；那末，草鞋底下满泥泞，您说，龙潭之内，可是有水?有龙?

非风非幡

举：六祖风扬刹幡，有二僧对论：一云幡动，一云风动，往复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二僧悚然。

无门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甚处见祖师?若向这里见得亲切，方知二僧买铁得金；祖师忍俊，不禁一场漏逗。

颂曰：风幡心动，一状领过，只知开口，不觉话堕。

野老曰：知风知幡，乃心所动；无风无幡，心从何起?如风吹铃鸣，对云心鸣；其实有风闻铃鸣，无风铃不鸣；设若有风，倘使无铃，鸣由何生?心从何辨?所以，宗下有句道：“开口不得”!

大德!风与幡有心始动，暂且舍弃因缘和合之理，撇开根尘相触之境；毕竟风踪心迹如何得知?虽然幡有相，眼有根，但是，风相，心根又如何觅取?故而，这个无时不在变动的世界，如果没有风，没有幡，没有心，岂不是天下太平了么?

为何不舍?

即心即佛

举：马祖因大海问：“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

无门曰：若能直下领略得去，着佛衣，吃佛饭，说佛话，行佛行，即是佛也!

虽然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错认定盘星；争知道，说个佛字，三日漱口；若是个汉，且说即心是佛，掩耳便走!

颂曰：青天白日，切忘寻觅，更问如何?抱赃叫屈。

野老曰：鱼跃迎水，贼心着财，跃之，不定辙中待毙；匿之，夤夜行动手脚。但是，跃匿之间，无可讳言的，皆具求生之意；犹若掩门捉贼的，撒网捕鱼的，依旧不离求生之旨。

行者!直下承当，非是跃之匿之，而是可曾有死的威胁；就象是“掩耳盗铃”的，为何欲得之而后快?最哀者，莫过于抱赃叫屈，或是辙中求水!何以故?佛不是物!欲求得佛，即心即佛!欲识真佛，非心非物!

你若说：佛不在心，即心即佛，跃之匿之，鱼贼不错!若果如是，辙中梁上，皆具安危两种动向，又何言佛不在心!因此，切记死里求生!

赵州勘婆

举：赵州因僧问婆子：“台山路向什么去?”婆云：“蓦直去!”僧才行三五

步，婆云：“好个师僧，又怎么去？”后有僧举似州，州云：“待我去与尔勘过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问，婆亦如是答，州归谓众曰：“台山婆子，我与尔勘破了也！”

无门曰：婆子只解坐筹帷幄，要且着贼，不知赵州老人善用偷营劫寨之机；又且无大人相，检点将来，二俱有过，且道哪里是赵州勘破婆子处？

颂曰：问既一般，答亦相似，饭里有沙，泥中有刺。

野老曰：蓦直去，惟恐错入歧路，只为世路多岔！但是，鸦占雀巢，狐居土穴，看似危机四伏，斗角钩心；骨子里却自己胆战心惊，坐立不是！因此，二者俱过，犹降滂沱大雨，其实云天本无斯意；若怨风伯无情，则仁者无情更甚！何以故？雨从天降，非天有雨，雨从云生，非云有水；若果风起云涌，雨为之降，而雨过晴天，不仍是风云之功么？！

行者！台山路，尽处何所！蓦直去，可有岔口？人云长安有路千条，随心所欲，条条可达长安！又何必存心拣择？问东问西？倘若脚不开步，任蓦直也去向无方，难得寸进！

嘿！潜意识中天翻地覆，犹如风云变幻，可并不是雨？是晴？说不定，是一个：“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海洋天气哩！

会么？切莫在“气候”中打转！

外道问佛

举：世尊因外道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据座。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乃具礼而去。阿难寻问佛：“外道有何所

证赞叹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无门曰：阿难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见解；且外道与佛弟子相去多少!

颂曰：剑刃上行，冰稜上走，不涉阶梯，悬崖撒手。

野老曰：见他饮水问取冷暖，已是够放逸的了!世尊是主，外道是宾，主待宾茶，问主何如自问!谚云：“?莫嚼舌头，败了牙齿?”只因不谙而语，多成笑话，坏却家门。

大德!世尊据座，是有言?抑无言?切记先莫启齿，且看那失了音的影像，演艺人仍然依样葫芦；您!试道看，那其间究竟在表现些什么?倘使是个人生经验最丰的人，他将发出会心的微笑!

不过，法如浩海，无边无际，识取的，说不定只是浮起的一沍!因此，滴一滴，固知咸淡，但毕竟一滴不是全部，其中尚有繁多成份。

非心非佛

举：马祖因僧问：“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无门曰：若向者里见得，参学事毕。

颂曰：路逢剑客须呈，不遇诗人莫献，逢人且说三分，未可全施一片。

野老曰：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为何“非心非佛”?莫非有心才有佛?抑或是心是佛?

大德!世俗中有“钱财”与“粪土”二物，试辨取：钱财是粪土?粪土是钱财?钱财是钱财?粪土是粪土?钱财非粪土?粪土非钱财?钱财非钱财?粪土非粪土?理会得，许具参学眼!真行得，参学事毕!

智不是道

举：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无门曰：南泉可谓：老不识羞！才开臭口，家丑外扬！然虽如是，知恩者少！

颂曰：天晴日头出，雨下地上湿，尽情都说了，只恐信不及。

野老曰：放火烧宅，狂呼救火，无异牧童频唤“狼来了”！一份耽不住的寂寞，一张闲得无聊的嘴巴；为何不静观晴阴雨雪？细看日落月出？难不成，虹艳霞丽，天蓝云白，都只是一个个消失了的昨天？！再说：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全引不起些许意念？！

大德！窗外的，那夜雨芭蕉，可否是冷啾啾底？还传过来凄楚的阵阵饮泣？果如是，则认心是佛，认智是道，大好的一生，将长久地藏乌黑的岩洞，躲避着可以助你强健的风和雨！

倩女离魂

举：五祖问僧云“倩女离魂，那个是真底？”

无门曰：若向者里悟得真底，便知出壳入壳；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乱走！蓦然地水火风一散，如落汤螃蟹，七手八脚，那时莫言：不道！

颂曰：云月是同，溪山各异，万福万福，是一是二。

野老曰：世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说，昔年孔子欲见周公，公从墙而出，便是依于此种功德之力；倩女为郎离魂，遁蜀五年，欢愉缱绻，生儿育女，不能说不是精诚所至。唯王宙情深是病，倩女离魂是怜，张镒以女别字是欺；倘使无此“病、怜、欺”三者因缘和合，任倩娘有魂难离，宙郎有情不病，镒老有谋难

欺；因此，若问倩女离魂真假，还询周公出墙来所！

大德！倩女魂，为怜而离，宙郎病，为情而苦，镒老欺，为谋而欺；然而，无门穷诘真假，又是为的什么？嚶嚶！行者可知壳中的，所藏何物？地耶？水耶？火耶？风耶？嗨！聚散有因！

照见了未？那其中，五蕴皆空！

路逢达道

举：五祖曰：“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且道将什么对？”

无门曰：对得亲切，不妨庆快，其或未然，也须一切处着眼！

颂曰：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拦腮劈面拳，直不会便会。

野老曰：

栏栅挡不住野牛群，绿草却可以留住野牛身，体取了其中的道理，便是“对的亲切”；纵使没有说出一言半语，却也显露了光辉灿烂，就象是月夜云白，繁星无踪！

大德！语扬语默，何处须着？有道是墙外不如门外，门里输给墙里，阁下如果欲想知晓实情，何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然可以避开那“拦腮劈面拳”闹个鼻青脸肿的悲苦下场，信不？问取达道，找个从来路发脚的人，可以包君满意，在在庆快！

庭前柏树

举：赵州因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

无门曰：若向赵州答处，见得亲切，前无释迦，后无弥勒。

颂曰：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

野老曰：问取祖师，西来何为，赵州胡指，庭前柏树；其实赵州已透了无穷消息，并非与人玄奥奇特。因为，庭前柏树，无中生有，非是庭前本有；而今庭前柏树成荫，岂不是道出了庭前为何发生柏树的原因。

不过，祖师非树，其境自也有别，犹若光之与火；大德，寄身宗下，知光识火，原不是为“明”而已，那内里的“生、住、异、灭”，毕竟不同于“成、住、坏、空”；赞同么？若尔！自也透得“承言滞句”之妙，否则，确然“前无释迦，后无弥勒”，遑论“展事投机”，答一句：“庭前柏树”！

牛过窗棂

举：五祖曰：“譬如水牯牛过窗棂，头角四蹄都过了，因什么尾巴过不得？”

无门曰：若向这里，颠倒着一只眼，下得一转语；可以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其或未然，更须照顾尾巴始得！

颂曰：过去堕坑堑，回来却被坏，者些尾巴子，真是甚奇怪。

野老曰：

一枝秃笔，钩画牛图，配个背景，檐下窗棂；当真睁眼看来，只见角影蹄痕，不见尾巴拂蝇，倘使有意寻个究竟，唯有拆窗卸棂。到这里，如果不认此话是画，硬派牛过窗棂，那末，野老将贬他五祖食饱无事，尽在畜生群里弄玄虚，毕竟颠倒本末，一味执着尾巴不放，打开始便走错了门坎！

大德!但看晴与雨，何穷艳阳雷?是宗下的儿女者，何妨跨虹掇闪，畅游万里长空；银汉处问取织女的他，几时只见情郎，不见牛踪?几时又投梭引笛，乘风儿穿堂入室?遗下角影蹄痕?有道是：七夕为巧，有情人难得一晤，何必尽说些窗前机杼，棖外牛儿的煞风景事?!

云门语堕

举：云门因僧问：“光明寂照遍河沙”，一句未绝，门遽曰：“岂不是张拙秀才语?”僧云：“是”厂门云：“话堕也!”后来死心，拈云：“且道那里是这僧话堕处?”

无门曰：若向这里见得云门用处，孤危这僧，因甚话堕?堪与人天为师，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颂曰：急流垂钓，贪饵者着，口缝才开，性命丧却。

野老曰：

光明寂照，日耶月耶?净水浇头，炙耶凉耶?万物之生气，依恃空气、阳光、水肥；垢秽之清洁，在于洗濯、整理、洁剂。然而，云布长空时，人住无水处，试道“堕是”?“不堕”?

大德!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难不成，皆是云水生活?倘若效行黄面老子，无为寂照，衲衣内外，必然暗淡无光，诸事不明；无可置疑的，意志沮丧，生命死却，连捧钵的份儿也无!

超倒净瓶

举：汾山和尚，始在百丈会中充典座，百丈将选大汾主人，乃请同首座，对

众下语，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净瓶置地上，设问云：“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什么？”首座乃云：“不得唤作木杓也”！百丈却问于山，山乃超倒净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输却山子也”！因命之为开山。

无门曰：汾山一期之勇，争奈跳百丈圈圜不出；检点将来，便重不便轻，何故暂脱得盘头，担起铁枷。

颂曰：扬下笊篱并木杓，当阳一突绝周遮，百丈重关拦不住，脚尖超出佛如麻。

野老曰：

堂上挂张皮，座上铺张皮，门上吊张皮，身上披张皮，脸上蒙张皮；试问善德仁者，如果让您选一张属于自己的，您会拣取哪一张？请注意，切忌迁就听便，也不可迁古附会。

如何？堂上的威，座上的态，门前的势，身上的格，脸上的颜；可是取舍难定？踟蹰犹疑？若果如是，百丈的圈圜，的确不是一期之勇，可以跳跃得出的；难怪海和尚欲拈集净瓶置于地上！谁说这不是道出了人性中最弱的一环！

达摩安心

举：达摩面壁，二祖立雪断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师安心”！摩云：“将心来与汝安”！祖云：“觅心了不可得”！摩云：“为汝安心竟”！

无门曰：缺齿老胡，十万里航海，特特而来，可谓是无风起浪；末后接得一个门人，又却六根不具，咦？谢三郎，不识四字。

颂曰：西来直指，事因嘱起，挠聒丛林，元来是尔。

野老曰：

宁与不宁，唯心所造，要求心安，但得心净；胡老胡来，胡为安心，非是胡为之作；惟独心未安者，既然觅心了不可得，毕竟要安何心？盖何者未安故？亦如“谁缚？谁解脱？”俨然同工异曲，理胡应胡者也！

大德！，西来直接，东去何求？灵山付嘱，迦叶当权，不可忘了尚有罔措之人天在！缺齿秃顶的，仍旧只是罔措人天以后之辈，纵然一苇渡江有术，但毕竟是事因嘱起，肩上掬有一付担子，内里卖的是些什么？尚待行家会取；讵知断臂可人，迎上开张第一椿，来了个买空卖空，诚然大煞风景，害的老胡撤场散伙，赶紧溜之大吉，后来人，徒事奔波跋涉，尽喝东西南北风，哀乎，苦哉！

女子出定

举：世尊昔因文殊至诸佛集处，值诸佛各还本处，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于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绕女人三匝，鸣指一下，乃托至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过一十二亿河沙国土，有罔明菩萨能出此女人定。”须臾，罔明大士从地涌出，礼拜世尊，世尊敕罔明即至女人前，鸣指一下，女人于是从定而出。

无门曰：释迦老子做这一场杂剧，不通小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师，因甚出女人不得？罔明初地菩萨，为甚却出得？若向这里，见得亲切，业识忙忙，那伽大定。

颂曰：出得出不得，渠侬得自由，神头并鬼面，败阙当风流。

野老曰：

清凉山，蛇爬蚁聚，妙高峰，雪地冰天，文殊大士之境，为何如此冷落零乱？莫非是菩萨位贱，以至出女人定不得？非也！罔明位居更下，不是轻而易举，使得出定的么？因是之故，可知初发心菩萨，愿力与功德，犹若车行之始，起动马达，劲道之强，远胜进行之时，运转来得雄厚。

大德！世尊导演此剧，您可识得妙旨？野老虽已饶舌，毕竟不过献曝之句，切不可拾起当金，那将难换一口粗茶淡饭！因此，认水底的，何不仰首翘天，耳濡目染，来得真切！是么？古人指断，皓月犹存，谁也蒙骗不得！

首山竹篋

举：首山和尚，拈竹篋示众云：“汝等诸人，若唤作竹篋则触，不唤作竹篋则背，汝诸人且道，唤作什么？”

无门曰：唤作竹篋则触，不唤作竹篋则背，不得有语，不得无语，速道！速道！

颂曰：拈起竹篋，行杀活令，背触交驰，佛祖乞命。

野老曰：触者丧，背者亡，拦腰斩断，全身瘫痪；看似无门与首山同样糊涂，其实此事分明揭晓！不论竹篋唤作什么？且说首山拈起什么？有道是：眼见见眼，徒然分别，是会家，三十二张天九牌，可以叫人倾家荡产，却不能使自己富贵荣华，您说，那其中的奥妙所在，是牌？是人？

大德！凡事莫靠天仰人，也莫怨天尤人，因为天人尽在汝心；何况首山手中拈起的，不过是一片微不足道的竹篋，纵然是高举生死权仗，一切仍然操之在我！君不见，命运之神的模样，不是全在绘画者的一支彩笔么？！

芭蕉拄杖

举：芭蕉和尚示众云：“尔有拄杖子，我与尔拄杖子，尔无拄杖子，我夺尔

拄杖子。” —

无门曰：扶过断桥水，伴归无月村，若唤作拄杖，入地狱如箭。

颂曰：诸方深与浅，都在掌握中，撑天并拄地，随处振宗风。

野老曰：

位与势等，权以杖名，但，位不是势，权不是杖；因为天地万法，为人立名，深浅高下，心识使然；是以昂首阔步的，垂头丧气的，耀武扬威的，谦恭尚义的，在在唯心所造。尤其是，修行办道的人，会是九五不卑，与共白丁不亢，平等自如，从无败阙。

大德!芭蕉的拄杖子是戏法，行者的拄杖子是障碍，二者皆不可取!何以故?不离虚假故!执虚成妄，着假成俗，都不是修行人的活计；亦如佛法中的“人与法”，欲入无上寂灭胜境，当得人法两亡，否则!脚踏两边船，伸手待抓天，危极!

他是阿谁

举：东山演祖曰：“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

无门曰：若也见得他分晓，譬如十字街头，撞见亲爷相似，更不须问别人，道是与不是?!

颂曰：他弓莫挽，他马莫骑，他非莫辨，他事莫知。

野老曰：

十字街头，三岔路口，撞见亲爷，指引去向，可以一帆风顺；不然，彷徨失措，常沦迷途，非仅是戴月披星，栉风沐雨而已，稍一不慎，如履危岩，必定粉身碎骨，徒然走趟人间!因此，释迦世尊，黄卷八千，弥勒当来，龙华三会，悉

皆是众生之幸；倘若摒弃罔闻，迷惑三涂，不正是挽他之弓？骑他之马？

辨他之非？知他之事么？何苦来哉？！

大德！向阳时，莫嫌炙热，住阴处，别着清凉；呼吸间之人命，微乎其微，实无闲暇时刻，道是与不是哩！

竿头进步

举：石霜和尚云：“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又古德云：“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

无门曰：进得身，翻得步，更嫌何处不称尊？虽然如是，且道百尺竿头，如何进步？嘎！

颂曰：瞎却顶门眼，错认定盘星，摒身能舍命，一盲引众盲。

野老曰：

竿头穷途，百尺进步，无异穷目上楼，楼有尽处；摒身舍命事小，极至饱和归零，毕竟天老地荒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因此，无门道出进步翻身之句，只是情急挥慧剑，事后不免懊恼唏嘘！

大德！贪着那份金碧辉煌，享乐那份逍遥自在，何如停步原地，在百尺竿头之上，加一根千寻水泥柱，君不见，大都市中，厦楼林立，互相竞争，悉皆打着旗号，为别人的身份地位着想么！

兜率三关

举：兜率悦和尚，设三关问学者：“拨草参玄只图见性，即今上人性在何处？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时，作么生脱？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

向什么去?”

无门曰：若能下得此三转语，便可以随处作主，遇缘即宗；其或未然，粗餐易饱，细嚼难饥。

颂曰：一念普关无量劫，无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觑破个一念，觑破如今觑底人。

野老曰：

恒沙一念，一念恒沙，犹若万法归一，若欲穷究一归何处?野老道说一在万法之中；见自性，性无从来，脱生死，本无寂灭!如此，知来处而来，去处而去，又何必设关立卡，薨毙众生?!

大德!道上已够阻障，全赖自己排除，行修道的人，理应心无旁注；尤其是古人所立关卡，切忌为之愚惑!何况本有的陷阱、阴谋、迷朦、谲幻，稍一大意，吃饭的本钱，便将完全报销，想想!划算吗?

干峰一路

举：干峰和尚因僧问：“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未审路头在什么处?”峰拈起拄杖，划一划云：“在这里!”后僧请益云门，门拈起扇子云：“扇子趑趄，上三十三天，筑着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盆倾。”

无门曰：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簸土扬尘，一人于高高山顶立，白浪滔天，把定放行，各出一只手，扶紧宗乘；大似两个驼子相撞着，世上应无直底人；正眼观来，二大老总，未识路头在。

颂曰：未举步时先已到，未动舍时先说了，直饶着着在先机，更须知有向上窍。

野老曰：

佛，充满十方世界，涅?路，在在处处居；然云门自喻龙门，不惜辛劳，上天入海的摇旗呐喊，纵然，赢得龙王赏赐，却惹来一身湿腥；更妙的是，无门到处封洞堵孔，竟然也不甘寂寞，大打太极连环如幻拳，跨步，吐舌，开声，倒挺像那么回子事件!然而，却忘了峰顶早极，难觅风踪云影，何处得降甘霖?!

大德!是日已过，如少水鱼，当勤精进，慎勿放逸，涅?的路子才能走完；不然，圈圈里，踌跳着，三界难越；向上着，先机先，寸步难移；那时候，薄伽梵，伸金色臂，怎也援救不了的!

附 记

从上祖德，排筵聚餐，辨别机宜，总是摸摸肚子，说声饱了，草率结束，谁也不愿多事唇舌，惹来唾骂，自寻没趣，野老自也不敢例外；因此，效行祖德，摘录黄龙三关，推举践履之路，以报爱戴之情。

我手何似佛手，摸得枕头背后，不觉大笑呵呵，元来通身是手。

我脚何似驴脚，未举步时踏着，一任四海横行，倒跨杨岐三脚。

人人有个生缘，各各透彻机先，那咤折骨还父，五祖岂藉爷缘。

野老颂曰：

佛手驴脚生缘，觅佛只在眼则，舍却自家活计，无异与亲结怨。

汰!一脚踢出，无门尽开，一手伸来，家珍贱卖；有收破铜烂铁的么?野老长街召唤，但求结个善缘!无门关探讨竟。

《碧岩录》探讨

引言

《碧岩录》，是佛果悟禅师在澧州夹山灵泉院，碧岩方丈提倡雪窦显和尚颂古百则者，后有悟禅师弟子大慧杲禅师，提起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旨趣。因而烧弃之，幸得后人拾集烬余，传流迄今。

颂古百则，后有脚注，流通丛林，广宏宗旨，与后人剖决玄奥，发微机用，实不容再有语句，而沾污染秽了的；而今，野老献曝，无异祖师座前卖乖，将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业！

虽然事实如此，但现前禅沦殁路，古风尽失，早已叫人忘却中国尚有禅在！故而不顾嫌弃，摘要略举，名曰“探讨”者也，唯祈烧一把无情火，能够找出荒芜杂乱的“禅世界”里，究竟哪一些是咱们中国禅宗中的产物！

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举：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摩云：“不识”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魏。帝后举问志公，志公云：“陛下还识此人否？”帝云：“不识！”志公云：“此是观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遣使云请，志公云：“莫道陛下发使去取，阖国人去，他亦不回！”

颂古：圣谛廓然，何当辨的，对联者谁？还云不识！因兹暗渡江，岂免生荆棘，阖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什相忆，清风匝地有何极？师顾视左右云：

“这里还有祖师么?” 白云：“有!唤来与老僧洗脚。”

垂示：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时黑，直饶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宗乘中事；设使三世诸佛，只可自知，历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诠注不及!明眼衲子自救不了!到这里，作么生请益?道个佛字，拖泥带水；道个禅字，满面惭愧；久参上士，不待言之，后学初机，直须究取!

野老曰：

脑门中，坐着一个赤身体露娃娃，说大?不小?说小?不大! 白净净的，圆团团的，红唇皓齿，眉清目秀；说他安静?却像哪叱!说他活跃?却像龙女!然而描归描，毕竟他是谁?脑门中为何有如此的精灵?难不成是上帝的杰作?不!伊甸园的不是脑门中的!就象是十字架不是吉祥之物，却以之为与耶稣同在而否认了刑具的本身一样!如果，当时达摩捧个十字架给梁武帝，问他：

“是什么?”

“不识!”

简截的答案，将是可以无需经过大脑的；原因是“刑具的化身”，毕竟是常人所不愿接受的纪念品，或者是装饰物；就象是达摩一句“廓然无圣”，不得不隐居少室，面壁九年，而成为显和尚的洗脚侍者!

行者!奶妈养儿子，希望归希望，编织出来的的究竟不是事实!如果，亲娘抱过去叫一声，“我的宝贝!”您说，谁敢吭一句“不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否认也是徒然!何况血亲出自“我”体，是可以经得起科学考证的。

至道无难

举：赵州示众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里！是汝还护惜也无？有僧问：“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里？”州云：“问事即得，礼拜了退。”

颂古：至道无难，言端语端，一有多种，二无两般：天际日上月下，槛前山深水寒，髑髅识尽喜何立，枯木龙吟销未干，拣择明白君自看。

垂示：一机一境，二言一句，且图有个入处；好肉上剜疮，成窠成窟；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且图知有向上事。盖天盖地，又摸索不着，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太廉纤生！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涂，如何即是？请试举看！

野老曰：

身住琉璃屋，渴饮冰和雪，尽睁两眼，昼夜不休不歇！嚵嚵！可是耽在明白里？通身内外上下，岂不是明明白白么？看那称孤道寡的，看那臃肿摇幌的，看那悠游追逐的，看那环绕运行的；以及拥有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要怎么的就怎么的，在在处处，无不是待在明明白白里；您说！是他还护措也未？

行者！夜黑，路滑，提着灯笼的！您说：“他们何处去？”三祖有句：“但莫憎爱！”可不么？话未说完，看那不远处，又一拨，提着灯笼赶黑路的，可是“同路不共辙”？大德！别护惜着，也莫道“耽在明白里”！因为，您我都不是他，拣择个什么劲？小心顺逆全是圈套！古人的陷阱，虽然没有伪装；但是，玄妙的言句，往往胜过甜美的诱惑，千万彷徨不得！否则，枯木里吟龙，髑髅里眼睛，尽大地与人类为伍，在在处处，都是一个个的骗局，一个个阴谋；任您拣的精，择的准，仍

然白耗辰光，徒损精神!切要!

日面佛，月面佛

举：马大师不安，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

颂古：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轻忽!

垂示：青天白日，不可更指东划西；时节因缘，亦须应病与药。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试举看!

野老曰：

日出日落，月圆月缺，乃表人生之无常’，纵五帝三皇亦逃避不了!雪窦行修二十年有感，真修行，轻忽不得；犹若苍龙窟里取珠，怎也朦骗不得。就像问马大师的尊候，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无异后人不识机宜，尽在日、月、面、佛中兜圈子，毫无交涉，白费时光；倒不如“青天白日”下，平常人，平常事，平常理!您可省得这“理”之一字么?少不了顶门具只眼始得!

行者!意念里，可以天翻地覆，心识中，不能掺粒沙子；有道是，一池秋水一团月，任君拌搅任君游，惟独不可以风高云厚，使大自然失了颜色!亦如显和尚所谓的：“有驱耕夫之牛，夺肌人之食”的手脚，但不可像禅月：“锦衣鲜华手擎鹖，闲行气貌多轻忽”!因为，五帝三皇毕竟不是物，不是心，更不是佛!

p 墨唾!非物可!非心可乎?进而，为何更不是佛?!啊!是什么?——哦哦!可不是?马大师不安，有人问：“近日尊候如何”么?要不?何来“日面佛!月面佛!”是故，

野老说：“还是放行的好!”

行者!肯么?为马大师安!

德山到沕山

举：德山到沕山，挟拂子于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来，顾视云：“无无!”便出。雪窦着语云：“勘破了也!”德山至门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仪，再入相见；沕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沕山拟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雪窦着语云：“看破了也!”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沕山至晚问首座：“适来新到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沕山云：

“此子以后向孤山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雪窦着语云：“雪上加霜!”

颂古：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险堕，飞骑将军入虏庭，再得完全能几个?急走过，不放过，孤峰顶上草里坐，咄咄!

垂示：大凡扶竖宗教，须是英灵底汉，有杀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时卷舒齐唱，理事不二，权实并行；放过一着，建立第二义门，直下截断葛藤，后学初机，难为凑泊；昨日恁么?事不获已，今日又恁么，罪过弥天。若是明眼汉，一点谩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里横身，不免丧身失命，试举看!

野老曰：

一刀劈天，一剑刺地，满心战胜了朗朗乾坤；殊不知天未破，地未裂，却反而落个刀毁剑折，灰头土脸，意识茫然!说什么孤山顶上盘结草庵?说什么呵佛骂

祖去在?喂!你说，究竟勘破了咿?只不过是洞庭湖里的鱼虾，芦苇丛里的野鸭，来多去少，任人宰杀!

行者!天本不高，因人不高，地本不厚，因人不厚；犹如蚁处草丛，莫怪草高叶阔，亦如飞蛾扑火，莫言火焰灼身；有道是：心狠手辣，谁也不怕，大慈大悲，受苦受难!君不见显老垂示：“有杀不眨眼的手脚”么?不过话虽如此，可不能具有无血无眼泪的心肠!

勘破了也未?秋水如镜，石破惊天，云汉中搅乱了湛蓝清白，却未见金风踪影!可是顽童作怪?抑是梦里情痴?察察看!那手，手中剑，剑底丝，丝可断?

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

举：雪峰示众云：尽大地撮来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会打鼓，普请看!

颂古：牛头没，马头回，曹溪镜里绝尘埃，打鼓看来君不见，百花春至为谁开?

垂示：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会；不唯带累了老僧，亦乃辜负雪窦；古人句虽如此，意不如此，终不作道理系缚人(作者选句，原无垂示)。

野老曰：

牛头马面，曹溪镜现，钟鼓齐鸣，春荣秋竭!老参上坐!显和尚得理不让人，一派讨好卖乖之作，郎当鼓响，因何钟槌寂寂?难不成蛇蛙入冬，深藏畏露?抑或

是莲台崩裂，魂归离恨？可记得？大庾岭上争法衣，那是百花怒放时节？还是溽暑炙人？还是黄叶萧萧？还是冰天雪地？看准了，衣归我，法归你！猜错了，法归我，衣归你！倘使二者不中，嚶嚶！鲁架上断绳，塔尖顶跳舞，可不是表演特技！

行者！钓沉深水，静神以待，两目瞪视，浮筒摇摆；请问：“手酸也未？”切记！莫说“眼花”盖手酸可以放下，眼花并非看破，鱼儿仍在水底自在！

十五日以前不问汝

举：云门垂语云：十五日以前不问汝，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颂古：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维无等匹，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草茸茸，云幂幂，空生岩畔花狼籍，弹指堪悲舜若多，莫动着，动着三十棒。

垂示：声前一句，千圣不传，未曾亲觐，如隔大千；设使向声前辨得，截断天下人舌头，亦未是性燥汉！所以道，天不能盖，地不能载，虚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无佛处独称尊，始较些子。其或未然，于一毫头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纵八横，于法自由自在，信手拈来，无有不是，且道得个什么呢？如此奇特！复云：大众会么？从前汗马无人识，只要重论盖代功！即今事，且致雪窦，公案又作么生？

野老曰：

虚空有性么？诸法有性么？《楞严经》云：“舜若多性可销亡，烁迦罗心无动转”，空性如何销亡？坚固怎能动转？森罗万有，山河大地，以及蓝天白云，无不昭张自己家风！因此，云门道：“日日是好日”。虽然如是，云门为何要起十五前后之分别呢？难不成，云端里坐看明月，透得圆前是缺，圆后也缺？嘿！月上做活计，

毕竟理会得有限!味不见雪窦递出三十棒，叫谁也动弹不得!若不信，跨步门里，保汝眼肿鼻青，也不能到法院告他伤害!何以故?如山顶堕石，任汝头破血流，又能其奈那伊何?怪只怪，脚步像花脚猫，谁叫汝串门子来着?!

行者，时光勿过，犹若白驹过隙，可是，那隙缝中蕴藏了些什么?譬如“意念”，念念之间，失去的，存留的，不能说一片空白；纵然，那急速的刹那，有令人无能为力之感；但是，那今日的，或者说每一个时刻，和已过去的昨日，以及未来的明日；就象是显和尚说的：“徐行踏断流水声，纵观写出飞禽迹”!多少总会留下一丝“狼籍”!

如何?切莫当面错过!虽然，舜若多动弹不得，但烁迦罗可以推转!是么?别说能源缺乏，当知月亮也依赖太阳之光!会么?舍弃今朝此刻，敢日日非是好日!

如何是佛

举：僧问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

颂古：江国春风吹不起，鸂鶒啼在深花里，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岸夜塘水。

垂示：会则途中受用，如龙得水，似虎靠山；不会则世谛流布，羝羊触藩，守株待兔；有时一句，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句，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句，坐断天下人舌头，有时一句，随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别机宜，识休咎，相共证明。若也世谛流布，具一只眼，可以坐断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有时将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时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

且道：凭个什么道理，还委悉么？试举看。

野老曰：

青楼眺月，深闺倚窗，月黯、景凄！蓦地一声夜鹰划过，唏嘘，泪滴！何来一阵儿啼？令人神为之往，情为之逐；那牙牙学语，那朗朗书声，那金铁交鸣，那长安道上，那紫禁城里，那榜檄，那骏骑，那人潮，那贺仪；哦哦！还有那灯红酒绿、声色贪欢；于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有离，有合……

行者！尘囂中的浊，法界中的净，你的一生，是喜浊厌净？抑是喜净厌浊？喂！先别一问即答，想想：那青楼眺月的，那深闺倚窗的，以及那察审不完的过程！与你作了多少答案的资料？否则，无异是“痴人犹戽夜塘水”，那答案，将是鱼水具歿，剩下一堆乌黑的臭泥；结果落个“阴影幢幢”，人我都不安，甚至身在何处？姓咿名咿？全都随那“一句”销声敛迹！

信不？野老道一句：门里一心是闷，门里二心为乱，门里三心是噪，门里……心愈多愈糟，门愈少愈好！喂！转弯抹角的，必竟如何是“佛”？曰：门里无心，心内无门者是！

作贼人心虚

举：翠岩夏末众云：一夏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眉毛在么？保福云：作贼人心虚。长庆云：生也！云门云：关！

颂古：翠岩示徒，千古无对。关字相酬，失钱遭罪。潦倒保福，抑扬难得。嘟嘟翠岩，分明是贼；白圭无玷，谁辨真假？长庆相谮，眉毛生也！

垂示：明镜当台，妍丑自辨，镬■在手，杀活临时；汉去胡来，胡来汉去（此

二句有疑)，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这里，又作么生？若无透关底眼，转身处；到这里，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关底眼？转身处，试举着！

野老曰：

生之秘，不同于鱼之游，灭之道，不同于鱼之歇；犹若会理者，从不理会其理。何以故？鱼无水不生，有水不歇；理能会不巧，会而不理则乖；因此，真镜面前，妍丑悉照，本无妍丑之别，若有，诚心使然，非关镜意。纵然，转身处不离一个“生”字，但那地底的，识心能知多少？亦如天下父母，能识几许儿心女意？故而，云门道一个“关”字，摒弃那有心偷鸡摸狗的，阻挡那胡汉来去，以免门里血腥淋漓，岂不是死活全都顾到么？！

行者，年初一到年三十，至少要度过三百六十四天；而年三十到年初一，却只是一夜之隔，你说，那可是平常稀松的事！其实，你错了！年三十到年初一，同样也至少要度过三百六十四天！为咩？想想。有疑么？野老说，那可是平常稀松的事！不信？转身处，时钟滴答，仍有时间离去时所留下的足音，以及那墙上桌上一页页撕下来的，或者火焚，或者投入垃圾桶里的，不可否认的那三百六十四张，的确是您或他人所亲手撕下来的！

是么？只有转身处，才是透得关底眼！不然，难怪作贼心虚！

如何是赵州

举：僧问赵州：如何是赵州？州云：东门西门，南门北 y、刁。

颂古：句里呈机劈面来，烁迦罗眼绝纤埃，东西南北门相对，无限轮锤击不开。

垂示：恁么恁么，不恁么不恁么，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所以道，若向

上转去，直得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千圣万圣；天下宗师普皆饮气吞声。若向下转去，酖鸡蠹蠓，蠢动含灵，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万仞；倘或不上不下，又作么生商量，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野老曰：

承先启后，问的不是答的，答的不离问的，可不是佛旨祖意，更未教灯烛相传；说什么句里藏机，臆测即乖！其实，只要不往里边寻寻觅觅，像钻牛角尖似的，或者打破沙锅问到底，自然，爬上城楼，仰高俯低，何处不是赵州？又何处没有赵州？！

大德！赵州云：东日西门，南门北门，明明道出门可入可出者，皆是赵州的音容笑貌和步影足迹，为何人们还要绕着圈子团团转？毕竟众生的识心难止？抑或是所谓的“禅意”作祟？难怪黄龙心和尚云：

“穷则变，变则通，这个些字，是祖师坐断天下人舌头处！”

可不是么？天台山里，寒山就是寒山，拾得就是拾得，试想，老来行脚的赵州，又怎能说“如何是？”因此，野老道：有识机变处，不是在转处，罗帐铺棉被，莫稽忘自己。行者！本来可是本来？给您顶门上掀下那只眼，可愿可舍？！

老僧被汝一喝

举：睦州问僧近离什么？僧便喝！州云：老僧被汝一喝；僧又喝。州云：三喝四喝后作么生？僧无语。州便打，云：这掠虚头汉。

颂古：两喝与三喝，作者知机变，若谓骑虎头，二俱成瞎汉；谁瞎汉？拈来天下与人看。

垂示：谁瞎汉，是宾家瞎？是主瞎？莫是宾主一时瞎却？而且，为什么拈来天下与人看？开眼也着，闭眼也着，还有人免得么试举看？！

野老曰：

一喝知冷暖，再喝识寒暑，三喝四喝门面倒却，为咿空头支票满天飞？想当年？那与赚的意念，只求温饱的可怜相！那做贼的，原为一个馒头一块 O；食髓知味，胆子大了！唉！不是骑虎难下，而是不愿意勒马悬崖，甘心做个睁眼的瞎子，梦想成为踞地狮子！

大德！如此这般，跌了下去，可有甦醒的日子？难怪雪窦欲说“拈来天下与人看”！再说，猛虎原本不是驯羊，须尚不可捋，何况是用来做骑？不是么！伸手拍苍蝇，可不是以虎为对象！喂！喝的，穿步大街小巷，切忌林间水边，除非真是个虚头汉！行者！有句无句，落款存据，野老？喝退堂，即使如此结案了也肯么？！

莫说“威——武——”

尽是喧酒糟汉

举：黄檗示众云：汝等诸人，尽是■酒糟汉；恁么行脚，何处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出云：只如诸方匡徒领众，又作么生？檗云：不道无禅，只是无师。

颂古：凛凛孤风不自夸，端居寰海定龙蛇，大中天子曾轻触，三度亲遭弄爪牙。垂示：佛祖大机，全归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闲一句一言，惊群动众，一机一境，打锁敲枷；接向上机，提向上事，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还有知

落处的么?试举看!

野老曰:

看!那蓝天上云移可见风?月明光可灼?还有,那霜露的细语,冰雪的骄矜,以及雨嚎雨泣!别漠不关心,说那只不过是大自然的景象,于不可舍弃的现实,理直气壮的毫不在意,甚至鄙视唾然!

大德! 自然孕育万物,人类来处也未离开自然,尤其是土归土,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四大本空的众生色相;认取了,那来处之来,去处之去,可以现量的归宿,甚至枯荣变化(不是老子的“道法自然”,而是佛法中的“缘聚缘散”的现象与过程。)在在都不离合生散灭。

不是么?黄檗老婆心切,透露了“不道无禅,只是无师”的警句,难不成饥馑时节皆饿夫,真的下田播种的人也绝灭了么?倘如是,过去的天灾人祸,而今应该是疮痍满目,尽是凄凉惨切!又何来现前的你我,广袤的世界,欣欣向荣的景象呢?

大德!佛祖大机,不在言句,唯重体取;君不见,《达摩血脉论》中说:

“道元圆成,不假修证,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是以,大机所在,谁掌谁握?善德有开剖之能,无成就之功;任佛任祖,亦复如是!行者!溪底冒热气,常人辄道是温泉!您说看,别云冷热分明!毕竟大唐国里还有八十尚且行脚的在!

麻三斤

举: 僧问洞山: 如何是佛?山云: 麻三斤。

颂古：金乌急，玉兔速，善应何曾有轻触？展事投机见洞山，跛鳖盲龟入空谷；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长庆陆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咦？

垂示：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范，亦今时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传，为什么？却有许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试举看！

野老曰：

云麻三斤，不是情见识解，不是狗拿耗子；犹若老鼠过街，为什么人人喊打？莫非“犯稼”？如此说来，第一机何在？又道一句“桶底的”！如是转句，岂不是更加玄妙？！呃！粉面不是油头，油头下尽藏粉面！

五祖云：“贱卖担板汉，贴秤麻三斤，千百年滞货，无处着浑身。”大德！您以为是“陈货贱价”，但求脱手么？非也！洞山毕竟非土坑，任天崩地塌，狂风暴雨，却有他的“麻三斤”在！信不？黄河水清，不是漫天山泉溢，也不是冰霜雨雪封；而是那贤圣临浊世，有杀人的刀，也有活人的剑，任他积石如山，也将安祥宁静！

如何是提婆宗

举：僧问巴陵，如何是提婆宗？巴陵云：银碗里盛雪。

颂古：老新开，端的别，解道银碗里盛雪；九十六个应自知，不知却问天边月！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

垂示：云凝大野，遍界不藏，雪覆芦花，难分朕迹；冷处冷如冰雪，细处细如米末，深深处，佛眼难窥，密密处，魔外莫测；举一明三即目止，坐断天下人

舌头，作么生道？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试举看。

野老曰：

血红半边天，有经验者云：“灾难不远”！请问九十六个尽知么？是吉是凶，原本不红却半边天；就像一只烂了的苹果，打表面看，似有诱人涎滴之功，倘若咬一口，纵九十七种也尽知！不是么！毕竟虚幻掩饰不了事实！更何况赤幡之上有青天！

大德！新开院里度寒冬，漫天缤纷白雪，洒落堂前院后，端的院里不落些许么？雪窦名雪，心无雪，为何欲在雪地上偷放一只银碗？难不成胸中如炽，为了那赤幡之下的清风不得，而盛雪浇焰，制造清凉？！其实提婆赤幡，插在无边法海之中；水蓝，天蓝，心蓝，任赤也是贫！再说，浩海容万物，海仍旧是海，可有令行者耽心的时刻？因此，野老于“蓝”之下逍遥自在，一会儿船游芦花丛中，一会儿穿梭冰天雪地，偶尔瞥见点点幡影，那也是乍现忽隐。

如何是一代时教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时教？云门云：对一说！

颂古：对一说，太孤绝，无孔铁锤重下契，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骊龙拗角折，别别！韵阳老人得一橛。

垂示：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是今时之枢要；且道！如今那个是杀人刀？活人剑？试举看。

野老曰：

时空之迁化，事理之混肴，那深海底的，那别有天的，那地层下的，那物欲

包裹的……何者不是杀活兼备?看似头顶脚踏没有不是之处，其实，巨海滔天，风云变色，如入棺木，烦恼其中，自作自受而不觉得!基于时教之所显，不是佛头寻踪觅迹，也不是祖前侍奉晨昏，而是天南地北本相隔，蓦地显现“一句”真言，呈置于能所停当的中间；所以悟老野老心合，同道时节因缘!

大德!长安道上尘扬马嚣，可有你的踪迹在?一鞭挥响，驷马争前，可是奔的群趋方向?悟老有句：“粉身碎骨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野老也多一句嘴：“黄尘尽处非奇特，现前劳累有分明。”大德!来程去路，滴水不留，毕竟如何是一代时教?哈!倘你放缰勒马，则蹄下已蹈陷阱!会么?!

不是目前机

举：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如何?云门云：倒一说。

颂古：倒一说，分一节，同死同生为君诀，八万四千非凤毛，三十二人入虎穴，别别!扰扰匆匆水里月。

垂示：道无横径，立者孤危，法非见闻，言思回绝；若能透过棘林，解开佛祖缚，得个稳密田地，诸天捧花无路，外道潜窥无门；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说而未尝说，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机，用杀活之剑，直饶恁么更须知有建化门中，一手抬，一手搦，犹较些子、若是本份事上，且得没交涉!作么生是本份事?试举看。

野老曰：

牙齿咬舌头，硬软原本分明，问的在花丛草里捕蜂蝶，答的赶紧递上一个网子；看起来，有似波摧船进；其实，衙门里的棒子，只讨不偿，净赚无赔!所以，

古人说：“答在问里，问在答处。”一字一句，全部清楚无烂！

大德！刀之用在人，刀之性无罪，所以，古人透点消息，叫后学抓住那“同生同死”的诀窍，切忌为塘底里的，而搅混了沉静的水面；有道是：揭开疮疤流血，只为欲知一个端的，却忽略了瓜熟蒂自落的自然法则。因此，野老唯恐投水的寻觅石，任性撒一把泥；搅浊一池湛然碧水事小，沾污了明洁月色事大；故而，化了一个时辰，在池塘边堆了一堆白石子，以供有心人消闲遣意！

大德！石子不圆水波圆，石子水波乱了月，斟酌了！莫乱投石。

学人啐，请师啄

举：僧问镜清：学人啐，请师啄。清云：还得活也无？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里汉！

颂古：古佛有家风，对扬遭贬剥，子母不相知，是谁同啐啄？啄觉犹在壳，犹在壳，重遭扑，天下衲僧徒名邈。

垂示：斩钉截铁，始可为本份宗师，避箭畏刀，焉能为通方作者？针扎不入处，则且置，白浪滔天时如何？试举看：

野老曰：

啐弱啄强，于师不是师威，啐强啄弱，于徒犹若逆子；看那奶妈的心情，瞧那后娘的面孔！嘿，唉之间，莫将常情断理，也不是常理量情；当知骄阳照大地，自种种感受不同，若慈之温暖，若严之酷竣，如山之泉，如山之洪……唯结果的缘起是问题的答案，不是问题的过程，如数之和！因此，啐啄的不是消息，脱困的才是因之果。

大德!泥入水则散，洋灰水则凝，镜清只因镜中无垢，不识埃尘可以蒙羞；要不，为何扬弃了壳外的，任它自生自灭?!雪窦透澈个中消息，不惜鼻孔朝天，指尖落地，来个鹞子翻身，落脚岳阳楼上，环目洞庭，将识神尽藏万顷碧波之中，抓泥弄灰，也不稍事烦厌!是以，古佛有家风，原只为一个无明的种子在千变万化，故而道出为一大事因缘，来此娑婆世界憾楞罹一番。

喂!如何又是一大事因缘?野老拾佛牙慧，但说一句：“法尔如是”，记取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不是他的，他的总归与我无份!大德呀!你有多少?切莫耽在啐啄里!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举：僧问香林：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香林云：坐久成劳。

颂古：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却笼头卸角驮，左转右转随后来，柴胡要打刘铁磨。

垂示：坐久成劳，若恁么会得，左转右转随后来也!且道雪窦如此颂出，意作么生?无事好，试请举看。

野老曰：

凡情圣解，犹若吹绉一池春水；花树下，拥云寻梦，醉眼忙于蜂飞蝶舞，沉浸在香氤郁氲之中，忘了三月杜鹃，泪洒青山绿水的一片血红!飘渺的那风踪雨迹，也洗涤不尽漫天遍野的无边哀痕!尤怨隐于天籁，自在坦露自然，情解些什么?孰凡?孰圣?

大德!置身此流畔，撕下片片花瓣，投于潺潺水流，所寄何情?情寄也未?流水无情，犹若绿衣使者，毕竟不同于受信人的感受；是以，东逝如此，西来亦如此，

有似仨岔路口，十字街头的警伯，车来车往，任你事紧心急，也得顺序次第，规矩执法!嘿!一个两个千万个，究竟是何者来?!居何意?!野老不禁唱言道：

“斑马线上行人好，携儿带女扶耄老，急也莫跑!急也莫跑!”

会得么?别在交通上打转!因为，蓝天下，尚有鸟形无算，海底里，水族无穷；怎也八杆子挨不上行点儿!

参!莫思量，思量如风吹火。

百年后所须何物

举：肃宗皇帝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国师云：与老僧作个无缝塔。帝曰：请师塔样?国师良久云：会么?帝云：不会! 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谳此事，请诏问之。国师迁化后，帝诏耽源问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雪窦着语云：独掌不浪鸣，中有黄金充一国。又云：山形拄杖子，无影树不合同船。又云：海宴河清，琉璃殿上无知识。又云：拈了也!

颂古：无缝塔，见还难，澄潭不许苍龙蟠；层落落，影团团，千古万古与人看。

垂示：一尘举，大地收，一花开，世界起，只如尘未举，花未开时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斩一汨一丝，一斩一切斩；如染一汨一丝，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将葛藤切断，运出自己家珍，高低普应，前后无差，各各现成；倘或未然，看取下文。

野老曰：

老老大大，要去就去，却给后人留下一些麻烦；难怪耽源要说“湘之南，潭之北”！倘若当时皇帝问咱野老，咱必定搬只大西瓜，放在皇帝面前说：“哩！东家的，正是老僧所须之物”！话虽如此，用眼的行者大德，千万别作极乐世界会取！那样，窦老的拄杖，与您三十大棍，可就是咱野老的罪过了！

大德！先莫在无缝塔外绕圈子，无缝就是无缝，难得趁隙而钻的机会，别费心思和精力了；最要紧的是如何能得海宴河清，否则，忠国师遁踪，皇帝老子想造个无缝塔也是多余！湘南潭北，更是无处找坟场！有道是塔有塔处，坟有穴处，火里水里，仍然是个去处！

咄！知会了也未？腮边嘴角，觅个澄潭，毕竟佛不是祖！塔造无边，湘南潭北，其实了无交涉，着急什么来者？雕塑木刻，认取石头的生缘，无缝塔即在眼前！放过么？喝！

只竖一指

举：俱胝和尚凡有所问，只竖一指。

颂古：对扬深爱老俱胝，宇宙空来更有谁？曾向沧溟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

垂示：堆山积岳，撞墙磕壁，伫思停机，一场苦屈；或有汉出来掀翻大海，踢倒须弥，喝散白云，打破虚空；直向一机一境，坐断天下人舌头，无尔近傍处；且道从上来，是什么人曾恁么？试举看：

野老曰：

俱胝一指，虽然道出了太多消息，可是，指归指，众生归众生，消息归消息，

就象是浩海中一根浪木，它毕竟给与了人类一些什么？是救命物？是启示物？抑或是养命物？海涛凶涌，微波荡漾，而浮木仍归是浮木，波起浪沉，若非有心人，有谁识得其间消息？！如日亏月盈，寒暑更替，若非有心人，有谁体取其中意境？！

大德！姑苏城外响起的钟声，而听闻的人，往往陶然于那份寒山古刹，超尘脱俗的幽静里；很少有人为之警，为之悟，为之积极！就象是眼前囚赴刑，为之叹惜喟然以外，有几人设想到：“他倘若，就是自己？”将会如何？如何？！或者是：“他为什么这样？”或疑，或思，或感，或觉；就象是俱胝和尚的“指”！大德！山高路远，崎岖坎坷，那竖起的一指，是桥？是梯？是拄杖？是绳索？千句万句，道什么皆得，切忌说“是一指禅”！因为禅只是一个圆，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像。肯么？透得么？两目不投指，余光揽内情，启合随君意，凝窥最伤神！任它去，当面错，生染着，拖尸祸！咂！竖指的是谁？俱胝、俱胝！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举：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禅板与翠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牙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济云：与我过蒲团来。牙取蒲团过与临济，济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西来意。

颂古：龙牙山里龙无眼，死水何曾振古风，禅板蒲团不能用，只应分付与卢公。

垂示：这老汉，也未得剿绝，复成一偈颂：卢公付了亦何凭，坐倚休将继祖灯，堪对暮云归未合，远山无限碧层层。

野老曰：

一片木头，一把稻草，皆是引火之物；龙牙败坏，忘却火种，自然不得炎焰冲天！纵然翠微宫里传出消息，临济堂上竖起幢幡，也比不上杏花村的迎风招子！难怪雪窦抬出来那个在大庾岭险些被杀，失了衣信的卢行者。咿呀！可不？船靠舵，舵赖木，人把舵；运气好的话，风顺水顺，木头稻草，尽都付给孔明，曹孟德的箭才有落脚处！

大德！看那浅酌慢饮的，杏花村的也好！江河面上的也好！他有他的，我有我的，你有你的；倘若能在乱军之中心平气和，那末，三十三天之上，也用不着西来东去的了！就象是猴儿洞里觅果实，说不定那隐密的穴臼之中，蕴藏了希世，陈年，醇厚的果子露哩！

不肯么？以为“酒”话连篇，说的不耽心脸红？其实就是脖子粗些也不打紧；最要者，千万不可眼红鼻息重！因为，宫里堂上，板起蒲团落，全都停留在嵩岳少室之中！

莲花未出水时如何

举：僧问智、门：“莲花未出水时如何？”智门云：“莲花！”僧云：“出水后如何？”门云：“荷叶！”

颂古：莲花荷叶报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时；江北江南问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垂示：建法幢，立宗旨，锦上铺花，脱笼头，卸角驮；太平时节或若辨得格外局，举一明三，其或未然，依旧伏听处分。

野老曰：

香林无垢土，只为林掩臭，舍却王老师，狐疑悟不了!事实上，如果在莲花荷叶上绕圈子，纵然有王老师在，也是无可奈何!君不见雪窦丢下的言句：“出水何如未出时”的消息么?!知父子女明，见好收好，为何一定要泡在玄妙陷阱里，不得平稳!

大德!污泥中的莲花璨烂而洁净，污泥中却原本就无莲花，谈出水时当然是玄，论未出水时自然更妙!所以，野老来个放水挖泥的笨法子，免得多少人被泥与水迷惑了去!然虽如是，毕竟智门意在何处?野老无能，知花、知水、知叶、知泥、却不识出水与未出水的时节。

行者!知多少?别问王老师!

南山有一条鳖鼻蛇

举：雪峰示众云：“南山有一条鳖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长庆云：“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有僧举似玄沙，玄沙备云：“须是稜兄始得；虽然如此，我即不恁么!”僧云：“和尚作么生?”玄沙云：“用南山作么?’’云门以拄杖，撞向雪峰面前，作怕势。

颂古：象骨岩高人不到，到者须是弄蛇手，稜师备师不奈何，丧身失命有多少?韶阳知，重废草，南北东西无处讨；忽然突出拄杖头，抛对雪峰大张口；大张口兮同闪电，剔起眉毛还不见，如今藏在乳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师高声喝云：“看脚下!”

垂示：大方无外，细若邻虚，擒纵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缚，直须削迹吞声，人人坐断要津，个个壁立千仞，且道是什么人境界?试举看：

野老曰：

来路已过去，远处是未来，漫漫行程，回顾与前瞻，均非保身救命之举；最要者，眼前到了什么地步，可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否则，起步停步之间，将会丧身失命而不知觉；因此，雪窦慈喝，叫人留心脚下。

大德！别以为脚下真有什么螫鼻蛇，理当心平，意净，识安祥；舍了过去，施了未来，抓住每一可贵的现在！绝非是；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而忘却了眼前的事实。座下可还记得雪峰鳌山成道之颂偈？峰云：

人生倏忽暂须臾，浮世那能得久居，
山岭才登三十二，入闽早是四旬余，
他非不用频频举，已过应须旋旋除，
奉报满朝朱紫贵，阎王不怕佩金鱼。

大德！云门的一根拄杖，大小雪峰失色，岂不是道出了立地的窍门！更何况，弄蛇原为玩蛇事，人前现眼已无功！参看。

只这里便是妙峰顶

举：保福长庆游山次，福以手指云：“只这里便是妙峰顶。”庆云：“是则是，可惜许。”雪窦着语云：“今日共这汉游山，图个什么？”复云：“百千年后道无，只是少。”后举似镜清，清云：“若不是孙公，便见髑髅遍野！”

颂古：妙峰孤顶草离离，拈得分明付与谁？不是孙公辨端的，髑髅着地几人知？！

垂示：玉将火试，金将石试，剑将毛试，水将杖试；至于衲僧门下，一言一句，一机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见深浅，要见向背，且道将什么？请举看。

野老曰：

海底火山冒烟，可以破水而喷，平地乍然浮丘，不只漠原造就；看天高气爽时节，那一座座云山堆砌，根在哪里？形相万变！大德！您可拈得？！所谓见自不见，闻自不闻，起心动念处，究竟分付与谁？经云：“森罗万有，一法之所印！”有入处么？还是泥泞粘脚，无水待干自落？！

行者！西语胡说，有一半被埋殁在会家子的对手里，您说！另一半是些什么货色？善财七参德云，却相见别峰上；德云山下无迹，别峰上，何来僧迹？哦哦！难怪保福云：“只这里便是妙峰顶！”大德！体取了也未？识得，顶上风景宜入！不识，峰间凄凉颜色！看。

老牯牛，汝来也

举：刘铁磨到汾山，山云：“老牯牛，汝来也！”磨云：“来日台山大会斋，和尚还去么？”伪山放身卧，磨便出去。

颂古：曾骑铁马入重城，下传闻六国清，犹握金鞭问归客，夜深谁共御街行？！

垂示：高高峰顶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觑不见；直饶眼似流星，机如掣电，未免灵龟曳尾，到这里合作么生？试举看。

野老曰：

嚶！金鞭，铁马，重城，俨然大老爷打道回府！可是威武出巡？还是狩猎归来？跨下随行背湿，座骑蹄浸泥泞，似是长途跋涉，更像败将回程，也有些师奏凯！不免令人疑的是归客伴君，为何如此寂寞冷清？难不成汾山的那只老牯牛，等不及五百年的辰光，已先向山下投胎去了！

大德!台山会斋，铁磨捎信，洩山耍宝，牯牛蜕皮；五百年之大会，洩山不会舍近求远，铁磨机锋峭峻，卓庵转身句，不是投在无事甲里，怎的是冰消雪解？因此，黄澄澄的，踢答答的，四四方方，只是画个谱儿，涂点颜色，叫人看来顺眼罢了!骨子里，心不相应，意不，相应，识不相应；所以，洩山放身卧下，铁磨悄然离去，结束了这场■罗!

然而，行者大德!您可也是歇处休?!

古人到这里

举：莲花峰庵主，拈拄杖示众云：“古人到这里，为什么不肯住？”众无语。自代云：“为他路途不得力。”复云：“毕竟如何？”又自代云：“榔标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颂古：眼里尘沙耳里土，千峰万峰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处去？

垂示：机不离位，堕在毒海，语不惊群，陷于流俗；忽若击石，火里别缁素，闪电光中辨杀活；可以坐断四方，壁立千仞，还知有恁么时节么?试举看。

野老曰：

古人凿个圆孔，递给后人一根方木，真叫人接下?还是不接?看起来，就象是《六祖坛经》里的“自性”；从头到尾，翻、诵、研、查，任你本事通天，也找不出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答案。是能大师故弄玄虚?抑或是能大师根本就是胡说?!

大德!禅须从自性中流出(不是心)，犹若试场上应考，问题总归是问题，答案

在何处?那就得看您受考前，所学时的过程如何了!也就是说，如果能认识问题的症结，分析每一个过程；那末，理想的答案，正是问题的起始；所以说：禅的法要不是奇玄密奥。

信不?古人的圆孔，绝对可以放进那根方木；倘若不信，老野借给您一把匕首!

如何是奇特事

举：僧问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独坐大雄峰。”僧礼拜，丈便打。

颂古：祖域交驰天马驹，化门舒卷不同途，电光石火从机变，堪笑人来捋虎须。

垂示：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纷纷，流水茫茫，闪电之机，眼前是什么?剔起眉毛何处去?试参详看。

野老曰：

钟鼓齐鸣无声韵，云淡风轻有雨踪，看脑里泥泞四溢，却不见鬼哭神嚎!桥底下，流水落花是时光摧残的遗迹。嘿!西天暮色剩余霞，我这里，瓮干瓶尽，倘若想饮一杯，何妨与百丈登峰度夜，饱管您头重脚轻。

大德!颜色原无黑，是黑始见真，座下若想识得百丈的无情棒，必先仰首不见天日；黄昏里如五祖忍大师多嘴，刚好您又是耳聋目盲的伙计!可不么?见多识广，经验老到者的面前，您敢说您有余地赢取仟点别人的!那时候，恐怕您自己的一丝丝灵智，也为对方的一份妩媚所惑，很可能钻进烂泥堆里去寻找圣洁的莲花!

否认么!当知百丈千尺，怀海有浪，往何处去问取奇特?!

树凋叶落时如何

举：僧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云门云：“体露金风。”

颂古：局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簇辽空；大野兮凉飏飒飒，长天兮疏雨蒙蒙。君不见少林久坐归，客熊静依耳一丛丛。

垂示：问一答十，举一明三，见兔放鹰，因风吹火；不惜眉毛则且置，只如入虎穴时如何?试举看!

野老曰：

深山草寮茅盖，地上门前无径，溪涧瀑布干涸，枯树半天鸦啼；然而，茅蓬内，蒲团坐上老僧，却是天高气爽，白云蓝天，和那漫山无声天籁!

大德!人间世，能见的，可信的，得闻的，和那多少自以为是的!您?体取了多少?察知了多少?觉悟了多少?雪老人的大野长天，不指向少室壁观，却静依熊耳石佛；您说：这毕竟是何境界?!

禅，不是去浊留净，不是舍有求无，不是弃相存空，不是制造虚幻；而是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所谓不事无端甲里!古人有句!不是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因此，云门说：树凋叶落，必然体露金风!

行者大德!闻言之，东篱菊开也未?!

从上诸圣

举：南泉参百丈涅槃和尚，丈问：“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么?”泉

云：“有!”丈云：“作么生是不为人说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说了也!”泉云：“某甲只恁么，和尚作么生?”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知有说不说?”泉云：“某甲不会!”丈云：“我不为尔说了也!”

颂古：祖佛从来不为人，衲僧今古竞头走，明镜当台列像殊，南面看北斗；
柄斗垂无处，咽，拈得鼻孔失却口。

垂示：鱼行水浊，鸟飞毛落，明辨主宾，洞分缁素；直似当台明镜，掌内明珠，汉现胡来，声彰色显，且道为什么如此?试举看：

野老曰：

华岩取自龙宫，宫里是人非人?舍此撇开一边，且说镜中是咿?道一句光芒四射，唱一声暗无天日；请问：“如何是光?又如何是黑?”南泉欺人在先，百丈逗人无算，说什么：“法、心、佛、物”尽都来个否定之辞，当真禅在否定里?哈!野老生就野性，常问自己是何人!结果，大半辈子的探讨，到如今，仅捏住一块随缘变色的顽石!

大德!此石非钻，却内蕴光泽；此石不凡，却外表平淡无奇，依您说!月球上矿石无价，那可是“禅”的象征?!因此，达摩之师验珠，来个通身是眼，结果东土遭殃，留下如今这些垃圾，害苦了多少吃饭不煮米的人!

为什么?只为一味南面望北斗，手中失去了把柄，任管天旋地转也奈何不得!如何?!声彰色显，眼底无人，试道一句看!

劫火洞然

举：僧问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这个坏不坏?”隋云：“坏!”

僧云：“恁么则随他去也!”隋云：“随他去!”

颂古：劫火光中立问端，衲僧犹滞两重关，可怜一句随他语，万里区区独往还。

垂示：了然无别法，谁道印南能?一句随他语，千山走衲僧；蛩寒鸣砌叶，鬼夜礼龕灯，吟罢孤窗外，徘徊恨不胜。

野老曰：

随他去，道贫人贫皆不顾，一堆骷髅埋土屋；狼掏狗掘，鹰分孤裂，绝，绝，绝!倘若心死，意灭，识如月，隋和尚亲近六十位知识的辰光，则心起，意动，识分别，在随他去的刹土中；将可谓法印南北，通体爽朗明洁!

大德!阳焰无意，众生自起分别；因而，有的受益，有的受损，有的无动于衷!行者!脚踏大地，头顶青天，你所感受的是足烧首热?还是通体舒畅?切忌回话野老：

“随他去!”

承闻和尚亲见南泉

举：僧问赵州：“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州云：“镇州出大萝卜头!”

颂古：镇州出大萝卜，天下衲僧取则，只知自古至今，争辨鹄白乌黑，贼贼!衲僧鼻孔曾拈得。

垂示：贼贼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诸佛也是贼，历代祖师也是贼，善能作贼换人眼睛，不犯手脚，独许赵州，且道什么处是赵州善做贼处?!

野老曰：

一声春雷暴响，理应该世惊俗，大地森罗万有，；顿然甦醒过来；然而，镇州集场，人燥马嘶，鸡啼狗吠，大伙只是在争看一只大萝卜头!洵然，少妇死夫，掩不住一副可怜相。

大德!大萝卜头且置，毕竟悟禅师所谓“衲僧鼻孔曾拈得”!试道他拈得了些什么?若尔取他极则，你的鼻孔可谓朝天了!若尔只辨鹄白乌黑，你将是个头下脚上的怪物!行者!贼计诡诈，盗心可怕，阴谋者最讨人欢心，千万别说：“都不喜欢，都无所谓!”君不见赵州是个“善贼”么?此事天下人皆知，你不会满嘴大萝卜，开不得嘴巴!

麻谷持锡到章敬

举：麻谷持锡到章敬，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窦着语云：“错!”麻谷又到南泉绕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雪窦着语云：“错!”麻谷当时云：“章敬道是，和尚为什么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

颂古：此错彼错，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风高十二门，门门有路空萧索；非萧索，作者好求无病药。

垂示：动则影现，觉则冰生，其或不动不觉，不免入野狐窟里；透得彻，信得及，无丝毫障翳；如龙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砾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评论什么边事?试举看。

野老曰：

禅床三匝，不是法门，振锡一下，并未透关，卓然而立，无可取处；因此，南泉道：“此是风力所转，终成败坏。”此之前，永嘉参六祖惠能大师，同样绕

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而六祖却道：

“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

由此可知，能为风力所转，终成败坏，何况娑婆世界，尚有为风力所转而肉眼所不能见者，同样败坏无遗；是以“大我慢”只是自以为是，无有奇特处；古人行参，遍访丛林，禅门宗师强调，知识有知识德，参学有参学眼，彼此藏灵不得，去留全在工夫！

大德！认取的是什么？是“此错？”抑是“彼错？”；是“章敬的”？还是“南泉的”？亦或是“雪窦的”？倘若座下拈得起，甩不掉，则本份事许你喝茶歇脚去！不然，犹若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总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行者上座！是什么？切记莫说什么也不是！那样，高山泻瀑，只能供人欣赏，徒增眼花缭乱，不仅自己无益，更扰了别人的清净！然虽如是，毕竟来僧过在何处？行者！野老透点消息，曰：

“刀不是剑，剑可以刀！”

如何是佛法大意

举：定上座问临济：“如何是佛法大意？”济下禅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定伫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

颂古：断际全机继后踪，持来何必在从容，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

垂示：十方坐断，千眼顿开，一句截流，万机寝削，还有同死同生底么？现成公案，打叠不下，古人葛藤，试请举看。

野老曰：

单刀一把，不是羽公独门兵器，临济这个老汉，直来直去，一手遮住了半边天；剩下一个“傍僧”也值得为定上座投以巨灵，岂非是贪心不足么？！若欲黄河后浪推前浪，必也得像长江般清澈可爱；否则，禅床底下火熄灭，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就象是水竭苗枯，绝了。

大德！这且止，现成公案，玩儿半天，试道“如何是佛法大意？”难不成正如雪窦所说：“巨灵抬手无多子，分破华山千万重！”定上座满腹疑情，只因临济一掌，便得冰消瓦解，落个伶俐干净？行者！可不是么！漫天风沙，不见天日，蓦然风止沙坠，定必阳光依旧，这该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那所谓的“蓦然”是什么？何来何去？境相如何？倘使座下有意寻个根底，得个答案；那末，野老有句反词：“为何风沙漫天？”举凡一个问题的发生，不在答案的揣测，而是那“必然的”过程！

行者！会也未？切忌在分析，研究，演绎，归纳上做活计；那会是吃力不讨好的行径，甚而至，还会害人害自己！试参看。

弟子恁么来

举：陈操尚书看资福，福见来，便画一圆相。操云：“弟子恁么来，早是不着便，何况更画一圆相？”福便掩却方丈门。雪窦云：“陈操只具一只眼”。

颂古：团团珠绕玉珊珊，马载驴驼上铁船，分付海山无事客，钓鳌时下一圈挛。雪窦复云：“下天衲僧跳不出”！

垂示：东西不辨，南北不分，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还道伊瞌睡么?!有时眼似流星，还道伊惺惺么?!有时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无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个里透得，始知落处!方知古人恁么不恁么?且道是什么时节?试举看。

野老曰：

好个资福和尚，开饭店却畏人肚皮大，真没来由!幸亏陈氏只操当尚书，倘若是个位极权臣，将是个唱独脚戏的老倌!可惜野老当时不在场，否则，早就一把“无明”火，烧他个片瓦无存!看他资福的圈子有多大，多圆?!

大德!是资福错了?座下可别忘了，福老乃汾阳门下之尊宿!是陈操有过?也不!因为操公解自检点!如是说，又将如何?!汾阳家风，乃以圆相著称，座下倘能顶门具只眼，定能不为侷限束缚;何以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禅行者上承六祖，总该记得：“应无所住”这句经文;多少人，便是为此文句而落空亡，丧却了一生大好时光，还沾沾自喜，已为步入了圣贤境界;殊不知来生何处?轮回苦无期，诚如佛陀所说：“可怜悯者”!

行者!经文无过，罪在受持者!盖“应无所住”之后，尚有“而生其心”也!断章取义，不啻自掘自焚，洵乃行修学者之大忌!然虽如是，毕竟欲生什么“心”使得?请速道!莫思量，思量即乖!犹若资福的圆相，座下当自检点!

近离什么处

举：仰山问僧：“近离什么处?”僧云：“庐山。”山云：“曾游五老峰么?”僧云：“不曾到。”山云：“阇黎不曾游山。”云门云：“此语皆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野老却谓：“不虚斯行!”

颂古：出草入草，谁解寻讨，白云重重，红日呆呆;左顾无瑕，右盼已老，

君不见，寒山子，行太早；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垂示：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到这里，如痴似兀，方见此公案；若不到这田地，只在语言中走，有甚了日?!

野老曰：

人是在藉根而生，依尘而活，如果断根除尘，要那镜子何用?犹若云无日不显，日无云孤独，所谓太虚之彰隐，又从何说起?!是以，来自庐山，不曾到五老峰，又何曾游山来着?!虽然庐山面目难寻，但，有个来处，理应识取宗旨，既然未曾到，早该往回路上走，微幸仰山婆心，道出“不曾游山”之句；因此，野老说“不虚斯行”。

大德!从前有僧问临济：“石室(善道)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济云：“没溺深坑，法眼圆成实性。”有颂曰：

理极忘情调如何有喻齐

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

果熟兼猿重山长似路迷

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

善道遭沙汰后，虽然不复为僧，但内里宗旨如旧，心性工夫不失；不像来自庐山的汉，居然连五老峰也错过了!行者!正行精进，如履薄冰，稍一不慎，将只有死路一条，徒然青菜豆腐，尝尽苦辛，划算不来的哩!是以，野老度过甲子，至今仍是战竞不已!唯恐两眼一瞪，一口气断了，连葬身五老峰下的份儿也没有；那时，洵然，即使想哭，也将无泪，也将无泪!

近离什么处

举：文殊问无着：“近离什么处？”无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众？”着云：“或三百，或五百。”无着问文殊：“此间如何住持？”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混杂。”着云：“多少众？”殊云：“前三三，后三三。”

颂古：千峰盘屈色如蓝，谁谓文殊是对谈？堪笑清凉多少众，前三三与后三三。

垂示：定龙蛇，分玉石，别缁素，决犹豫；若不是顶门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当头蹉过。只如今，见闻不昧，声色纯真，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这里作么生辨？！

野老曰：

菩萨境界，如笑里藏刀，凡俗意念，若刀口涂毒，刀锋利，毒剧烈；沾上了，丧失身命，拈得者，犯人身命；处此田地，当如何是好？取舍皆错，如蚊虫咬铁馒头，苦也！记得曹溪谒祖时，虚云老和尚山头接僧，随手摘了一根竹枝，蓦然道：

“此不是竹？”

“是。”

“为何节节连枝？”

“树枝因何无节。”

“不是竹。”

“是什么？”

“警策!”

“警策什么人?”

“众生之生死。”

“不是!”

“娑婆界。”

“多少?”

“清凉山可曾游?”

“前三三，后三三!”

“是多少?”

“大智文殊广无边!” “此竹有用了!”

佛法如何住持原不是问题，法筵上多少众也不是问题，问题是浩瀚宇寰，芸芸众生，为何不识“节”!

大德!文殊境界，智慧如海，在境上绕圈子，无异目探日相;因此，要知佛法如何住持，法筵上多少众，其中心主旨，在“节”的眼上。行者上座!如何是节的眼?速道!速道!莫说三三前后!

和尚什么处去来

举：长沙一日游山，归至门首，首座问：“和尚什么处去来?”沙云：“游山来!”首座云：“到什么处来?”沙云：“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云：“大似春意!”沙云：“也胜秋露滴芙蓉!”雪窦云：“谢答话!”野老云：“星月

无心逗有情!”

颂古：大地绝纤埃，何人眼不开?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鹤翘寒木，狂猿啸古台，长沙无限意。(何须问去来?!野老接句，原录上无，充葛藤语。)

垂示：(原录无，野老自作主张。)赵州有句云：鸡鸣丑，愁见起来还漏逗，裙子褊衫个也无，袈裟形相(影里)些些有，袖无裆，裤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本为修行利济人，谁知翻成不唧溜。

野老曰：

大寮打转，净房去来，总归不是通床铺上客；唯有那，柴房举斧，田园馭犁的汉子，可以与百丈怀海为伍!虽然如是，毕竟谁是见着朝霞暮色底人?!谁又不是常伴曙色黄昏的客?!禅和子固虽不舍古人牙慧，却也常剔古人牙垢!因此，山林生活，不一定都效那刀耕火种!或者是沉沦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作务法事中!

大德!行脚参方，不是游山玩水，不是攀缘打混；所讲求的是辛苦历练，去迷解惑，使得云空绝迹，月影当头，得住清凉世界!不然，何异长年乞者，浪迹江湖，终究是个餐残宿露的叫化子!

肯么?别说何者是禅，何者不是!座下可记得古人的“云在青天水在瓶”公案，那意境你说是禅?不是?咦!瓶中无水?观音无德!青天无云，法雨何来?是故，水具功德，雨适时节，始得饶益众生!

三界无法

举：盘山垂语云：“三界无法，何处求心?”

颂古：三界无法，何处求心，白云为盖，流泉作琴；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

垂示：掣电之机，徒劳伫思，当空霹雳，掩耳难谐；脑门上播红旗，耳背后轮双剑，若不是眼辨手亲，争能构得？有般底，低头伫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髅前见鬼无数！且道不落意根，不抱得失，忽有个恁么举觉(着)，作么生只对？试举看：(举觉似应为与举)

野老曰：

荷塘莲艷有污泥，莲藕皎白藏泥里，三界无法无无法，处处有心处处心；莲与藕本洁，泥与土有污，洁与污原为因缘聚合，实无洁无污之根本，皆森罗中之色法也！不着是色，起染为心，色不染是空，心不起为寂；任它三界如何？只在心生心灭！所以经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大德！有为之法，犹若云飞电闪，无为之法，有似虚空湛然；情识众生，念生念灭，无不是有所而为之法，惟独有所而不为，才是无为之真实义？然虽如是，盘山的三界无法，何处求心，毕竟作么生？嘻！长途跋涉，不免翻山越岭！倘使问翻山越岭意旨，必定先晓为何长途跋涉！如何？复听偈言：

白云深处水连天

无有边际近眼前

有心捕捉无能耐

此身依旧住大千

祖师心印

举：风穴在郢州衙内，上堂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时有卢陂长老出问：“某甲有铁牛之机，讲师不搭印。”穴云：“惯钓鲸鲵登巨浸，却嗟蛙步辗泥沙。”陂伫思，穴喝云：“长老何进语?!”陂拟议，穴打一拂子，穴云：“还记得话头么?试举看。”陂拟开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与王法一般。”穴云：“见个什么道理?”牧主云：“当断不断，反遭其乱。”穴便下座。

颂古：梟!擒得卢陂跨铁牛，三玄戈甲未轻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垂示：若论渐也，返常合道，闹市里七纵八横。若论顿也，不留踪迹，千圣亦摸索不着；倘或不立顿渐，又作么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正恁么时，谁是作者?试举看：

野老曰：

石人跨木马，猢猻骑铁牛，欲奔长安去，损耗好春秋!五代离乱，郢州牧主虽然有心，亦只有徒叹奈何!风穴为时空所逼，扬拂抖拂，毕竟扫不去陂老尘垢覆心，依旧徘徊蹦跳戏耍之中；任他穷思竭智，铁牛仍立原地，不能移步长安!因此，野老贬他一个猢猻绰号；虽然其名不雅，却也名符其实!

大德!石人与猢猻，木马与铁牛，可以说动静分明；然而，禅的世界里，皆为祸患罪藪，无有是处；犹若湛净太虚，为尘所染，而生无量分别世界。于此诸般世界中，导引无边众生而起心动念；由是，诸法生，诸法住，诸法与众生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成就为现象世界，掩歿太虚的本来面目!然虽如是，毕竟风穴所问：

“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野老谓：“谁不去?谁不住?”所谓“头出

机对”，不然，娘不识儿不舍奶，儿不识娘认奶是；无关印是，不印是！

赞同么？寒潭垂钓，不在钓饵，澄浸之下，潭中可有鱼踪！如何？试参看！锅釜齐备，七事不虞，等候座下的消息！

如何是清净法身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去：“花药栏！”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

颂古：花药栏，莫颠预，星在秤兮不在盘；便恁么，太无端，金毛狮子大家看。

垂示：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谛流布底，如猿在槛。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欲锻百炼精金，须是作家炉■；且道大用现前底，将什么试验？！

野老曰：

清净法身有疑，可识尘俗浊身？佛具法报化三身，何独单提清净？莫非圆满的，变化的，尽皆泥泞沾手？辱了什么？染了什么？若是！则浊世之身早已不浊，真如自性，早已显现当前！若不是！清净之说，又作么生道？！君应知，毗卢遮那佛两手无物，两肩无担，且问：纵花药需栏，亦无从建立！

大德！您能么？如能！只是个惜花底人！如不能，何妨荷锄整地，先做个种花底人！不然，既不识花，复不惜花，围花无益，建栏无由！倒不如天桥底下看热闹，诸般都得自由！您说是吗？！莫肯定！玄沙尚有“脓滴滴地”！知么？别已为谁在“患疮”！百丈有言：“森罗万有，一切语言，皆转归自己”；千万记得，华藏法界，不是

一只金毛狮子可以概论的！因为，则天帝，太宗帝，毕竟不同于一般男女。所谓转辘辘，投向活泼泼，稍涉思议，无不是露乖现丑！是以，野老道：

关山路遥，须是千里名驹！

海天辽阔，不难不一步遨游！

嘿！乘载输运，打住吧！前途茫茫！

天地与我同根

举：陆亘大夫，与南泉语话次，陆云：“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特。”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

颂古：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霜天月落夜将半，谁共澄潭照影寒！

垂示：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么有么？黠儿落节；直饶七纵八横，不免穿化鼻孔。且道■诃在什么处？试举看：

野老曰：

天地是界，万物是色，皆为客尘缘影，实无奇特之处；难怪南泉愿和尚要说：如“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这当头的一棒喝，有若红炉覆雪，的确干净利落，是一记禅行人梦寐以求的高招！

诚然，虚空，山河，大地，尽三界诸相，也不属奇特事；同根一体，缘生缘灭，怎么也不可于意识中卜度；亦如镜中观世界，以为色览无遗，殊不知生灭之法，非是究竟！如梦如幻，如露如电，流变迁异，任谁也只能臆测揣度而已。所以，古德云：“向上一路，密不通风。”的确难能道尽；除非入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胜境之行，不为“此一株花”所惑，不然，只是耽于“奇特”中讨生活，徒

劳形骸，如猿捉影！

大德！天虚月寒，地寂潭澄，顶云丝牵春秋晚，落叶情伤不复还；根如何？奇特又如何？若尔识得南泉之意，相契处，何愁不得成章！正所谓：提举宗风无字印，门门处处达长安。

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

举：赵州问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投子云：“不许夜行，投明须到！”

颂古：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忌何须鉴作家？古佛尚言会未到，不知谁解撒尘沙！

垂示：是非交结处，圣亦不能知，逆顺纵横时，佛亦不能辨；为绝世超伦之士，显逸群大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剑刃上走，直下如麒麟头角，似火里莲花，宛见超方，始知同道，谁是好手者？试举看：

野老曰：

五祖有句：“命根不断，须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这正是生死分明，根本不可以抹煞；犹若莲花虽艳，先于污泥中挣扎，古德所谓：“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亦如浙中永光和尚所说：“言锋若差，乡关万里；直须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赵州夜半梦醒，透此一句，原本开口无意；不料投子梦游，信口随缘，使得船满草屣，害的后人句穷语竭，惶恐迷乱，不知日西月东，到底是咿因缘时节？！

大德!昨夜可有好梦?榻前赵州,枕边投子;座下是乘风破浪四海?抑是赤足跣履五湖?海天往往一色,湖光每每分明,但,行者倘若于一色中辨别多色,分明中认取多途,则将色暗明晦,死了欲活无机!因此,野老常住一片残霞,盘腿打睡,珍惜那芒履偷闲半日的自我,洒脱地,于梦寐中看古人做儿戏,确然乐享云水悠悠!

肯么!野老梦沉,缤纷胜境,切忌一桨当头!任君驶舟有年,也难激起半声犬器!喂!日东月歿,西天依样颜色;座下起床了也未?!若未,无妨睁眼再睡!省得么?绳床常系彩云间。

庞居士辞药山

举:庞居士辞药山,山命十人禅客,相送至门首,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时有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么称禅客,阎老子未放汝在!”全云:“居士作么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雪窦别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野老却道:“耳根受苦,圆通无日!”

颂古:雪团打雪团,庞老机关没可把,天上人间不自知,眼里耳里绝潇洒,潇洒绝,碧眼胡僧难辨别。

垂示:单提独弄,带水拖泥,敲唱俱行,银山铁壁,拟议则髑髅前见鬼,寻思则黑山下打坐;明明呆日丽天,飒飒秋风匝地,且道古人还有■讹处么?试举看!

野老曰：

左边一记，打的是扼煞自己，右边一记，打的是扼煞佛性，可怜全禅客不全，尽在六根门头打转；殊不知这好雪故好，毕竟只能掩饰一时，待到丽日中天，秋风划过，垢仍归是垢，与本来面目毫无交涉；就像女人抹粉，再美也不过只是一层虚伪而已！

大德！一个雪团打出，乃是窦老的主意，可知真的能否封住庞老的嘴？所谓若欲人不言，除非无言处！事实上，尽天地人森罗万有，若无人言处，那岂不是无色无心无识了么？！倘真如是，世间的文字语相，将尽归无事无理的了！因此，野老说：

种子不是果，果子种子因，

天地人尽绝，无端论道情！

咄！八字有了一撇，成也未？！

寒暑到采

举：僧问洞山：“寒暑到来，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无寒暑处去？”僧云：“如何是无寒暑处？”山云：“寒时寒杀闍黎，热时热杀闍黎！”

颂古：垂手还同万刃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韩卢空上阶段。

垂示：定乾坤句，万世共尊，擒虎兕机，千圣莫辨；直下更无纤翳，全机随处齐彰，要明向上钳锤，须是作家桡■，且道从上来还有恁么家风也无？试举看！

野老曰：

日中行，月中行，为的是欲探寒暑么？走赤道，入两极，为的是欲探寒暑么？

履薄冰，心寒身发汗；游剑刃，心热身颤抖！这些，不都是意念与情识的体用相境么？意体、念用、情相、识境，您可知？何者不是赖耶种子？何者不是末那变化？

鹭岭盛会，释迦白槌，四十九年无量葛藤，最后一把圣智之火，烧的寸节不留！与会者有几许声言可惜来着？！难怪窣老欲说：“琉璃古殿照明月”！事实上“正偏何必在安排”！君不见，《心经》中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法要么！大德！然虽如是，野老欲奉告同道，切忌已为“色空”之“色”相同于“色”，“空”相同于“空”；也就是说：“色”不是所见之“空”，其“空”也不是所知之“色”，二者色与二者空，皆具“体、用、相、境”者也！

识得么？不透不悟，不悟难透，小心静虑，即知消息！

习学谓之闻

举：禾山垂语云：“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是为真过。”僧出问：“如何是真过？”山云：“解打鼓！”又问：“如何是真谛？”山云：“解打鼓”又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又问：“向上人来时如何接？”山云：“解打鼓！”

颂古：一拽石，二般土，发机须是千钧弩，象骨老师曾辊毯；争似禾山解打鼓，报君知，莫莽卤，甜者甜兮苦者苦。

垂示：(原文无，野老句)鼓不打不响，谁是造鼓者，谁是打鼓者，好个禾山，竟然“解打鼓”！诚然；金山银山，不如禾山；钟楼上，头堂何在？！可许相应？嚙！嚙！嚙！

野老曰：

腊鼓频催，可是新气象，三十除夕，风雪中却多夜归人！为咿呢？那些萍飘浪荡者，为得为失，怎不解打鼓？纵使不然，可解得甜失苦？抑或是得苦失甜？抑或是甜得甜失？抑或是苦得苦失？抑或是无得无失？抑或是无甜无苦？尽管如此，但切不可道：“非也”！何以故？那样即不“解打鼓”！

大德！暮鼓响于梵刹，总不如晨钟敲醒睡狮；亦如窦和尚：“发机须是千钧弩”！一箭中的，观者叫好！那情景，必然甜苦分明，解打鼓者亦无可奈何了也！因此，野老举刀用劲，结果声息皆无，只落得不善屠者，那有好“皮”揭起！可不么？甜者甜兮苦者苦，真过假过不解鼓，冲天扬起尘与土，是是非非夜半哭！

喂！问的，答的，评的，是否忘了一个“学”字？木平有句曰：“嗟汝在途经日久，明明不晓却成迷”！何来开口处？！千钧三万，启发在机，解打鼓，莫执槌，脚跟立定，始能摆出姿势！嚶！行者上座！站稳了也未！卤莽不得！

万法归一

举：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

颂古：编辟曾挨老古锥，七斤衫重凡人知，如今抛掷西湖里，下载清风付与谁？

垂示：要道便道，举世无双，当行即行，全机不让；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疾焰过风，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钳锤，未免亡锋结舌，放一线道，试举看！

野老曰：

两肩清风一担禅，披一领布衫，道一句斤两；哈哈！好个弃担摒道理的谿和尚，两袖中乾坤在握，尚不惜八十浪费草鞋钱，毕竟为的是咿？！可是等因奉此，准予查照的官样文章？或也有不可违的师命？若不？为的是教归一致，编辟万法，奉行如是？！

大德！千锤百炼始成钢，铁原是缘起；一领布衫，衲补成裘，有的何止七斤！然而，任它斤两如何？布衫终归是布衫，决定不能说它是皮货！野老有幸，二十余年浪迹，大江南北，通床大铺住的无算；而今萍飘海隅，占山为王，山间水边，既无猿猴为伍，又无虎豹可惧，树木花草，处处无情；一裘百补衲破了又补，却怎也称不出它的斤两数字。诚然，这苦烦的臭壳子，毕竟归于何处？

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壳横拖到几时！唯愿恨无从恨，喜无从喜，将那万法，尽纳钵盂之中！足矣！足矣！

门外是什么声

举：镜清问僧：“门外是什么声？”僧云：“雨滴声。”清云：“众生颠倒，迷已逐物。”僧云：“和尚作么生？”清云：“泊不迷已！”僧云：“泊不迷已，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犹可易，脱体道应难！”

颂古：虚堂雨滴声，作者难酬对，若谓曾入流，依前还不会；曾不会，南山北转滂霏。

垂示：一槌便成，超凡越圣，片言可折，去缚解粘；如冰稜上行，剑刃上走，声色堆里坐，声色头上行；纵横妙用则且置，刹那便去时如何？试举看。

野老曰：

娑婆众生，为苦所缚，多由声色不透!凡夫之人，迷于声色相则缚身，迷于声色境则缚心；唯圣贤之流，论于相、抒于境，转声色于心意之中!进而，禅之行者，观于相，照于境，随声色于谛当里，或谓有所而不为!或谓忒煞了的!因此，野老有句，曰：

滴水穿石不穿心寻声普度是观音

耳根圆融遍娑界风云不变雨何踪

大德!这且暂置，试道两注成流，自源起而过程，而入于湖海之时，您说是“漏”?抑是“无漏”?若云执于漏则是物转，而无漏却不曾转物!故而，野老有女娲之志，却无补天之能；漏与无漏，全隐之于雨声之中，守住一个随缘不变的道理，不怕不会悠悠自得!

如何是法身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门云：“六不收!”

颂古：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数不足，少林谩道付神光，卷(卷)衣又说归天竺，天竺茫茫无处寻，夜来却对乳峰宿。

垂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地何言哉，万物生焉!向四时行处，可以见礼；于万物生处，可以见用!且道什么处见得衲僧?离却言语动用行住坐卧，并却咽喉唇吻，还辨得么引

野老曰：

教中有句，谓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这应物之说，可谓际遇机运，慨罗相境，非是根尘中讨生活的去来；而是去来中经验之累积，完

成智慧于相应之时一种谛义!犹观水中月，莫谓月藏里，翘首仰目望，月映水中天!然虽如是，月可譬之法身?抑或月水交往，相应之象?!非也!相应是为因缘和合，不相应乃业感之时机未至；故月也者，水也者，相应非是法身，不相应亦非法身，唯应物而现形，与法身无有交涉!

大德!您说：如何是法身?云门谓六不收!野老谓一合相!有反对的么?其实，说一合相，已是多余，君不见，教中谓：“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识源意，解源情，意识情解，不离我见，又如何能道出法身之所在?!若尔!法身则不可说不可举也?!野老断然道：

“欲!”

会也未?非泥沙石之以外，参参看!

茶炉下是什么

举：王太傅入招庆煎茶，时朗上座与明招把铤，朗翻却茶铤，太傅见，问上座：“茶炉下是什么?”朗云：“捧炉神!”太傅云：“既是捧炉神，为什么翻却茶铤?”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吃却招庆饭了，却去江外，打野杜里!”朗云：“和尚作么生?”招云：“非人得其便。”雪窦云：“当时但踏倒茶炉。”

(注：野杜里——荒野中烧了的木橛，即枯木根。)

颂古：来问若成风，应机非善巧，堪悲独眼龙，曾未呈牙爪；牙爪开，生云雷，逆水之波经几回。

垂示：(原文无，作者拟。)汾山哲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夺璧，直得须鬓冲冠。”野老手捉火钳，烧的红通通，捏紧在场人的嘴；虽然不是秋风扫落叶

的手段，却也不为众喧哗!然而，话固如是，终非作家，不妨言发铿锵，如珠走盘，落地清脆!所以道：灶王爷不捧炉，试举看。

野老曰：雪花团，降大地，太阳神，羞照面；有朝一日风消云散，那里去觅踪影?!嗨! 因此教有言句，谓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那已往的问答，一加一等于几，不仅抹煞结果，而且有违实际!就象是雪峰在洞山作饭头，一日淘米次，山问：“作什么?”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时去。”山云：“大众吃个什么?”峰便覆却盆。山云：“子因缘不在此。”

大德!江湖郎中，单方一味，能否治好天下诸病?纵然太上老君的一粒仙丹，也不能命病皆治；何况仙丹妙用，有待诚乎一心!宗下讲求善巧方便，活泼圆融；踏倒炉，覆却盆，的确不是见活处!不然，捧炉神为什么留不住拂袖而去的王太傅?! 窦老说逆水之波，其旨在“何妨顺水乖”不也是透了些个中消息么?!不过!野老固执，结尾之前，仍盼宇寰括起一阵冰冷的北风!

透网金鳞

举：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未审以何为食?”峰云：“待汝出网来，向汝道。”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颂古：透网金鳞，休云滞水，摇干荡坤，振鬣摆尾；千尺鲸喷洪浪飞，一声雷震清飙起，天上人间知几许(原文几)。

垂示：七穿八穴，揜鼓夺旗，百匝千里，瞻前取后；踞虎头，收虎尾，未是作家。牛头没，马头回，亦未为奇特；且道过量底人来时如何?试举看!

野老曰：

金鳞能透网，过在网主人，任凭水可滞，袖里少乾坤!论时节，未曾天寒地冻，朗朗湖海何处鲜馐?酬他网出一场，罗得湖海，也难补百孔千疮!咄!撒网的是谁?报个名儿，也好送上三十棒的见面礼!

大德!湖海辽阔，可有天网?若有，六道钱庄里您是富翁!若无，三界广袤间将无处藏踪影!舍此，青山深处，也不过是个闲得无聊的人!如是，座下嘴上封条，仍然逃不掉“哑羊”的尊称!因此，这个烫手的山芋，您将如何处置?!但千万不可置之不理!那样，不仅会遭到笑骂，而且人以为您也是个透网金鳞哩!

话虽如是，这十五个吊桶的活儿，毕竟应如何?该如何?能如何?您是否可奈何?!倘使无可奈何，则不妨拣个吉日，选个时辰，公诸东西两序常住大众，宣布“老朽”退“休”了!如是，提张破网，撒向沉潭，观看可有“金鳞透溜?!”说不定，收网之余，捞个盆大的月亮儿!那时节，可别合不拢嘴，落下了颚哩!

如何是尘尘三昧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尘尘三昧?”门云：“钵里饭桶里水。”

颂古：钵里饭桶里水，多口阿师难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拟不拟，止不止，个个无■长者子。 •

垂示：度越阶级，超绝方便，机机相应，句句相投，倘非入大解脱门，得大解脱用，何以权衡佛祖，龟鉴宗乘!且道当机直截，逆顺纵横，如何道得出身句?试请举看!

野老曰： 、

尘劳净逸，不在拣择，有心贪求，得不偿失!余者如鸡肋，盈者反腻人，这不

是人生过程中的经验，却不舍感受后的创痕!拈起的?洗刷的?可不是日暮黄昏时节!

深色中寻觅导引艳丽的光影么? 日殒月升，有隐有现；那中间的间隔，那刹那的时辰，你说：季节是什么?

是生命的消失?

是时令的辗转?

那内里不是洗净后的眩耀!

那当中缺少洒脱时的美德!

嘿!舍纵横，除上下，扔掉中间!请问：你得?你失?试举看!哦?只是一个“虚”字，便够你受用不尽的了!

雪峰住庵时

举：雪峰住庵时，有两僧来礼拜，峰见来，以手托庵门，放身出云：“是什么?”僧亦云：“是什么?”峰低头归庵。僧后到岩头，头问：“什么处来?”僧云：“岭南来。”头云：“曾到雪峰么?”僧云：“曾到!”头云：“有何言句?”僧举前话，头云：“他这什么?”僧云：“他无语，低头归。”头云：“噫!我当初悔不向他道末后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t，’僧至夏末，再举前话请益，头云：“何不早问?”僧云：“未敢容易!”头云：“雪峰虽然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要识本句后，只这是!”

颂古：末后句，为君说，明暗双双底时节，同条生也共相知，不同条死还殊绝，还殊绝，黄头碧眼须甄别，南北东西归去来，夜深同看千岩雪。

垂示：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不落阶级，又无摸索；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这里，若有一丝毫解路，犹滞言诠，尚拘机境，尽是依草附木。直饶便到独脱处，未免万里望乡关，还构得么？若未构得，且只理会成公案，试举看。

野老曰：

鬼家活计，依莫附木，漫眼黄沙，风起尘落；提携的不是追逐的，失眼的才是摸索的，冬梅艳于寒雪，夏荷香溢溽暑。咦？掩托之间，不过只是一些障眼法；移步抽身，末后悬灯高照，归庵就归庵，p基喝些什么？耳边咬嚼，无非孺妇之见，既开不了路，也搭不了桥，遑论图成气候？

大德！放身疑路，莫滞于玄，顶眼开启，可以踏煞天下人！不过，府上可是江西？否则，蹄过处，不是尘土飞扬，便将泥水四溅！因此，庵前草长，犹有一分绿意，屋后泉奔，必然凉气沁人！

透得了多少？解得的经谓“知见”，揣摩的教称“魔说”！上座行者，宗下无门，别托啦！五观堂上有的是残茶剩饭，拣去吧！满你饥不择食之需求！

久向赵州石桥

举：僧问赵州：“久向赵州石桥，到来只路杓？”州云：“汝只见路杓，且不见石桥！”僧云：“如何是石桥？”州云：“渡驴渡马，杓！”

颂古：“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还须钓巨鳌，堪笑同时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劳。”

垂示：遍界不藏，全机独露，触头无滞，着着有出身之机；句下无私，头头有杀人之意。且道古人，毕竟向什么处休歇，试举着！

野老曰：

灌溪黄龙，张弓折箭，资江拙衲，推舟顺水；有声无声，只有虹桥上下分别！
看那客旅来去，车水马龙，气咻咻的，可是张弓强力？抑是推舟滩阻？

虹，彩。

桥，弯。

箭，落。

舟，行。

出身机在哪里？杀人意在何处？野老闷锅底下烧火，加一把柴，捏一堆炭；嗨！
毕竟是增？是减？切记莫在杀活中耗脑筋！

马大师与百丈行次

举：马大师与百丈行次，见野鸭子飞过，大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大师云：“什么处去也？”丈云：“飞过去也！”大师逐扭百丈鼻头，丈作忍痛声，大师云：“何曾飞去？”

颂古：野鸭子，知几许(原文作何。)，马祖见来相共语，话尽山云海月情，
依前不曾(原文作会。)还飞去！欲飞去，却把住，道道！

垂示：透出生死，转拨机关，等闲截铁斩钉，随处盖天盖地！且道是什么人行履处？试举看！

野老曰：

紧锣密鼓，却道曲终人散，难怪百丈鼻头遭殃！倘使野老当时在场，必将使风唤雨，摧残它个痛快！纵然不免马大师人翻尘埃，会跌痛屁股，甚至扭伤腰；但是，为了保住鼻头无恙，也只好如此的了！

大德!野老使风唤雨，可是暗示有神通本事!非也!有道是雕虫小计，于生死无补；又何必为那活计认起真来?君不见，野鸭子天上可以飞，它在水里还可以溺哩!你说它可是有神通来着?然虽如是，却也不能否认!因为，它“会”你不会!

哼!嗤鼻作么?别以为那是自然，那是本能，甚或说：再有本事，也不过只是一只扁毛畜生!是吗?错了!你我也未离开“走兽”之例(动物属。)，沦落娑婆界中!任如何，也未曾飞越过去!

如何?天下，人间，莫向地底!

近离什么处

举：云门问僧：“近离什么处?”僧云：“西禅!”门云：“西禅近日有何言句?”僧展两手，门打一掌，僧云：“某甲话在!”门却展两手，僧无语，门便打。

颂古：虎头虎尾一时收，凛凛威风四百州，却问不知何太险，师云：“放过一着!”

垂示：隐密全真，当头取证，涉流转物，直下承当；向击石火闪电光中，坐断■讹，于据虎头收虎尾处，壁立千仞则且置，放一线道，还有为人处也无?试举看!

野老曰：

油井失火，黑焰冲天，凭空云消雾散，但却日月无光!只急得油主人两眼发直，意念痴呆，手足失去了主宰。讷知，旁边站立了一个强盗，顿然施展出“趁火打劫”的手段，将油主人拦腰抱起，闪身林间；来一个搜光剥尽，脚底抹油，眼看就要溜之大吉!还好!油主人及时觉醒，猛然来个鹞子翻身，赤裸裸地挺立当场，随即暴喝一声道：

“站住!”

“怎样?”

“送你油井?”

“在烧着!”

“地底的!”

“出入不得!”

“知道就好!”

大德!知道么?窦老已云:“放过一着!”座下带来的是什么?野老若是涉身当场,必定负手仰眺,发出优闲轻笑,叹然一声:“景色固美,可惜污染空气!”如何?莫迟疑,赶紧行动!要不,油烧光啦!

道吾与渐源

举:道吾与渐源至一家吊慰,源拍棺云:“生邪?死邪?”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途(原为路)源云:“和尚快与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后道吾迁化,源到石霜举似前话,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为什么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于言下有省。源一日将锹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霜云:“作什么?”源云:“觅先师灵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觅什么先师灵骨?!”雪窦着语云:“苍天苍天!”源云:“正好着力!”太原孚云:“先师灵骨犹在!”野老云:“先师可怜!”

颂古:兔马有角,牛羊无角,绝毫绝毫,如山如岳;黄金灵骨今犹在,白浪

滔天何处着(寻字较佳)，无处着，双履西归曾失却!

垂示：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祖师不曾西来，未尝以心传授；自是时人不了，向外驰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缘，千圣亦摸索一着，只如今，见不见，闻不闻，说不说，知不知，从什么处得来?若未能洞达，且向葛藤窟里会取!试举看!

野老曰：

千山万水，辛劳跋涉，有心向里会取，无异熔炉里觅雪踪，能得否?!倘若你固执不化，硬要往里。深采；到那时，不但不得一丝冷气，很可能弄得灰头土脸!是以，雪窦云：“兔马有角，牛羊无角。”一句震天消息，上至飞翔划过的，，下至沉沦泅游的，中间张牙舞爪的；p里!何处不是“动”的来着?!

大德!古人一言半句可以截断众流，今人说破嘴皮吃力不讨好；您说!可是宗下无禅?野老道一句“先师可怜!”确知否?你有你的!他有他的!但绝然不是“我的”。是大伙儿的!行者!末后句，请您结案，但切莫说：“不道不道!”如何?转个身，皮囊失色；抬望眼，仰天长啸!沉静时，先师?灵骨?抑或是空手无镢子?道!道!道!

一镢破三关时如何

举：良禅客问钦山：“一镢破三关时如何?”山云：“放出关中主看!”良云：“恁么则知过必改?”山云：“更待何时?”良云：“好箭放不着，所在(所字应改下字于在后)便出!”“且来，闍黎!”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镢三关且止，试与钦山发箭看!”良拟议，山打七棒云：“且听这汉疑三十年!”

颂古：与君放出关中主，放箭之徒莫莽卤，取个眼兮耳必聋，舍个耳兮目必

罄；可怜一镞破三关，的的分明箭后路！君不见，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为心祖。”

垂示：未透得以前，一似银山铁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原来是铁壁银山！或有人问：且作么生？但向他道：若尚（于字较佳）个里，露得一机，看得一境，坐断要津，不通凡圣，未为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样子。

野老曰：

古人谓“一镞破三关，犹有箭后路”，放出关主，又能如何？是以，野老递出一支牙签，盼望你莫取他人牙垢，无妨挑掉顶门上那层迷茫，纵或无能，刺它几个洞也是好的！有道是“好死不如恶活”，干嘛？尘封垢掩，气闷心烦的！君不闻，山间林下，峰顶水边，到处都有青春活力！何不破壁捣墙，拓开你的视野？难不成，座下果真安排了生死牢，到达了第二门头？！

行者！不破本参不入山，不透重门不掩关，会得生死无常事，任它随处有道餐！饿么？记起“一钵千家饭”，知道无愧惭！渴么？当知蛇饮水成毒，牛饮水成乳！那可不是存乎一念而已！即是蛇能成龙，却也只不过在圈圈里打如意算盘，与实际了无交涉；到头来，说什么也成不了气候！

虽然如是，却仍不能摒弃了古人的样子！基于镜能照人故！

如何是不拣择

举：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州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僧云：“此犹是拣择！”州云：“田库奴，什么处拣择？”僧无语。

(注：库，读作式夜切)

颂古：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里猛风，蝼蚁撼于铁柱；拣兮拣兮，当轩布鼓。

垂示：三祖施信心，不是针血之作，而是撕破脸皮，刮掉骨髓，内外不留些许！然而，拣择之情，犹若改头换面，只是至道的起步；倘使错会祖意，不啻“能所”不辨！试举看！（原文无，作者撰。）

野老曰：

云本无心，驰骋太虚，有白有黑，或晴或阴；其实并非是云在作怪，而是“风缘”所至。可惜世人，拣而不择，妄自菲薄；更何况，向上一着，拣择亦不可立！无怪赵州谿和尚欲说：“什么‘处’是拣择！”

大德！处者所也，入也、界也；舍此，座下可有立足之点？《楞严经》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无漏真净。”如果，加以“拣择”，欲达无漏真净，知见立，当识“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您可体得拣择“处”？！若尔不识，至道则难，若尔识得，又嫌拣择！嘿！别忘了，谿和尚透的消息：

“天上下下，惟我独尊！”

是时人窠窟否

举：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时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间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颂古：象王频呻，狮子哮吼，无味之谈，塞断人口，南北东西，鸟飞兔走。

垂示：该天括地，越圣超凡，百草头上指出涅槃妙心；干戈丛里点定衲僧命

脉。且道承个什么人的恩力，便得恁么?试举看!

野老曰：

宗下有句：“不落阶段”!说窠说窟，俱不夺人境，为遭落于阶段故!古德们，人多语异，剥夺兼收；游意禅海，可夺不可剥!所以，赵州说“分疏不下”!只为青山白云，都是法界，原本无碍无碍!

大德!龙戏水，虎啸山，山水可有损伤?水是龙窠?山是虎窟?不在山水中立知立见，舍知舍见，却一味底在窠窟里寻找龙踪虎迹!殊不知，寻得将如何?找得能怎样?因此，雪窦说：‘“南北东西，鸟飞兔起”!平常事，轮时替空；瞧的也瞧了!听的也听了!请问：您是在里?还是在外?所以说：“无味之谈，塞断人口”!切莫称诺，落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讨好!

如何?且听野老俚哥，助您消化：

日头红，已黄昏，记取骨埋多是少年人。朝晨起，曙色明，莫待日头晒的屁股疼。欲播种，先耕耘，苗长稻熟秋收好过冬。嘻哈哈!嘻哈哈!吉祥如意，万事亨通!

才有语言是拣择

举：僧问赵州：“至道元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和尚如何为人?”州云：“何不引尽这语?”僧云：“某甲只念到这里!”州云：“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颂古：水洒不着，风吹不入，虎步龙行，鬼号神泣；头长(疑似上)三尺知是谁?相对无言独足立。

垂示：诸佛众生，本来无异，山河自己，宁有等差；为什么却浑成两边去也！若能拨转话头，坐断要津，放过即不可！若不放过，尽大地不消一捏，且作么生是拨转话头处？试举看！

野老曰：

皑皑白雪，漫铺大地，皎皎白云，遍布晴空；雪形雪影，二相几同，分别意念，不离拣择！若尔只念到这里，尽大地一捏，尽晴能否一捏？！不然，冻手呵气的罪，仰天凝视的失神；毕竟何者是拣择？何者又不是拣择？是以，野老有句，冬夏献曝，与大众商量，未知座下许可也不？！

水洒雪成水，风吹云动容，流去的，消失的；有人在期待，有人在懊丧，有人在追逐，有人在轻喟！嚶！谁在欢笑谁在哭？！

大德！飞去流走，怎也说不上“再来与不来”！您的意念到了哪里？拨转话头，理事无碍，岂不是皆大欢喜么？！如何？只念到这里，刹车管用否？！

柱杖子化为龙

举：云门以柱杖示众云：“柱杖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什么得来？”

颂古：柱杖子吞乾坤，徒说桃花浪奔，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曝腮者可必丧胆亡魂！拈了也，闻一闻？直须洒洒落落，休更纷纷纭纭；七十二棒且轻恕，一百五十难放君。师蓦拈柱杖下座，大众一时走散。

垂示：积行菩萨尚乃曝腮于龙门（清凉疏序），可见欲识华严境界，不是小德小智所能造诣者；故雪窦老言道：“既点额而回，必丧胆亡魂！”野老更道“摇首

摆尾，只现有水之乐，水竭枯，柱杖子下超生”！

野老曰：

龙无云不现，象无牙不宝，挑担挂笠，路上寻尸，柱杖子怎也不离枯木，方便铲却能埋葬乾坤！物相总归物相，见性只是分别；华严与楞严，不是云里雾里作活计！山河大地，非因非缘非自然，法界内容无过，为什么只学阿难的多闻？！

大德！教法涵盖乾坤，禅法别有天地(以境而言)，切忌常作弓拿之争！无量劫，业成就，随轮转，生死本；若汝捧杖长途，连那披荆斩棘的机会也将错过！所以，古德有句：“一尘才起，大地全收。座下！巴鼻不是壶，眉头常作盖；柱杖下，可有翻个筋斗的么？！野老左右伸援，蹦起罢！

点滴淋漓，如檐前水。

干净利落，如珠走盘。

喂！千万可别拣择！

若立一尘，家国兴盛

举：风空垂语云：“若立一尘，家国兴盛；不立一尘，家国丧亡。”雪窦拈柱杖云：“还有同生同死底衲僧么？！”

颂古：野老从教不展眉，且图家国立雄基，谋臣猛将今何在？万里清风只自知。

垂示：以无师智，发无作妙用，以无缘慈，作不请胜友；向一句下，有杀有活，于一机中，有纵有擒，且道什么人曾恁么来？

野老曰：

毛皮休戚，家国难分，出一分力量，舍一分钱；在在尘立尘散，说什么兴盛丧亡?!婴孩兜肚老人杖，如今已经不是专利了也!君不见，国小学生鼻梁上拱的那付镜子，他(她)是否就代表着有学问的人?立与不立，仍不离识心分别，或兴或亡，不是柱杖子如何?只有剑将笔臣，坚强有力，才能举国上下有引吭讴歌的份儿!

行者大德!杖头不是升，杖尾更非降，挑得起，行得动，便可以称得上“担板汉子”!这里不说柱杖如何?但言同生同死底，是否一定为衲僧?!法藏比丘，与谁同生死?盖天盖地，谋臣战将，无不是万里清风!因此，野老道：一线一片，剑笔同尖，寂然戈止，喜怒哀敛!呕!太平年年!

乾坤之内，宇宙之间

举：云门示众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拈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

颂古：看看!古岸何人把钓竿?云冉冉，水漫漫，明月芦花君自看!

垂示：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诠不及，宜急着眼；若也电转星飞，便可倾湫倒岳，众中莫有辨得的么?!

野老曰：

形山中所秘何物?能秘何物?有所无能，只是白痴一个!有能无所，犹若银行里的出纳!唯有能所相应，方自己家珍；因此，古德们有“打破形山来见”的喝声，即是告诉后学行者，莫为情识意想而分别得失!譬如烦恼即菩提，世上皆是烦恼骚乱身心，却没有突生菩提而排斥烦恼；唯有从烦恼中发现菩提，了别获得，方始

取代，故说菩提来自烦恼，决非菩提即烦恼！

大德！云飘非雨，欲雨唯云！然而，云从何来？雨自何处？切莫寄望风伯，为汝捎来片云丝雨！何以故？禅河岸上多风云，河里河外皆是水！行者！漫漫干旱，滴雨无踪！试问：水雨可是一体？非是一体？举来看。若尔，水即是雨，为名何异？若不是，水从何来？认识了，当知雨即是水，因具湿性！错拟了，已为水即是雨，其性无差别！，殊不知雨因雨缘自然，皆为物相所转！

如何？

道得即不斩

举：南泉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南泉见，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斩！”众无对，众斩猫儿为两段。

颂古：两堂俱是杜禅和，拨动烟尘不奈何，赖得南泉能举令，一刀两段任偏颇。

垂示：举手投足，动静出入，如果行为无心，较猴儿顶冠更加可悲；如果造作有意，则天下道场紊乱！是以，无心有意，将如何使得？试举看！（原文无垂示，作者撰。）

野老曰：

猫斩？斩猫？有堵嘴之嫌，无塞念之谋？古德欲坐断天下人的话儿，于情是？于理是？于法是？剑锋刀刃，伤他在人！剑刀无罪，造者有心，犹赵州谿和尚头顶草鞋出，行者毕竟落得个什么？举凡参此公案的后生，往往迷于“因果”二字，情不

入境，意不入相，识不入性；因此，打杀了的成为冤死鬼!难怪雪窦老叹谓“两堂俱是杜禅和”!烟起尘扬，为什么怪却风乱?!

大德!句下的，刀下的，通床大铺的，真的浪费了草鞋钱!野老为此，曾举长沙开福寺妙参长老，彼谓“问大定去”!随后问大家和尚，伊却道“大定已死”!野老回浮丘山问把剃刀的，他老怒喝道“桃花有广修，宁不问他去?”连夜赶往宁乡，奔桃花山，上白虎岗，广修大师闻举，朝野老五体投地，伸指随地划了个圆圈，圈中挤下一滴眼泪，然后说“老了，累了，不中用了，何时得了?!”野老气急，恨腰里无钱，送他些盘缠，早点打发上兜率去!无奈何，叩个头，作个揖，撒腿驰返雷音寺，把剃刀的却挺尸山门前眨白眼!到此田地，野老放眼浮丘，朝那三月杜鹃吭歌，心底里，暗自滴血!

南泉复举斩猫事

举：南泉复举斩猫事问赵州，州便脱鞋于头上戴出，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猫儿。”

颂古：公案圆来问赵州，长安城里任闲游，草鞋头戴无人会，归到家山即便休。

垂示：无相而形，充十虚而方广，无心而应，遍刹海而不烦；举一明三目机铢两，直得棒如雨点喝似雷奔，也未当得向上人行覆在，且道作么生?是向上人事，试举。

野老曰：

头戴草鞋脚套帽，吃饭拉屎不经窍，欲归道山盘缠拙，赤足天涯任胡闹!曝!典座举槌，云板两响，莫认非茶即饼；毕竟大寮生火不炖猫肉，红白丸子，也是

图个吉利!

因此，百丈海禅和的条规下，有谓：典座来自菜饭僧，菜饭僧可绝不是典座!

譬如蝴蝶儿来自蛾蛹，而蛾蛹绝不是蝴蝶，其理同工异曲，切莫错认的好!

大德!会取也末?长安不夜城，可不全是闲游纨裤!参!

不问有言

举：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外道赞叹云：“世尊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去后，阿难问佛：“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马，见鞭影而行!”

颂古：机轮未曾转，转必两头走，明镜忽临台，当下分妍丑；妍丑分兮迷云开，慈门何处生尘埃，因思良马窥鞭影，千影追风唤得回，唤得回，鸣指三下。

垂示：当机睹面，提陷虎之机，正按傍提，布擒贼之略；明合暗合，双放双收，解弄死蛇，还他作者。

野老曰：

沉默是金非抗议，有言无言皆慈悲，句里寻机常相左，契理相应禁开扉；置身迷雾待得出，风起日现峰路回，何如心止，意息，识转，还归!是以，外道是匹良马，佛陀轻挥无影鞭；自识镜台无妍丑，慈门无处惹尘埃!

行者!翻山越岭，气喘如牛，为的是“讨生活”，有时寒风刺骨，有时汗流夹背，从来不计辛苦[说穿了，情识不作怪，自然禅悦为食，法喜充满；怎用得上挥鞭见影?!自古行脚参访，如拨云见日；教内教外，勤息皆是沙门，于学行上等无差别；俊彦之流，一拨即转，三鸣指，亦只不过是庆幸草鞋钱有价!

疑么?莫待天女撒花，小心变成落汤鸡!

什么处来

举：岩头问僧：“什么处来?”僧云：“西京来。”头云：“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僧云：“收得!”岩头引颈近前云：“?!”僧云：“师头落也!”岩头哈哈大笑；僧后到雪峰，峰问：“什么处来?”僧云：“岩头来。”峰云：“有何言句?”僧举前话，雪峰打三十棒赶出。”

颂古：黄巢过后曾收剑，大笑还应作者知，三十山藤且轻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垂示：流星眼，常错过，水底捞月瞎摸索；云涌风起匿踪迹，费尽心机也枉然!有好笑的么?试举看(原文无，作者选)!

野老曰：

刀砍无头，剑透无心，唯独肢体，挨上三刀两剑，亦只是留下几个疤痕!人一个，命一条，做梦也在想到便宜，难怪伸颈不下剑，却嚷嚷“师头落也!”殊不知岩头笑里藏刀剑，去头穿心，落个巴鼻而已，有咿值得大惊小怪的?!

喂!舍杖携铲的，五观堂里不自在，为什么耽于几块石头一只锅?当知狼烟起处，隐伏万马千军，不免去头削足的危机!逃命吧!冬雪夏溶，祖师堂上盘腿打睡是时。识趣么?人谓在数者难逃!座上跳出红尘外，不在浊世中；原本劫中无你踪迹，却为何，犹若粪蛆，猛往那内里名占?!

大德!豪噜语且置，野老问你：“什么处来?”应对了，可以往回路上走，相

左了，势必没有了归程；那时候，学岩头引颈，恐将连哭的机会也丧失殆尽！因此，来路茫茫向前程，几弯几折应记清，一朝迷了来时路，百十万劫住色身！知否？知否？抱个石头！

陛下还会么

举：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便于座下挥案一下，便（即字较佳）下座；武帝愕然，志公问：“陛下还会么？”帝云：“不会！”志公云：“大士讲经竟”！

颂古：不向双林寄此身，却于梁土惹埃尘，当时不得志公老，也是栖栖去国人！

垂示：掀天关，翻地轴，擒虎兕，辨龙蛇，须是个活泼泼汉，始得句句相投，机机相应；且从上来什么人合恁么？请举看。

野老曰：

默然一挥，抖擞行事，悄然下座，法供养竟！世尊住世四十九年，自认未曾说着一个字傅大士何许人也？敢从嘴里蹦出一个字！虽然，不免有“犹较些子”的嫌疑；可是，所谓“学佛”者也，毕竟揪住辫子挨不了骂！更何况，傅师“名”大士，已有了“相”的样子；至于其“境”如何？却也不是后生小子所能臆测得了的！

大德！死水常臭，湖满成泓，风过处，波粼起伏，却也依样文采；霞空月影，蝉唧蛙鸣，无边盎然兴致，其实皆为根性起识；看穿了，无诗无画无韵律！迷惑了，既哀又苦更悲痛！因此，宗下有句，野老删修，唱道：

文殊座上动刀枪，

披肝沥血识无伤，

掀天翻地勇猛志，

唯修唯证愿始张；

喏!莫学皮球泄气，软无生相，苦哩!

汝名什么

举：仰山问三圣：“汝名什么?”圣云：“惠寂。”仰山云：“惠(慧)寂是我。”

圣云：“我名惠然。”仰山呵呵大笑。

颂古：双收双放若为宗，骑虎由来要绝功，笑罢不知何处去，只应千古动悲风。

垂示：无唱啄处，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红炉上一点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则且止，不落寅缘，又作么生，试举看。

野老曰：

嗨!来也!野老手执朱笔，猛点三圣眼，是否“实惠(慧)?”如果，禁口寂然，则印尺警堂，暴声响，下殿去了!切莫认，野老铁面，怠慢了谁?!

大德!三圣前，晨昏一炷香，可曾熏了眼，灼了指，落泪如珠?!抑或是：残香剩水，几天不撒，尽在通铺上打混过日子?!道得的，请勿饶舌，不会的，舌璨莲花!半调子哥儿们!打个哈哈罢!然虽如是，可千万不要忘了，宫庭内院，尚有扭妮作态的“公公”!

/

南泉归宗麻谷

举：南泉归宗麻谷，同去礼拜忠国师，至中路，南泉于地上画一圆相云：“道得即去！”归宗于圆相中坐，麻谷便作女人拜。泉云：“恁么则不去也！”归宗云：“是什么心？”野老曰：“往回路上少行人，何不画个箭头?!止止止!”

颂古：由基箭射猿，绕树何太直!千个与万个，是谁曾中的?相呼相唤归去来，曹溪路上休登陟!复云：“曹溪路坦平，为什么休登陟”

垂示：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万年一念，一念万年；要知直接，未举已前；且道未举已前，作么生摸索?请举看。

野老曰：

世路本坎坷，曹溪路更多，芒鞋常损破，何如兰若窝!归宗圆相中安个禅和，他忘了忠国师干什么来着；麻谷作女人拜，可惜脸上无脂粉，身上无佩戴；不然，梨园中岂非多了个角色!难怪南泉要往回路上走，说声不去也!

大德!此公案，自古而今，争论不已，见仁见智；野老作如是言的，可别错认，是在贬损古人!何以故?衲本汾山有分，广修禅老的一个圆相，装进了野老的一根针，针尖朝右!结果，害我被圈在“大(字辈)”字牢中，至今喘息不止!但是，南泉于此案里，毕竟安的是什么心?野老道：

九霄云外漫天飞，红妆翠盖隐贵妃，似喜似癫哀清风，夜半偷啼不如归。肯么?!

汾山五峰云岩

举：汾山五峰云岩，同侍立百丈，百丈问汾山：“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

汾山云：“却请和尚道！”丈云：“我不辞，向汝道，恐以后丧我儿孙！”

颂古：却请和尚道：虎头生角出荒草，十洲春尽花凋残，珊瑚树林日呆呆！

垂示：一回风信，几番凋落，凌花怎比珊瑚灼，春放秋残，铁虎交错；几番暴雨驰过，花冢玉黛玉做，奈何，奈何！（原文无，作者补缺。）

野老曰：

一曲高歌彻长空，夤夜水底藏月踪，傲傲寒冬埋消息，三山十洲百年春；嚶！弦断，漏尽，叹息，黑沉！

呀荷！不是歌舞升平日，何来月下游人，乍见林间影曳忍不住，唤一声，是虎？是风？应道：是虎！是风！

知趣了未？繁露伤身，莫立月夜挺招风，那可不是因缘时节！试参看。

百丈复问五峰

举：百丈复问五峰：“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峰云：“和尚也须并却！”

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

颂古：和尚也并却，龙蛇阵上看谋略，令人常忆李将军，万里天边飞一鹞。

垂示：号角响处，斗将谋师，阵上见真章；看那千军万马之中，张弓搭箭的，风伟势，大似李广施威！嗨，雕落也未？试举看（原文无，作者撰）！

野老曰：

船行江中，桅倒帆落舵损，尚可顺流而下；倘使，行于波浪滔天的大海之中，落得如此命运，试问又将如何？咄！逃？待救？随波逐浪去却？！

大德！什么是冲锋陷阵的样子？一声令下，将相用命，运筹帷幄的在后，马革裹尸的在前；将与相，并却得了么？！有道是，好大喜功，谁也不肯做孙子，甘露寺前称贾化，认不肯认，输也输不起！能如何？！因此，野老有句：

李广前，得空中有雕！

船在后，任它多一些风雨！

百丈又问云岩

举：百丈又问云岩：“并却咽喉唇吻，作么生道？”岩云：“和尚有也未？”丈云：“丧我儿孙！”

颂古：和尚有也未，金毛狮子不踞地，两两三三旧路行，大雄山下空弹指。

垂示：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说既无说无示，争如不说！听既无闻无得，争如不听！而无说又无听，却较些子；只如今诸人，听山僧在这里说，作么生免得此过？具透关眼者，试举看！

野老曰：

说一声珍重再见，乍听之，已具鼻酸的儿女情；凝视之，无言胜有言，泪往肚里吞！然而，时过境迁，天南地北，那珍重定成过去，什么再见之约，早已是风消云散，连丝儿记忆也无！难怪百丈欲说“丧我儿孙”！

大德！鹊桥断也未？蓝桥魂何处？一曲弦歌，山水变色，只为并却咽喉唇吻，言绝闻塞！可不是么？自古以来，现成公案，迷却多少来者！随波水失浪，灼然焰无

踪，您说看：怎的不是大雄山下空弹指，天地徒伤悲！是以，前行有路，往回无门，莫使脚底嫩皮细肉！

离四句，绝百非

举：僧问马大师：“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马师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问取智藏去！”僧问智藏，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问取海兄去！”僧问海兄，海云：“我到这里却不会！”僧举似马大师，马师：“藏头白，海头黑！”

颂古：藏头白，海头黑，明眼衲僧会不得，马驹踏杀天下人，临济未是白拈贼，离四句，绝百非，天上人间唯我知！

垂示：镬■横按，锋前剪断葛藤窠，明镜高悬，句中引出毗卢印；田地隐密处，着衣吃饭。神通游戏处，如何凑泊？还委悉么！看取下文。

野老曰：

人谓马路消息出自“路透社”，虽然语近戏谑；但是，于此案头，四句百非离却，来人意绝多时，毕竟话头何来？犹若案头灯无亮，问取无灯无电时！唏嘘妙极，若了明眼衲僧！何以故？狸猫不是太子，换了又能如何？马大师婆心过切，透示“藏头白，海头黑”！挥旗跃马，驰骋沙场，那一份喊杀的喧嚣；可是为滚滚黄尘淹没？！

大德！闹中取静，处子难耐；静中取闹，小姑喜求；这在世法来说，叫做各喜各爱，而于、出世法，则全属识心分别！基于静之与闹，都在一念之间，识静别闹，只是过程不同，其体其用，无有差异。譬如交响乐与小提琴独奏，又如春波与秋水，论其境，相应则喜，不相应则厌；而此喜厌，影响所及，无非自我，于法于

理，因缘不变。

然而，舍此嫫媧葛藤，毕竟那“藏头白，海头黑”，又作么生道!野老对曰：

明头合，暗头合，起心动念都是过!万里无云，青天白日，昼与夜同，黑白如昨!待时流境迁，四句离，百句非，天上人间，惟我独尊!

如何?!睁眼闭眼，莫喘大气!

菩萨子吃饭来

举：金牛和尚每至斋时，自将饭桶于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雪窦云：“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僧问长庆：“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旨如何?庆云：“大似因斋庆赞!’’野老闻言，却谓：“警世木铎不用槌!”

颂古：白云影里笑呵呵，两手持来付与他，若是金毛狮子子，三千里外见诺讹!

垂示：灵逢宝剑，常露现前，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宾主，不拘回互时如何?试举看。

野老曰：

要养色身，不忘吃饭，要养法身，不忘修学；于他，四事来自施主，只是资生之事，法身成就，得闻、得思、得修，圆融具足，智慧尽现，彻悟如镜随境。古德有话言道：

“放开肚皮吃饭，收起心来修行!”

金牛存心不良，道出“菩萨子吃饭来”，可知害苦了多少后生小子!因为，震天呵笑，先入为主，谁还识什么?!体得真切?!诚然，野老也忍不主咒言道：

“丧我儿孙去却!”

行者大德!你可是金毛狮子之子?有道是：华严性海，殿前昭彰，武婴一无所觉，徒劳应供者供养!金牛透点消息，野老气冲霄汉，孰剑孰刀?识得的禁语，不会的传话!如何?切勿呵呵!

定州法道何似这里

举：僧从定州和尚会里，来到乌臼，臼问：“定州法道何似这里?”僧云：

“不别。”白云：“若不别，更转彼中去!”便打。僧云：“棒头有眼，不得草草打人!”白云：“今日打着一个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白云：“屈棒元来有人吃在!”僧转身云：“争奈杓柄，在和尚手里!”白云：“汝若欲山僧回与汝?”僧近前夺臼手中棒，打臼三下。白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吃在!”白云：“草草打着个汉!”僧便礼拜。白云：“和尚却恁么去也?”僧大笑而出。白云：“消得恁么!消得恁么!”

颂古：呼即易，遣即难，互换机锋仔细看，劫石固然犹可坏，沧溟深处立须干；乌臼老，乌臼老，几何般，与他杓柄太无端。

垂示：细如米末，冷似冰霜，隔塞乾坤，离明绝暗；低低处，观之有余，高高处，平之不足；把住放行，总在这里许，还有出身处也无?试举看。(注：隔一满也。)

野老曰：

云掩日月，就怕患风；水显日月，也怕患风；遮不住，藏不稳，任他大费手脚，绞尽脑汁，到头来，筋疲力竭，翻不了跟斗！犹如孙猴儿，人前出人头地，人后洞内称王，说什么，也成不了气候。

滑辘辘，转溜溜，杓柄归杓柄，棒头也是棒尾；屈也得，乐也得，施受两无差，素原就来自缙，却并不是拳来脚踢，也不是全本铁公鸡！拿得准，深深海底行，失手了，高高山顶上！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诚可信赖，“道”不欺我！

行者上座！朗朗乾坤，住咿也掩不住日月；就象是欲大地不起风，难呀！难哩！野老记得一个日落黄昏时节，西天暮色，彩霞如画，水渠，村落，兽群；丛树，飞鸟，田畴……洵然，想什么，现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蓦地里，一阵晚风疾起；画世界，如遭灾祸，面目尽丧，颜色全非！可怜我，豕间失措，两眼发直；若非是沙随风起，眼泪盈眶，几疑自己与墓中白骨同眠！惆怅之余，跨过小桥，顺着流水，踏着暮色，步向归途，行去。

大德！你可知道？野老究竟为何惆怅？情近痴呆？唉！说什么哟！夜临月现，朝起日照，届时怎不叫人惶恐！只怪自家不成气候，任那月仍归是月，日仍归是日，怎也搞不上关系！你说！抓住一个杓柄，又将如何？如何！

吃饭了也未

举：丹霞问僧：“什么处来？”僧云：“山下来。”霞云：“吃饭了也未？”僧云：“吃饭了。”霞云：“将饭来与汝吃的人，还具眼么？”僧无语。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

汉!”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福云：“道我瞎得么?!”

颂古：尽机不成瞎，按牛头吃草，，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持来成过咎；过咎深，无处寻，天上人间同陆沉。

垂示：向上转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鹞捉鸠。向下转去，自己鼻孔在别人手里，如龟藏壳。个中忽有个出来道：本来无向上向下，用转作什么?只向伊道：我也知尔，向鬼窟里作活计，且道作么生?辨个缁素。良久云：有条攀条，无条攀例，试举看。

野老曰：

睁眼闭眼，合上启下，是明?是暗?谁说壶成巴鼻?!纵或灌满了脚迹坑里的泥浆，却也轮不到攀条沿例的样子；所谓有出有入，相对无非鼎，尽管天灾人祸，苦难连绵，怎也不伤泰山磐石；犹如狂飙震海，水也好，波也好，浪也好，涛也好；以至极寒成冻，海不是岸，水仍归水，何沉之有?眨眨而已!

大德!上为天，下为地，顶上日星，脚下河岳，看似理所当然；倘使，船登外太空，这上下，如何分别?!犹若潜艇，弋行水域，你说那是什么世界?!说是水，山岩洞豁，动植具齐，无异陆地世界?说是地?在在处处，无不是水!如果，勉强的说：水也得，地也得，上也可，下也成；那其间，如果别忘了还有风与火，则自会是个“成就”的世界!就象是“人”的理法，仅具根识，没有五蕴。总归不是一个成就了的人!基于浮根需动力，我执备工具，缺少了它，只是一个不能作用的死人哩!

虽如是说，如是知，如是解，若局于文字之采，则仍不免瞎却!

体取了也未?!具眼始得!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 门云：“胡饼。”

颂古：超谈禅客问偏多，缝罅披离见也么?胡饼祝(塞)来犹不住，至今天下有谣讹。

垂示：水涨船高，泥多佛大，莫作比拟的好!有越祖的么?闻达也得，寂隐也得，若非连个半调子都不得，纵胡饼也塞不住嘴!(原录中无，作者续句。)

野老曰：

脚履芒鞋，肩负背架，腋下捶刀，云水圣驾；闭目藏睛常打睡，满口文绉绉句多，说是装模复作样，夜半临时嫌暖和——是什么样的角色?!

呢绒披挂，参汤当茶，山珍海味，使来唤去；狮座椅高问来兹，念佛生西不可弃，多做功德求福祉，寝时心识抱梦神——是什么样的脚色?!

庙大势大财更大，何愁名气无人夸?自古颜色我涂尽，宇寰愚子多羡慕——

■饼难堵江河口!

大德!人的一身，大缝小罅，如何堵塞得住?阅读三数禅案，已认明心见性；翻得几篇经论，即说深入法海；手中提串念珠，开口说修净土；过午不近饭食，不异南山正统一一总之，个个聪明伶俐，学咿像咿，那有不是超佛越祖的咧!所以，现今教下，欲想找个胡饼的云门不得!为什么?因为，作胡饼的师傅也没有了!

唏嘘，苦叹!果真个个超佛越祖了么?!野老曰：千百万年后，待野狐脱胎换骨

来!

古有十六开士

举：古有十六开士，于浴僧时随例入浴；忽悟水因。诸禅德作么生会?他道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也须七穿八穴始得。

颂古：了事衲僧消一个，长连床上展脚卧，梦中曾说悟圆通，香水洗来蓦面唾!

垂示：大用现前，不存轨则，活捉生擒，不劳余力；且道是什么人，曾恁么来?试举看：

野老曰：

楞严一会，十六开士证圆通，何待浴僧悟水因?五七禅和寻善德；难不成，是野老不喜沐浴，与彼等无缘?!咄咄怪事，可真到处得生擒活捉?! 岂不是床上只有周公，满屋子都是蝴蝶?!楞严原本于梵文中谓“首楞伽摩”，义为佛所得三昧之名，具健相、健行之趣，表一切事竟，所作已办，俱诸佛德，坚固无毁之意；为何唯唱乐音，祈福保安，求个色身之祥和；难不成，禅林中无事了么?!

大德!衲衣下，裹的是五蕴四大，可不是个活生生的佛菩萨!五蕴是业，四大是业，因业成众生，众生具道障；窝里窖里，不是衲子事业! 向上一着，举首是青天，低头是浊界，往上冲，虚空无边际；往下闯，泥足进退不得；试问，陷住在这业世界中，你将如何?!有道是：山门不幸，虫鼠为患，纵使有个巡夜打更的，也会不时为之绊手绊脚；稍一不慎，摔个跟倒事小，跌得头破血流，可就真成了不幸中加个大不幸哩!

一切声是佛声是否

举：僧问投子：“一切声是佛声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和尚莫层(臀)沸碗鸣声！”投子便打。又问：“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是否？！”投子云：“是！”僧云：“唤和尚作一头驴得么？”投子便打。

颂古：投子投子，机轮无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闹??!

垂示：做伎俩，落前句，胡弄潮，寻死不活!川倒流，源头尽，天干涸，地无雨，鼓响退堂；谁叫冤屈?!试举看：(原录无，作者拟。)

野老曰：

针尖下，挂明珠，找个落脚点，丝毫之处，自命能耐，忘了本钱；欲效机轮上跑马，滑辘辘底，行于逍遥自在之中，能么?!驴有转磨之功，尚无循进之德；嘿!麦不成粉，粉不成面，麸末也不得，如何借以道贺：“您呀!福寿康宁，南山东海，只是明珠与针尖端事!遑论山外山，海中海，禅趣佛意?!”

古有李解元牛角挂剑之掌故，却不闻“剑”用之途径；禅林中，刀有刀功，剑有剑德，但其旨趣，不离锋芒之忌；阴蕴的不是慧，洋溢的不是智，如若尽在声色中打转，最后免不了眼花缭乱，连个起码的红绿黑白也分不清了!因此，投子和尚这头驴，一是再是，一打再打；看他来僧只识扬波水绿，不见巨浪滔天，有心道出弄潮者的下场!然而，臀厚如本石的问者，仍旧两眼发呆，凝视于一丝闪光于亮的针尖之上!哀乎，愚讷?!

大德!声迷声觉，一念之起，生灭无常，染着不得!听一阵晨钟，当能掀被迎

朝阳，闻一阵暮鼓，无妨伸腿养息；但是，千万莫做弄“潮”人！

识得么？针尖上挂明珠，不是奇特事！禅床上常恋睡，才是算年算月算寿命，等着死的时辰！

初生孩子

举：僧问赵州：“初生孩子，还具六识也无？”赵州云：“急水上打球子！”

僧复问：“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州云：“念念不停流！”

颂古：六识无功伸一问，作家曾共辨来端，茫茫急水打球子，落处不停谁解看？！

垂示：雪窦有句云：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忌何须鉴作家。踢滚滚，滴溜溜，寻个歇处，先将如何？切勿言道：止水截源，那将断送人命！试举看。（原录无，作者拟。）

野老曰：

六识分五一，五者如棋盘，一者如棋势，两者合而一，造作在主宰；孩儿初出生，如棋如盘子，势犹起分别，谁与造作功？若云我作意，分别在棋子，盘中有玄机，变化须念生；念念如急流，在球打转，无功伸问，作家辨来端；嗨！天光日影，月亮树移；落脚处能否歇看？小心落汤鸡！

初生子，辨六识，无异是念一句“应无所住”，我解悟了！喝一口茶，“冷暖自知”，我透彻了！禅法在静虑，原本不只是思考，亦不是联想；而是一种静中静，虑后念，有意境，彰作为，运思想，显智慧的连绵行为！所以，赵州道：“急水上

打球子。”说明了遇茶止渴，逢饭不饥，任运首在自如，歇息会丧性命!

大德!通兮不明，阻兮不暗，般若海中有天地，菩提道上尽煞神!识得十六观法，不舍婴儿行为!

取乎?舍乎?仍是分别!

如何射得麈中麈

举：僧问药山：“平田浅草，尘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放身便倒，山云：“侍者拖去这死汉!”僧便走，山云：“弄泥团汉有什么限(疑似恨字)?雪窦拈云：“三步虽活，五步须死!”野老却道：“夜死昼活，本是凡俗!”

颂古：尘中尘，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群趁虎；正眼从来付猎人。雪窦高声云：“看箭!”野老摇摇头：“唉!杀伐的紧，谁倒地?!”

垂示：揜旗夺鼓，千圣莫穷，坐断诺讹，万机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体如然，且道：凭个什么?得恁么奇特?试说看。

野老曰：

佛问猎者：“善射否?”曰：“善!”佛曰：“一箭射几只?”曰：“一只。”佛曰：“汝不善射，吾胜汝!”曰：“一箭射几只?”佛曰：“射一群!”曰：“太狠心!”佛曰：“既知狠心，为何欲猎?”猎者愧然，从此不行是业。

禅林中，宾主不是论题，藉事探境，问题丛丛，谈死说活，三步五步，象是粉墨登场，幕起幕落，终归有散场的一刻!惟独台前台后，笑在表面，哭在心里，哀在台前，欢于台后；出将入相，任也拿不得准儿!是以，有否交涉，真假亲切，那不是你耳目所到，认的明，看的见，谁知是自己瞒着自己，人苦你苦，人乐你乐，到头来，戏终人散，才知道：

“做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大德!箭过去，不是死咿，而是为何死?不死行么?麋本鹿中之王，角逾枪利，导引群住，共图生存，利角为御外侮；原本是大自然中的善兽，欲射杀，非儿戏!盖人子丧考妣，如何面对现实?!那可不像上台台前哩!

然而，毕竟如何是看家本领?

箭——

如何是坚固法身

举：僧问大龙：“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龙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

颂古：问曾不知，答还不会，月冷风高，古岩寒桧；堪笑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手把白玉鞭，骊珠尽击碎；不击碎，增瑕类，国有宪章，三千条罪。

垂示：竿头丝线，具眼方知，格外之机，作家方辨；且道作么生是竿头丝线，格外之机，试举看。

野老曰：

云白山青，问取颜色，月黑风高，追究人迹，说什么“迷中有悟”，“悟中有迷”，殊不知“骑马找马”，大喊捉马贼，无有是处!有道是：伤心人儿问苍天，雨洒泪滂沱·，可真是人天同恻?!莫忘了，还有多少庄稼汉，干地降甘霖，正在喜出望外哩!

问在答处，初学者之通病也!问在问处，入门者之过程也!无问无答，像聋哑；切莫自作聪明，彼类是个二乘行人!就象是见到花谢叶落，即认秋天已临，赶紧江河里捕肥蟹，不禁达道者门牙落地，何止是色身败毁，纵神通具足，亦不过耽在

“乩童”扶乩的情绪里，尽是鬼家活计！

大德！心里有事不是错，修学无功才是过，山中觅虎称英豪，爪下丧命死方觉！何苦来哉？！所谓夜来梦恶手压胸，念里有鬼困不稳，洒然自在伸腿睡，无相无住心不惊！捧一钵月，担一肩风，法我具皆清净；苦也悠悠，乐也悠悠，管它法身如何坚固！

古佛与露柱相交

举：云门示众云：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自代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

颂古：南山云，北山雨，四七二三相睹，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苦中乐，乐中苦，谁道黄金如粪土？！

垂示：道是是，无可是，言非非，无可非，是非已去，得失两忘；净裸裸，赤洒洒，且道面前背后是个什么？或有个衲僧出来道：“面前是佛殿三门，背后是寝堂方丈！”’且道此僧还具眼无？若辨得此人，许尔亲见古人来！

野老曰：

南山北山缺东西，新罗大唐两分离，五湖四海多衲子，七夕男女情无期；崇古佛，远行脚，露柱庭前定冷落，满阶黄叶无人扫，墨客骚人省纸钱，天也可怜，地也可怜，早忘了，背后面前！咄！雷起闪光，风生雨响，山间林下煮鲜汤；吃什么？金不是粪，粪可以成金，不是点到为止而已！

坟中墓，冢中魂，地底精；精化气；气壮魂，魂成人。认清了，黄土一坯，执着它，世间风云！佛陀之教，不是如何挖坟启墓，探讨死人；而是如何清净辨认，

觉知后，生了死自脱!可惜多少“佛不迷人人自迷”的角色，竖旗张招，声势如君临天下，却满心眼里毒辣手段，共随和者惑来惑去；就象是“人民庙堂”的琼斯!唏嘘，百姓一一毒毙森林，咎归何人?!迷者言是是，觉者说非是，千百年后，任谁又能忘得了，那成推成丘的墓与冢?!

大德!山洪只因树木稀少，堤裂无非土质稀松，水成灾难，人当其冲!因缘不相应行，又何尝不是“造作者”的过失!所以道：

一切法中心为上首，若善知心悉解众法，种种世间皆由心造；心不自见，若善若恶，悉由心起!心性回转如旋火轮，易转如马，能烧如火，暴起如水；作如是观，于念不动，不随心行，令心随己，若能伏心，则伏众法!(详《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

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举：维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雪窦云：“维摩道什么?”复云：“勘破了也!

颂古：咄!这维摩老，悲生空烦恼，卧病毗耶离，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师来，一室且频扫，请问不二门，当时便靠倒，不靠倒，金毛狮子无处讨!

垂示：七佛之师数文殊，倒驾慈航撒智珠，维摩病中展手段，不入法门相也无!维摩有语无句，文殊言下勘真，语默不是玄机，寂静无有道理；如是时，作么生会?!

野老曰：

英雄剑，剑在人在，剑折人亡！红颜泪，泪最多，常叹委曲情不安！老人忆，忆从前，整天回味享晚年；人间世，本多事，惟独顺欢逆伤，不变不二。其实，识清参透，在在只不过是“我”字的作祟；因此，文殊大士说：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入不二法门。

维摩诘，梵语之意，可译作无垢称，或作净名；原本过去之金粟如来，犹化身菩萨之显相；从来得佛自在，无碍胜智，非维摩诘一人！正如《圆觉经》中说：“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可知菩萨具“化身”之德，乃佛位大自在性海中来，故我国自有佛教以来，标榜“菩萨功德”，无量无边，自有其大乘思想之独特处！

大德！如来大寂灭海中有多少如来？有多少愿？有多少化身降临娑婆界？野老道：

尽须弥中芥子，逾恒河沙等数！

肯么？！不肯的不入不二，语默的不是维摩，点头的更是个门外汉！如是说，岂非是有口难张！呸！谁堵汝嘴？！ 曰：门！

这里忽逢大虫时

举：僧到桐峰庵主处，问：“这里忽逢大虫时又作么生？”庵主作虎声，僧即作怕势，庵主呵呵大笑；僧云：“这老贼！”庵主云：“争奈老僧何？”僧休云。雪窦云：“是则是两个恶贼，只解掩耳偷铃。”野老云：“黄鼠狼偷鸡，先得安个什么心！”

颂古：见之不取，思之千里，好个斑斑，爪牙未备！君不见，大雄山下忽相逢，

落落声光皆振地；大丈夫见也无？收虎尾兮捋虎须。

垂示：把定世界，不漏纤毫，尽大地人亡锋结舌，是衲僧正令顶门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刚眼睛，点铁成金，忽擒忽纵。是衲僧拄杖子，坐断天下人舌头，直得无出气处；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气宇，且道总不恁么时，毕竟是个什么人，试举看。

野老曰：

行参趁早起，歇脚伸腿眠，冢间狼偷骨，林下虎伤麋；半截方便铲，一袭百衲衣，有心餐风露，无意辨东西！瓦钵夜载月，鼎内煮繁星，麋鹿常伴醉，大虫毛脱皮；禅行有梵志，虎猛亦能柔，远离虔诚意，猫顺亦噬人！所以道：大雄山下忽相逢，野老先问安咿心？不然的话，皮破血流，命丧黄泉，只是做个“斑斑”大餐，还捞不到半个绷子儿！

有人说，为欲完成心愿，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若果为的明哲保身，则应该自扫门前雪，不管瓦上霜；但是，二者之间，又将如何？其实，不离相对法的世间，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欲想取中庸之道，那已经是个明事理的凡夫子！

大德！见之思之，三慧其二，温顺斑斑，唯修之德；如能稳跨虎背，驭之遨游，乍闻下，林间无奇特；倘若招遥过市，则惊骇世俗事小，斑斑的野性与环境不协调，那后果，将不仅只是不堪设想而已！有道是：气宇不凡非奇特，舞花弄招自掘坟；好好的一条生命，桐峰下，安份守己，纵森林原始，也不会有噬人的大虫！

知否？！住庵的，叩庵的，闻得虎声么？！

人人尽有光明在

举：云门垂语云：人人尽有光明在，看时不见暗昏昏，作么生是诸人光明？ 自代云：“厨库三门。”又云：“好事不如无！”野老却谓：“舌上开花不成笔！”

颂古：自照列孤明，为君通一线，花谢树无影，看时谁不见？！见不见，倒骑牛兮入佛殿。

垂示：把定世界，不漏丝毫，截断众流，不存涓滴；开口便错，拟议即差，且道作么生，是透关底眼？试道看。

野者曰：

鲤鱼跃龙门，取其金黄色，雁过菇菌生，是为时节因缘；一机一境，辨取得失，有道无道，不在诤端；自古以来，逆水划游的不一定是上进，顺流扬帆的亦不是归程，惟独花凋成泥，叶落入土，才算是投到了窝窠回到了家！是谓心识相应，十五月圆，确然真常毕露，凡圣分明！

然而，日里阳光，夜里月光，室内灯光，盆内火光，诸人头上是咿光？！野老常住岩洞，难见天光，心头赤裸裸的；虽不见昏黑沉暗，却也显不出什样豪芒！因此，山间林下，微目看世界，眼花缭乱；回道探厨库，锅底朝天，坛干瓮尽，可不是么？处处精光！

大德！行者志，来也精光，去也精光；高空表演走钢索，看似光彩，骨里难熬，遑论花好月圆，只是短暂颜色！是以，云门道：“好事不如无！”然而，放得下么？钟鸣一杵，声韵萦绕；纵然乌鸦飞过，韦刺史还是问短究长的！嗨！夜别日睹面，梦里可有光彩在？！莫忘了，忘记的部分啊！

药病相治

举：云门示众云：“药病相治，尽大地是药，哪个是自己？”

颂古：尽大地是药，古今何太错？闭门不造车，通途自寥廓；错错，鼻孔辽(朝字较恰当)天亦穿却！野老三指探道：岐黄是术，方便是智，饿饿！

垂示：明眼汉，莫窠臼，有时孤峰顶上草漫漫，有时闹市里头赤洒洒；忽若忿怒那叱，现三头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摄慈光；于一尘现一切身，为随类人，和泥合水。忽若拨着向上窍，佛眼也觑不着！设使千圣出头来，也须倒却三千里！还有同得同证者么？试举看。野老透点消息：小的比大的大！

野老曰：

檐头连屋顶，侯府狮把门，仰首赞气势，敛念心慌然；雨落排污物，木石挫灰尘，运住舛逆处，反不如庶民！想想，鼻孔朝天时节，眼睛所到之处，那里？那里——

情在亲，理在真，法在通；不是病，药无用，不乱纪，咿也空！野老肩挑个“一”字，天下任纵横，山河大地，树木花丛；即使是飞的走的，亦只是“一”字中的点点滴滴！记得：长沙开福妙参老和尚，伸掌雪花盖顶，收拳摇尾乞怜；而张口作狮吼，谓：谁对谁错，轮转有轴。时野老二十出头，初生之犊，右手握杖，左手捻诀，咄一声，希里化啦！只气得伽蓝脸红，韦陀眼红，参老鼻红；俨然，沙场浴血，声色如万马奔腾！久久，尘埃落地，山门已是寸草无存！

大德！好一场杀伐，却不见半具尸魂，惟独法堂红烛，摇曳不定！好像在说：天荒天盲，地老地伤，孔臭小子，湿了衣裳！是累的？是哀的？是一一药多病少，老

的笑了!可惜呀!天王殿里欠蒲团，没有个落坐的地方!

识得么?通都有大路，山野冒炊烟，究竟病在哪里?药在何方?参它个“一”字的好!

诸方老宿

举：玄沙示众云：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种病人来，作么生接?患盲者，拈锤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教伊说，又说不得；且作么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有僧请益云门，云门云：“汝礼拜者。”僧礼拜起，云门以拄杖桎(扫空状)，僧退后，门云：“还会么?”僧云：“不会。”门云：“汝不是患哑。”僧于此有省。

颂古：盲聋喑哑，杳绝机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离娄不辨正色，师旷岂识玄丝?争如独坐空窗下，叶落花开自有时。复云：还会也无?!野老谓：巧遇南山下，和歌北水头，探得西村住，此情已东流；唉!天上天下，惟彼独哀!

垂示：门庭施設，且恁么破二作三?入理深谈，也须是七穿八穴，当机敲点，击碎金锁玄关，据令而行；直得扫踪灭迹，且道淆讹在什么处?具顶门眼者，请举看。

野老曰：

见闻语，渡头杵，拴条绳，谁歌舞?!春花似锦簇，夏暑惹人烦，秋水共天色，冬雪比山高；四季是否如此景气?禅林中，冬七坐坑头，秋爽正好游，结夏听经戒，迎春抱雪球；煮茶的，营饼的，吃汤圆的，扛打狗棍的一一何处何从?!翘足待方家，接那盲聋哑，唱个招魂歌，去真亦除假!

大德!向上一事,如秋风扫落叶,纵是红枫,也不留情;为的是,畏首难得启户,畏尾常无结果;就象是生意人的大拍卖,广告招数,见不到真章!因此,野老举唱;树也无,猢猻也无,也就无所谓树倒猢猻散了;何况,法本非树,众生更不是猢猻哩!

注:离娄,黄帝时人,百步外,能见秋毫之末,其目甚明。师旷,周代绛州晋景公子,善别五音六律,可以隔山闻蚁斗;时晋楚争霸,师旷唯鼓琴,拨动风弦,知战楚无功。

大悲菩萨

举:云岩问道吾:“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道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岩云:“我会也!”道吾云:“汝作么生会?”岩云:“遍身是手眼!”道吾云:“道即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岩云:“师兄作么生?”道吾云:“通身是手眼!”野老云:“习气使然。”

颂古:遍身是,通身是,拈来犹较十万里,展翅鹏腾六合云,搏风鼓荡(应作浪子)四溟水,是何埃壘尘兮忽生?那个毫厘兮未止!君不见,网珠垂范影重重,棒头手眼从何起?!

垂示:通身是眼见不到,通身是耳闻不及,通身是口说着,通身是心鉴不出;通身即且止,忽若无眼作么生见!无耳作么生闻?无口作么生说?无心作么生鉴?若向个里拨转得一线道,便与古佛同参!参即且止,且道参个什么?!

野老曰:

岩处无道，道在吾里，吾身有根，尘扬在见；见能生染识心造作！唉！好个(蕴)器，生灭死活，嚎罗频繁，海阔天空，翱翔兮岌岌，鼓动兮逍遥，源远流，流长！船行划桨不如张帆，车行驱牛不如装马达，大悲菩萨，通身手眼，目的

不离一个“行”字；倘若不行，即使通身手眼，亦如聋者读“唇形”，有何效用？！其实，眼见耳闻，口说心鉴，无不是意念尘境，造作成业；此，即是众生通身手眼之症结。反之，意念觉知，无非菩萨行为！

大德！造作分善恶，意念有觉迷，了善别恶是识，取觉去迷是智；唯识学上，立根尘识智，无非是导引众生，行于菩提道上；向上一着，仍不离入于萨般若海；有谓殊途有二，归元不差！大悲菩萨，通身手眼，总在引导众生，平和安稳，予大法乐！即所云：饶益有情者也！

嘿！天降甘霖，皆得饶益么？！不妨透彻一个“静”字，可能雪中冒火，先冷后热！良久。如何是雪中冒火？道：极则事

如何是般若体

举：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门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

颂古：一片虚凝绝谓情，人天从此见空生，蚌含玄兔深深意，曾与禅家作战争。野老落句：锣鼓喧天，莫尽雷响无雨踪！

垂示：声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长时无间；净裸裸，赤洒洒，头蓬

松，耳卓朔，且道作么生?试举看。

野老曰：

古德立言句，不外意三环，或涵盖乾坤，或截断众流，或随波逐浪；用的恰当，休歇无缘，说走了样，沾沾自喜；耽于推拖拉的脚色，往往弄光戏影。但是，冢间岩下的行者，顶日载月，栉风沐雨，从来不执时空的脚步！因为，般若犹珍宝，识得存在价值，还须变卖地方；究之竟之，不异满怀珍宝，沦落荒岛，与那饥渴交逼的现实，无有丝毫交涉！

虽然如是，毕竟智门大师的“蚌含明月，兔子怀胎”又作么生会?野老前面有颂言：“锣鼓喧天，莫尽雷响无雨踪!”可是天不从人愿?抑或是七月里焰口施食，没有金刚上师?记得甲仙住山，于芋头地里除草之时，乍见虫比芋头肥，不禁意兴盎然，信口拈道：

芋瘦人老地荒

草深刀钝虫肥

庵里鼎镬朝天

山间兽走禽飞

少年意气用事

如今价估无钱

守住一间茅舍

到底除夕团圆

住山的呀!常伴

残照，枯树，鸦啼。

大德!抬望眼，看似花雨，其实空生，何必起心动念!待从头，掇六根，山河大地，快乐年年!

与我将犀牛扇子来

举：盐官一日唤侍者：“与我将犀牛扇子来!”侍者云：“扇子破也!”官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侍者无对。投子云：“不辞将出，恐头角不全。”雪窦拈云：“我要不全底头角。”石霜云：“若还和向即无也!”雪窦拈云：“犀牛儿犹在!”资福画一圆相，于中书一牛字；雪窦拈云：“适来为什么不将出?”保福云：“和尚年尊，别请人好!”雪窦拈云：“可惜劳而无功!”野老气急，骂道：“凌皮细括，残忍不见血!”

颂古：犀牛扇子用多时，问着元来总不知，无限清风与头角，尽同云雨去难追。雪窦复云：“若要清风再复，头角重生。”请禅客各下一转语。问云：“扇子既破，还我犀牛儿来!”时有僧出云：“大众参堂去!”雪窦喝云：“抛钩钓鯢鲸，钓得个虾蟆。”便下座。野老马上抖缰绳，叱声道：“骡不是驴，辨了也未?!”

垂示：超情离见，去缚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竖正法眼藏，也须十方齐应，八面玲珑；直到恁么田地，且道还有同得、同证、同死、同生底么?试举看。

野老曰：

犀牛在角，扇贵在风，一个“破”字，闹的天翻地覆，洵乃灼然炽烈，烧焦了这个世界而不自知!呀!火里撒网，寸草难逃，尚有超脱的么?可惜野老当时不在场，否则，官老儿连扇坠子也没了；看他窦老儿清风再复的希望，缘何而起，从何而生!

五叶法眼，宗风凋零，但那圆成实性的颂偈，却如犀牛的角；珍贵处，不是

太奇，药效用，不是灸补!听他：

理极忘情谓如何得谕齐

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

果熟兼猿重，山遥似路迷

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

所以道：骡不是驴，辨了也未!非是野老心法双忘，真性流露；而是窦老的一句“请禅客各下一转语”，透出了柳暗花明之外，尚有桃花源世界!

谛观法王法

举：世尊一日升座，文殊白槌云：“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颂古：列圣丛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垂示：动弦别曲，千载难逢，见兔放鹰，一时取俊；总一切语言为一句，摄大千沙界为一尘，同死同生，七穿八穴，还有证据者么?试举看。

野老曰：

法尔如是，是什么?琴操弦动一曲多，识得琴韵何须拨，既伤纤指复费神；默然音调不成律，含羞带笑也枉然!法如是，技乐如是，何妨凿壁偷光，躺着观动静!君不见，林间萤火，天上星光，月黑分外明的景象?!

与人斗，抱元守一；与人游，开怀畅饮；与人会，沉默是金；基于提起容易放下难，何如避重就轻!所谓一动不如一静，腿功在乎禅定，拟言造句葛藤，举火烧个干尽!纵然，三千里外传钟声，却也未辜负文殊白槌哩!更何况，背囊携钵的，

不一定是拨草瞻风，寻幽探径哩！

大德！刀伤李四，张三喊救命，王二麻子地上打滚，少一个泣涕滂沱的哭丧人儿；这句戏，如何唱下去呢？！紧锣密鼓，临场派个会翻跟斗的，舞大纛的；岂不是热闹非凡，皆大欢喜！然而，灵山会上无小丑，列圣列贤尽皆大家，纵瘟生，亦不得一人；问：文殊白槌后，如何鸣金收兵？故说：“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咄！住山的，众流截断，徒劳满山奔波，探源实无益！

因斋庆赞

举：僧问大光：“长庆道：因斋庆赞，意旨如何广大光作舞，僧礼拜，光云：“见个什么？便礼拜！”僧作舞，光云：“这野狐精！”野老云：“描红临帖，不是文采！”

颂古：前箭犹轻后箭深，谁云黄叶是黄金？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沉！

垂示：钓垂寒潭，游鱼可数，下饵渔人，家中藏网；不是不会一网打尽，而是笠蓑碍着了！看那雨中蜂蝶，可见有只患伤风感冒的么？试说看。（原录无，作者拟）

野老曰：

直下承当，不是亦步亦趋，峥嵘头角，更岂非吃祖师饭；此野狐，喧宾易主，抢捧伤人，岂止大不敬！众所周知，禅祖传承，西天四七，东土二三，何来三加四？向上究一乘，佛陀亦非祖，何者不是离缘背道的啊！闭嘴。

.....。

支唔咿?!

思亦不得!

“?”

肯么?好马不吃回头草哩!

何不见吾不见之处

举：《楞严经》云：“吾不见时，何不见吾不见之处?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吾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颂古：全象全牛翳不殊，从来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见黄头老，刹刹尘尘在半途。

垂示：声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长时无间；净裸裸，赤洒洒，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毛狮子则且置，且道作么生是露地白牛?野老握拳伸掌，喝道：“漏掉了什么?!”

野老曰：

《涅槃经》中有“众盲摸象”之说，旨在见一概全，异说纷歧，乃全象之典。•
全牛者，《庄子》中“庖丁文惠君解牛”，谓未尝见其全牛，仅作顺理而解。二者之寓意，透着“摸索”的消息，不啻贬尽天下人，欲见黄面老子，谈何容易!
其实，信佛、学佛，循其次第，顺其道途，那有不得成佛的道理!

佛者觉也! 自、他、圆满，三者兼具；则智慧到达极至，觉悟必然彻底，无

有不究竟的境地!放眼娑婆，生灭轮替，犹若湖海漩涡，年年月月，危然险地，一不小心，苦也哉，避之不及，逃亦不掉；只因为，游涡柔美，惑人眼目，不免多少跃跃以身，相试其境的哩!

大德!禅海浩瀚，欲窥全貌，得耗一番工夫!犹如“道”的追寻，原本道无形相，唯智慧才见真性；因此，野老有句云：

声色应见闻，众生常迷惑，

喜怒哀与乐，物我谁是错？

一点明灵智，一丝寂和静，

象牛伏脚下，毫厘显分明!

嗨!黄老在前，山僧在后!

宁说阿罗汉有三毒

举：长庆有时云：“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二种语；不道如来无语，只是无二种语!”保福云：“作么生是如来语?”长庆云：“聋人争得闻?”保福云：“情知尔向第二头道!”长庆云：“作么生是如来语?”保福云：“吃茶去!”

颂古：头兮第一第二，卧龙不鉴止水，无处有月波澄，有处无风浪起，稜禅客，稜禅客，三月禹门遭点额!

垂示：有佛处，不得住，住着头角生；无佛处，急走过，不走过，草深一丈；直饶净裸裸，赤洒洒，事外无机，机外无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总不恁么，作么生行履?举看。

野老曰：

法华席上，佛老有句，谓：“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观机施教，乃度众之准则，应病与药，乃离苦得乐之窍；灵山已绝千百年法筵，遗诫总留十二分教，贝叶梵字，如来在在不二语，有疑惑不解的么？莫忘了，饶益有情，方是功德；其他诤辨，不过是与佛法的“圆”，靠不近，挨不上，自造障门，自建“通路”；结果，迷方失向，像没头的苍蝇，受苦的是谁？！

杀贼境，断感情，梵行若立，诸漏必尽，将不再困于三毒根本，所谓功显名彰，竖个影子，还有诤长论短的闲老倌么？！虽然如是，毕竟那“如来不二语”作么生？一头双手两足，只鼻对眼张嘴，请问：何者适中，何者有分？莫说因缘自然，莫道未离中间！《法华经》说：“唯此一事实，余二即非真！”因此道：白浪滔天，见缘水活，是几个事实呢？！

大德！天上云白，水上浪白，船上帆白，园中花白，您的心念之中，是意白？是识白？抑或是里外皆不白？！到这里，语一字，白中生污垢；默无言，白亦不现，您将如何自决？野老笑道：众生元无白，如来不二语。会么？！

真佛屋里坐

举：赵州示众三转语。

按：赵州示三转语竟，末后句：真佛屋里坐。

颂古一：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伪。

颂古二：金佛不渡垆，人来访紫胡，牌中数个字，清风何处无。

颂古三：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灶堕，杖子忽击着，方知辜负我。

垂示：泥佛渡水，烂却。金佛渡垆，镕却。木佛渡火，烧却。末后舵螺，真

佛无过；其实，若识二祖安心，紫胡看狗，嵩山破灶，纵棺盖封钉，也埋不了精魂哩！（原录无作者拟）

野老曰：

一只陀螺，转转不停，离绳无动力，屋里扯风铃；物相诸形，不外五行，四大聚合，无有真性！是泥也好，是金也好，是木也好，缠缚在一个我字上；《楞严经》有句：“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所以说，定星盘上寻方向，毕竟是谁在找谁？

墙有四向，顶分南北，门户窗台，里边关些什么？谁的体？谁的用？什么相？什么境？是泥塑的？是金铸的？是木雕的？倘若主人已外出，则一屋子只是件件死尸！赵州呀从谏和尚，一句嚎罗，可知害了多少摸象的人！自己八十尚在屋外，为何不将雨伞留下呢！

大德！古人不是祖，今人不是祖，为什么像只波斯猫，围绕在谏老的泥足前？想拾起那双烂草鞋，去看南泉宰自己？！还是想混在红白汤圆里作调味？！咄！内里瓮破，井里干涸，炉里熄火，不用费心啦！小心夜里梦多！惦着。

若为人轻贱

举：《金刚经》云：“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

颂古：明珠在掌，有功者赏，胡汉不来，全无伎俩；伎俩既无，波旬失途，瞿昙瞿昙，识我也无？！复云：勘破了也！

垂示：拈一放一，未是作家，举一明三，犹乖宗旨；直得天地陡变，四方绝

唱，雷奔电驰，云行雨骤，倾湫倒岳，瓮泻盆倾，也未提得一半在!还有解转天关，能移地轴底么?试举看。

野老曰：

一轮旭日，普照宇寰，大地呈现一片光明景象；洋溢着的是生，是动，是不息的循环。夜幕低垂，明月中天，大地变换成银色世界，坦露着的是灭，是静，是安祥的寂静。所谓日夜，黑白，光暗，阴阳，于此不可否认的，都是“光照”的事实；有几人?将思维投入“反射”的真象?!纵然，情知日热月冷，却也是日圆月缺，尽转在物相的色尘幻境之中!

太阳，是炽烈的世界，月亮，是清凉的世界；阳光是娇艳的，月光是宁静的；炎热与阴冷，像两个极端，而人类的爱好和希望，却是极端的权威，予取予舍，逍遥自在；但是，那“已是近黄昏”的感叹，和“残月冷露人不在”的情伤，往往堆砌在少数者的身上；就像天文学家，沉浸在日月星辰的世界里!有几人?去分析、研究、认识而有所发现呢?!

是以，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故昭明太子，科为能净业障分；可知起心动念，决定好坏，尔若五蕴皆空，则业也不造!试问，尚有何者，可消可灭?!

大德!认识一切诸法，无我无实，在在都是过程，则蕴不作用，业亦不起；但，众生重眼见耳闻之能，欲舍欲了，除非习气绝迹!不然，所有先世，今世，后世，无有尽期!

肯么?抱住太阳，捧着月亮!

莫道会佛法

举：天平和尚行脚时，参西院，常云：“莫道会佛法，觅个举话人也无!”一日，西院遥见招云：“从漪(水纹状)。”天平举头，西院云：“错!”天平行三两步，西院又云：“错!”天平近前，西院云：“适来这两错，是西院错?是上座错?”天平云：“从漪错。”西院云：“错!”天平休去，西院云：“且在这里过夏，待共上座。商量这两错。”天平当时(即)便行；后住院(伽蓝)谓众云：“我当初行脚时，被业风吹到思明长老处，连下两错，更留我过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怎么时错，我发足向南方去时，早知道错了也!”

颂古：禅家流，爱轻薄，满肚参来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谓当初悔行脚，错错!西院清风顿销铄。复云：忽有个衲僧出云：“错!”雪窦错，何似天平错?!

垂示：一夏啾啾打葛藤，几乎绊倒五湖僧，金刚宝剑当头截，始觉从来百不能!且道作么生是金刚宝剑?眨(睫)上眉毛，试请露锋芒看。

野老曰：

踏破化城，利剑死囚，竖眉瞪眼底，可是冤死的魂?欲露锋芒，西院门头硬，斩呀!不是金刚宝剑，连把剃刀也不如!因为，西院哩，南北方向，阴差阳错，病在卜度，人头丝毫不损，遑论既不是舞刀，亦不是舞剑的哩!

阴差阳错，不识东西，悔，悔，迟了也!化城非化民，忘了入境随俗，结果，赤手空拳闯天下，闹了个灰头土脸，不知所措!待到事过境迁，来句“早知道错了也”!未免亡羊也补不了牢，哀矣哉!苦矣哉!良久。是不该乱闯化城?是不该信

口雌黄?错错!

大德!举头无日月，步行陷山河，欲休强留住，犹误共商量!难怪窦老欲评“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谓当初悔行脚”!即使放他一马，到头来，人翻鞍鞍散，并非是马失了前蹄，而是天昏地暗的世界，自己以为心中日月光明，孰知脚底下，断岩峭壁，步履像个幼儿哩!

行脚底禅和!长江三峡多急流，船行浅滩靠什么?不是运气，全在掌舵的，知流知航道，更知“性”中妙!如何?纵有金刚宝剑，也派不了用场。参看!

如何是十身调御

举：肃宗皇帝问忠国师：“如何是十身调御?”国师云：“檀越踏毗卢顶上行!”帝云：“寡人不会!”国师云：“莫认自己清净法身!”

颂古：一国之师亦强名，南阳独许振嘉声，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卢顶上行；铁锤击碎黄金骨，天地之间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沉沉，不知谁入苍龙窟?!

垂示：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锋相拄，遍界不藏，远近齐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么人境界?试举看。

野老曰：

忠国师语出皆“讥”，为国之君，请示佛法，问十身调御；原本道了也罢，却连连奇特，叫肃宗罔措，岂非言之不实么?南阳有卧龙先生，忠国师难道也惹上了骄傲?尤其，窦老误解，说忠国师“及至帝王面前，如烂泥相似”；好像原先的“一条脊梁骨硬如生铁”，如今完全折了!断了，弯了!其实，依野老之见，二老都有“好大喜功”之嫌!

何以故?师者，解惑之人；为何不嘱国君选个时刻，住静室，摒诸念，万缘放下；冷寂寂底，好自参究呢!当真不如夹山典座么?!二祖求达摩安心，也嘱其“将心来”，方始得“觅心了不可得”的效果；为什么?赶尽杀绝，不留余地?!

大德!师有五明十德之能，缺则佛法难得圆融；所谓“珠走王盘”，才是爽朗活泼底的佛陀境界! 自古以来，宗门巨匠，行于向上一着子的道途上，哪一个不是滴溜溜的人物呢?拖泥滞水，胡扯葛藤，如何能够直指人心，见性得悟，而成就阿耨菩提呀?!

是以，但识禅那，不舍声色，永远难启灵知!向往十身调御的行者!穷究不是穷诘，真参不是妄想，摄取是时!

如何是吹毛剑

举：僧问巴陵：“如何是吹毛剑?”陵云：“珊瑚枝枝撑着月。”野老云：“墙头碎片不挡贼!”

颂古：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砢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别别!珊瑚枝枝撑着月。

垂示：收因结果，尽始尽终，对面无私，元不曾说!忽有个出来道：“一夏请益，为什么不曾说?”待尔悟来向尔道，且道为复是?当面讳却?为复别有长处?试举看。

野老曰：

剑眉拳锤，管尽天下不平之事，口蜜腹剑，忒也伤人!伸只手，可拳可掌，却不离眼神面色；判他“如何?”不定雷奔雨急，不定大地春回，不定．．．．该

如何，可如何，能如何，又当如何?!吹毛剑，墙头碎片，抵不住失神妄乱之时，
贼子趁火打劫!

珊瑚枝枝撑着月，君见否?湖海风平浪静!若果如是，纵然莫干，亦如废铁!
肯么?蜉蝣住蚌，楚妃拥柱，干卿底事么?!纷说齐东，求真正史，管他寡妇怀中儿;
你手中剑，吹毛断，可辨得人间是非?!

大德!夜庠池水捕明月，枉费心机，徒劳力气;最要紧，漆黑夜，行于途，靠
自己的眼睛!有具眼底出来道：“谁无眼?”野老云：“莫忘了，倚天照雪!”“禅
林中有闭目藏睛的!”野老不免笑痛鼻梁，伸手扞嘴，轻言道：“吹毛剑!”人头
落地，如何说?!

附 记注

《碧岩录》颂举百则，野老不揣谫陋，继无门关探讨之后，承乐观老法师约
稿，为《海潮音》月刊补白，耗费了近三年的时间，把是录探讨完毕。虽然，不
敢说剖决了些什么?但只少抉剔了些什么!尤其，值此教下禅宗，沦于干涸的时刻，
似乎应该略尽本份，做些启玄微，探幽邃的工作，以应当前之需。

今，为佛印月刊定期出书，集《无门关》与《碧岩录》两篇一百四十八则禅
案，命名曰：“休庵禅案”，以供嗜禅者之研究；涓滴之语，原同热沙，但望不
无参考价值?

天岳九代孙具戒比丘

浮丘梦殊

白云 识

时年六十又五齿撰

说 禅

西方国家的“思想”结论，一直是偏于直觉的，往往把一件事情的开始，在毫无完善的过程以前，便展现出智商奇高的臆测，而迅速的标出结论来；像政府与人民间，长官与部属间，如果为某一运动或某一问题而发表宣言时，必然的加上一句：“我们同在上帝的庇护下”，依此，便认定了全国或团体的每一份子，全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了；尤其是法庭中的审讯，作证者依程序，手抚圣经立誓，然后发言作证，便认定如此的证言是可信的了，至于所说的是伪是诳，几于一切只有依赖上帝之主宰了。

在这种“自以为”的情形下，便很容易的造成太多的弊端；无论是学术的，

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等等，往往为多少人用来作为欺瞒的工具，最后的结论是损失，是挽救，是弥补；这些便是由于没有完美的“过程”而发生的流弊。

什么是完美的过程？

因此，本文拈出“说禅”一题，借以来说明“禅”在宇宙人生中的重要性；首先，追溯尼泊尔的王子乔达摩于菩提树下成道的情形。当乔达摩出离皇宫，在雪山六年苦行，参访了当时印度各种苦行沙门而不得究竟时；他洗净了遍身的污垢，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毅然地敷座提树下；运用人类最崇高的思想，静虑着，思惟着，发挥人类特具的智慧而达极至；终于，在星月的夜空下，万籁俱寂的时刻里，他的智慧明彻了，毫无些许杂乱与妄念；诚然，思惟中的一片虚灵明妙，像明彻亮透的圆月，洋溢出的尽是一些洁的、净的、真的、实的、融洽的、调和的；充满了仁慈、悲悯、喜悦、乐舍的一切功德，解开了人类有史以来“生死”问题的困惑，而完成圆满究竟的答案。

那，便是乔达摩于问题(人生)的开始，经历无穷的过程(生活)，而获得生死因缘的答案(结果)，也就是从一个凡俗的太子，而完成超三界的佛陀，展现出对人生宇宙因缘法则的成就；以至影响及后亿万世纪所必须遵循的真理，任何先知贤圣，无分界限地域，尽都乐意接受的真理；因为，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中任何的理论，没有能超出其真理的范围的。

乔达摩的成就，在所创的“佛陀之教”中，依其修行的方法(过程)所得，便是震撼现前东西两半球学术界所谓的“禅那之学”；这种学理的内涵，便是由问题而至答案间的过程，此过程不仅有理论的述说，更有方法的实践；当然，那不仅仅只是侷限于乔达摩的，几乎宇宙中凡是“有”思想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拥有的；

这种人人拥有的现象，到后来自印度传入中国，历经数代而至惠能禅师的时期，为他所发现的命之为“自性”的便是。

禅那，梵语 Dhy 𑖦 a，本义是弃恶，功德丛林、思惟修等；新译为静虑，是心定一境而慎审思虑的意思；分开来说，静即是定，虑即是慧；所以，解释禅那之时，说是定慧均等的妙体；因此，作者说禅那，即是一种运用思想，发挥智慧的学问。不过，这里要说明静虑一词说是禅那，并不是凭空捏造的，确有其根据的来源；《俱舍论》说：“依何义故立静虑名？由是寂静能审虑故，审虑即是实了知义；如说心在定，能如实了知。”

《婆娑论》说：“静谓等引，虑谓遍观，故名静虑。”《同光记》中说：“由定寂静，慧能审虑。”是以，作者把这种学问，说是问题与答案的“过程”，即是所谓的“驮南”（译音）之学。

禅那，在发源地的印度，并不为信奉佛陀之教的，或是研究其教理者所热爱的；虽然，承接其法统的事实，递传了二十八位继承人，那中间发展的情形，却是极为保守的；直到纪元五百二十年，菩提达摩把它带到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始传于惠可大师；继而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惠能，六代相承；时正唐高宗年代，也正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尤以禅那之学，几乎成为佛教的代表性学理，占住了中国所有学术思想地位最突出的席次；待到两宋时代，竟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领导者，如果说是原动力，当然更为恰当。

所谓禅那，或者是静虑，甚或是过程之学，其中的内容，究竟拥有一些什么？依现前西方的禅学界，由于日本的铃木大拙博士的传授，把原本禅学的面目，已

粉饰修整成“道”的(不是道教之道)日本化了，与原来得自中国本有的差距甚大；像现西方人对禅那的印象，是一片不知所措的色彩，充满了含混、迷乱、矛盾、近乎神秘的境界；同时，也流露出天真、纯朴、尔雅，近乎诱惑的情形。究其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便是前面所说的，从问题到答案，其中没有过程，是直觉的结束；譬如西方禅学界所有的，对禅那之学的流行印象，是：

“古代有一位禅师，不管什么人请益，总是竖起一根指头。”

“有一位禅师。往往对请益的人，定律式的给对方一记耳光。”

“有一位禅师，人们向他请益，从来不予理会，默然不语地踢他自己的皮球。”

此外，一些较为有深度的印象是：

“有一位自以为了解佛法的人，写着偈子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当时，有人看见了，立刻以四句偈纠正的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个和尚去寺院参拜禅师，说明专程拜访的目的是请求指点；当时的禅师听了，便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问：吃过早饭没有？

答：吃过了。

说：回去洗碗吧！

结论是：这样的对话，据说还成就了求教的人，走上了参修的大道！”

(参阅赫士唐、史密斯着：《人类的宗教学》一书。)

为什么？举凡一个问题的发起，一个答案的产生，必然有着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如果以问答的方式，从开始便结束，中间毫无过程可言，那末，世间的事与理，

便没有了“为什么?”的研究了;当然,研究中的分析,演绎等过程,更是无从谛审了!因此,作者把禅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也就是创拟的“三段论法”;三段的内容,是“禅疑”,“禅思”,“禅悟”,所谓禅疑,就是前面提出的“为什么?”,而禅思呢?就是分析、研究、观察、演绎、选择等一连串思想的运用,把吾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至;此阶段正是禅那之学中最为重要的,也是“迷与悟”的分野过程,也是从疑而思而完成“顿悟”的一念的原动力,在佛典中称之为觉果;三段论法叫做禅悟。

举例来说:西方人常用的那句“我们同在上帝的庇护下”。……如何,如何!这种言句,可以说毫无过程,几乎是“肯定不容异议的”说法,也就是“问”与“答”及“开始”随即“结束”的直觉行为。如果,以禅的三段论法来讨论此一事实;首先,看问题的发生,必然地会生起许许多多的为什么?(禅疑)上帝是什么?所具备的种种?那庇护下可信和可靠的依凭?除此,尚有其他能庇护我们的?或者是更为可信可靠的?有了这许多疑虑,继而产生的便是分析、研究、观察、演绎等一连串的思想运用(禅思);这一连串的思想运用,同时少不了智慧的发挥,于思想运用的过程中,使其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那其间,是客观的、合理的、合情的、好坏兼备、虚实皆詮、真假不舍。然后,产生出许许多多的结论来;当然,这些结论仍然不是精纯的和可信或可靠的,那必须依赖智慧慎重的去加以选择;选择那属于“圆满”的理想结论来作为正确的答案。不过,这类的答案,基于每一个人的根机和智慧的不同,也就是所谓的“见仁见智”;因此,任何一个选自结论中的答案,并不就是“注定”了的,只要切合于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于过程中具备了“智慧”的条件,认真清理结论而选择答案,显然,其答案在缺陷

的程度上观察，一定是最低的。如此，便是三段论法中，属于“禅悟”的起步；然后，在时空的历练下，久而久之，集智慧的精华(各种不同的问题、过程、答案)于人生中各种不同的境遇中，得遇于因和缘的溶和，而发生像文思中的灵感，画境中的情趣一般，奇迹似的于顿然之间展露出来，也就禅那之学中最是珍贵的“觉悟”！不过，这种悟的深度是超于文思与画境中的灵感的，其间尚有“觉”的特质。

现在，把禅理论的内容，将指标移向中国禅史实中的“公案”，于公案中进一步的探求禅那的真象。

禅公案中具有代表性的很多，像达摩初祖的“安心”，三祖僧璨的“谁缚汝”，六祖惠能的“风幡动”，怀让禅师的“磨砖”，从谥禅师的“狗子佛性”等，为数愈千，琳琅满目；如果欲窥探究竟，可以从《五灯会元》、《指月录》、《景德传灯录》等单行本中详读；不过，如果欲想得知全貌，则必须从《大藏经》中的史传部与诸宗部下手。在这里，仅仅摘录少份，以揭露公案的真正精神与意向之所在。

安心法门：

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

慧可说：“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说：“我与汝安心竟！”

试看此一公案，乍闻之下，似乎从问题的开始到结束，毫无过程的迹象可寻，虽然，具有为什么的条件，也有答案的出现，但是，却有令人无从下手之感；即

以三段论法来处理，亦不容易把握过程是什么？

这是什么因素的缺乏？那引不起运用思想的关键何在？其实，在一个接近禅学的研究者来说，如果会发生以上感触的话，究其原因；很明显的是没有把“智慧”发挥到极至，所以无法灵活的运用思想。

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请问：我是什么？心是什么？为什么未宁？师之能？安之义？所能？可信？

将心来与汝安！请问：心能掬否？心在何处？如何呈递？将如何安？

觅心了不可得！请问：如何觅心？心既未宁，为何觅心了不可得？如何是得？非得？

我与汝安心竟！请问：在不知我和不知心的状况之下，何以安心竟？

问题：为什么？如何？这许许多多的疑问，关系着多少不知的，必待运用思想，发挥智慧，以及时空的过程等才能获得解惑的事实，能说不是在在都等待着你去下手么！还有那意念中所期待的觉悟；在历练或探索的过程里，你的思想、观念、立场等等，究竟把握了多少？又有多少是属于你自己的？基于禅的过程，无论是分析、研究、观察、演绎的任何行为，最忌讳的就是“我执”与“法执”，经论和祖德们常有“人法两忘”的提示；便是禅的过程中所安立的一盏不可违反的红灯，犹若现代交通安全中俱有保障性的号志，任何行驶者于里程中切不可玩忽或硬闯，否则那后果必将是“丧身失命”的！

次为闻无闻有的公案：

有一天，杜相国与无住禅师在客厅里谈话，忽然听到庭院的树上有只乌鸦拉高了嗓门在啼叫，杜相国问无住禅师说：

“你听到乌鸦在叫吗?”

“听到了!”

紧接着，乌鸦展翅飞走了，庭院中恢复寂静，杜相国再问：

“你是否还听得见鸦啼?”

“听得见!”

“乌鸦飞走了，已经没有了啼声，怎么说你还听得见鸦啼?”

无住禅师闻言，便召集寺众，普为解说法要，他说：

“佛世难值，正法难闻，各各谛听。所谓闻有闻无，非关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灭?有声之时，是声尘自生，无声之时，是声尘自灭；而此闻性，不随声生，不随声灭；悟此闻性，则免声尘之所转，当知闻无生灭，闻无去来。”

从公案的开始，到无住禅师的开示法要，总结其重点：是声、闻、色、尘、生、灭、有、无、悟、转、去、来等一连串必赖思想去分析、研究、观察、演绎的“过程”；从这些过程中去疑、去思、去悟，以微妙的智慧而圆满之。但是，如果舍弃过程，从问题的发生，一开始就标出答案，像“声尘无常，闻性不变”；同样不是可以圆满的把问题结束了么?乍看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究竟起来，则问题丛生；想想：声是什么?尘是什么?如何生起?如何消灭?无常是什么?又怎知无常?同样，所谓闻?性?不变?何者不是疑问?何者不用思虑?没有过程，怎能获得觉悟的果呢?何况禅悟的“觉”，不明灵感的触觉，而是不为相转，具有透彻的(究竟的)特质啊!

好了，说了一大堆，究竟说了些什么?所谓禅，如何是?是什么?且以岩头禅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他说：

“如何是禅?向伊道合取屎孔，着却有子气息，便知深浅，硬纠纠的；汝识取这个狸奴面孔，与么时?不要故朵伊!不要称量伊!”

又说：

“道我坐禅，守取与么时，犹有欲在!”

又说：

“兄弟!欲得易会?但知于声色前，不被万境惑乱，自然露裸裸的!”

会么?正么与时，当疑、当思；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之后，必然，您会发现：“云有黑白，天有阴晴，人有善恶……。”等尘相，皆是心识的作用罢了!就像饥则食，寒则衣，理则直一样的自然，并不是不识禅而说禅为玄妙、神幻的乖理之学!

禅与时代思想

导 论

所谓时代思想，是指十九世纪以来，于文化与科学中所产生的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可以说是一种摆脱神权的专制，而争取“自我”的新思想运动。这种运动的掀起，有若泛滥的狂滥，至今仍然在流布，进行，而且一直保持着激烈的趋势。

目前，这种似是平和的雏型，并不是代表了成熟了的果实，也不是结合了的力量，只是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间隙；今后，这种“时代思想”，是否有着更为剧烈的变化？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至于那未来的情景如何？这问题的确不是凭借现前人类的“世智聪明”很容易在短期间内作出结论来的；所以，时流的变迁，任它文化的新颖，科学的进步，哲理的演变，永远只能归结说是“一个间隙”，属于任何的一个时代的间隙。

这在禅法上正是“西来的的意？”任你绞尽脑汁，也只是“认指得月”的作为；惟有趋步“究竟到家消息”，才能找出“成熟了的果实”是“毕竟的模样？”；然而，如何究竟？那就得依赖“禅疑、禅思、禅悟”三段论法，于“时空”的究竟之下，自有彻然见底的一天。

欧洲，在火化运动兴起之前，神权统治着人类的思想，造物主奴役整个世界；

人人畏于神的威武，承认神造万物，神施恩惠于人，神能救赎人的罪过，神是可爱的统治者。可怜的近世纪沉沦于迷信的神奴——其实是创造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类，一直以为信神即能得救，信神可以上升天国，甘愿永远作一个屈膝于神前的臣服者，供其奴役性的驱使；此时，可以说是西方人最迷茫也最黑暗的时代。而后，文化兴起革命，科学进入倡明，人们的思想顿然形成为两股万钧的力量，有若疾雷破山风震海；使漫天黑沉的云幕骚动起来。于是，那代表着光明的太阳露出了，璀璨的毫芒透隙而出。于是，照亮了人间，照亮了世界，一切为神所隐藏着的事实，终于坦呈在人们的眼前。于是，迷茫的变成了清晰，黑暗的变成了光明，那神秘的色彩再也不能遮蔽一切了，那幻象再也不能蛊惑人们了。于是，人人的自我抬头了，人人的思维活跃了，人人的意志自由了；没有了畏惧，没有了束缚，没有了禁制。于是，时代变成了另一个时代，思想变成了另一种思想；那是属于文明的，科学的，可爱的转变。

这种转变，在禅法的观点来看，那是人类思想中的一种本能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禅思的结果；因为人类思想的变化，是智(经验的累积)，与慧(正确的选择)二者的潜在力量，在时间和环境(机缘)的流变下，由于因缘与时机的成熟(异熟和熏习)，便会毫不经意的流露出来。好像是山石或地底中的水，表面虽然有土、石、沙的阻障，但那只是暂时的，蕴藏着的不可制止它在内里的流窜或汹涌，穿梭钻隙的动态，必然形成一种由微而强，自小而大的力量，奔腾于任何一丝一孔的空间，在时间和环境的流变下，由于因缘与时机的成熟，便毫不经意的流露出来。

前面说过，时代的思想就是文化与科学，二者是潮流变迁的两股力量，这种力量，在我国同样也发生了效用；例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汉代风起云涌

的经学，有唐怒潮澎湃的佛学，而至两宋以还由禅思而发明的理学，而后清世纪由欧风所影响的考据，以及现前的科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想；这些潮流中的产物，便是人类思想变化的结果。

思想变化的过程，是“疑、思、悟”，像禅法中的“禅疑、禅思、禅悟”一般无二；这三种变化过程，便是禅学的基本理论，在佛法的整个地位上，是属于诠三藏奥义的一种无上智慧之学。

禅，原本是禅那，是梵语的简称，最新的译义是“静虑”！这种静虑是人类思想中的本能条件；倘使发掘出来，便成为智慧混合的力量，如果运用了这种力量，那末，其结果是一些不可思议的表现。无论是世出世间，万事万法，几乎是没有任何阻障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之下；于是时代的思想应运而动(应境而生)，便形成了“文化与科学”的文明潮流；过往的那些天、神、造物主，极权者的神秘威力，便有若阳光化雪，明亮趋暗般毫无抗力的消失殆尽了。

这就是时代思想所仰赖着的“禅法”的原动力，也是无始以来以至未知的将来，该是无法阻竭或抹煞的“无上智慧之学”的“时代掀起者的后盾”(笔者暂定名)！更是不可忽视的永远站在时代尖端的领导者！

文 化

文化虽然是一种历史演变的成果，但是，在演变的学理上，是由于环境的需要而产生追求作为；这种追求作为是理性与感情的综合动作，是属于绝对的一种智慧的表现。如是，时久的考验，变成了一种学术思想，而成为学说或知识；这种学说或知识公认它叫做“哲学”！也就是奥义的形而上学！

哲学的内涵，主要在追求现象，探讨事实，分析本体，而完成思想后的知识

序例；基于此，便产生了各种论说派系，诸如：唯心论，唯物论，心物二元论等；为与禅法便于比较，兹分别述说于后：

唯心论——分主观与客观两种。主观的唯心论，是以主观知觉，无有一切外物，也就是说吾人的认识分别一切外物的存在，都是自心所显现的影子；所以，于意识之外，一切都否认其存在的价值。譬如世间的事事物物，伦常道德，风俗习惯，人文学术，科学发展等都在否定之列。这种立论，在禅学的修习过程中是可以成立的，因禅法的要，求“无名字相”，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这仅仅只限于修习过程，并不是究竟的义谛，因为“无为之法”仍然来自“有为之法。”所谓“有假才有真”便是究竟之所以。其次是客观的唯心论，认为世间一切诸法的差别相，都是一种共同的心理表现；因为人类的意识变化，观念就是物的本身，换句话说，心神就是万有的造物主，所谓共同的心理表现，就是无所不能的万能者。这种论说，正是禅学上的“平常心是道”和“解时识摄色”的道理相同，有所差异的地方是“无有执着”和“不取”也“不舍”，来去自如的超脱意境，非是唯心论者所能做得到的。

唯物论——自然科学以物为对象，世间一切的差别相，是依于物的相互发生，主宇宙的本体就是物质；不是心理的主宰，也不是上帝的杰作，人文史实的演变也就是唯物论的发展过程。像马克思的“资本论”，便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经济本身就是物质。近代唯物论者，认为人类的意识活动，其本体就是“脑物质”反映活动的结果；如果“脑物质”没有了，意识也就随着消失了。这些说法，与禅学上的“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以“棒喝交加”的行为是近似的；尤

其是“舅舅原来是外婆的儿子!”几乎就是这种“物质论”的原案。不过，形式上看起来似是异曲同工，但在气质上却相差很远很远!因为，唯物论最易流于“定命”的弊端，而禅法是“活泼”自在的，不为任何束缚，也无有滞障者；所以，形式上的相同，只是外相的不可避免的一些方便(般若的方便)过程，也可以说是修习者由假入真的一些助缘而已，像渡河藉舟船渡水是一样，当渡河完毕，舟船即舍是相同的道理。

心物二元论——心是对外物认识的一种本能，物是外境一切诸相的自体，本能与自体是本学派所谓二元论说的基础；认为“心物二元”是万法生起的本源，譬如一朵花，花是“物之一元”认识为花，是“心之一元”，二者融合而成“心物二元论”；又如花有五颜六色，娇艷动人，这是物的自体属“物之一元”，而起心认识有红、黄、蓝、白、黑等和可爱，厌恶诸般本能反应，是由于花的本身具备了这些，属“心之一元”，如是，便是心物二元论法。这在禅法上正是“心意识”作用，好像僧问赵州从谗禅师“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答：“无!”或“有”狗子是自体，佛性是本能，前者是外境的物相，后者是内心的分别，无论狗子的有无佛性，总不离于心识的作用。不过，以心物二元论法，像花的譬喻，其中以花的自体概念，和心的认识本能，是属于“物”与“心”的两种元素，像机械与机械相互的成就，也就是说由机器制造出机器，二者的“自体和本能”究竟如何分别?所以，禅法上归之于“心意识”作用，与“心物二元论”，在理论上是立破圆融的；相反，心物二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佛教中禅法的学理，可以说是集十大学派理论的大成；所以，教下公认禅法的境界是最上乘者，当然这并不是夸大的说法，何况，禅法的本身，一直是充满

了“大觉智慧”的一种学理啊!

在禅的理论中，有“不取不舍”一个中心思想，这思想就是“无念、无住，无相”禅的最高原则的一种“脚注”；正说明如何对万法(事物理谛)而作到无念，无住，无相?唯有以不取也不舍的方法去处理之。而处理的过程中，又如何不取?如何不舍?那就是禅法上的“心意识作用”一个基本的立论，以这样的立论，加上这样的思想，配合这样的原则，试问，在哲学的各种论说中，甚至综合各家所长，是否能与之相映媲美?一般可贵呢?

科 学

科学一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恰当的定论，不过，依其性质(或内涵)不外是一种数量关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尺度是分析和推测，最后所得的结果，才是科学的学理；然后，根据这种学理，与之部分的秩序(序例)整理，而完成全体的组合，这样，便创作出所谓科学的产品了。

数量关系在禅法上如同“因果”和“感报”的开佛知见者所应有的认识，当这种认识完成了以后，才能进入“禅疑”的阶位，而后才有“禅思”的内容，以达“禅悟”的目的。现在，把科学的方法与禅学作个概略的比较，为条述简明起见，兹分别说明于后：

分析——科学着重分析，把事物的前因后果，予以详尽而有系统的分别，演绎，然后归纳起来，便形成了分析的一种方法。除此，分析更有一种穷究的方法，比如电子的分析，知电子为一最小的物质单位，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穷究，结果发现了中子与质子，再穷究，到目前为止，科学的研究者，已知核子仍不是

最小的物质单位，而且证实了核子之内尚可分裂，只是暂时未发现分裂的名称与用途罢了。(这类的名称与用途，并不是定律或科学的产品，可以依其发明者而作纪念性的立名。

分析，在禅法上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是穷追极究，必须至极微也没有了才算完成；这种穷追极究后，以至极微也没有了的境地，予以立名说：“顿然彻悟。”彻悟的彻字，便是极微也没有了的成就。不过，这种彻悟的境界，不是轻易可以做得到的；或者用机械仪器可以化验分析得出来的，而是一种“大觉”后的“智慧”结果，是经过有系列的秩序，有类别的条理，有精密的分析，运用“禅疑，禅思，禅悟。”三段论法，而圆满完成之。

经验——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的对象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以现有的与现有的混合和参杂，或者说以数与量的调和与配合，而产生另一种未知的一成品；这种研究的依据是自己，或者是他人的一种“经验的反应方式”，而引起“可能”的思想，而至付诸行为。但，其结果是不可靠的，因为有的能成功，有的却遭受失败；比如化学试验，便是此种经验的属性，是由思想而行为的一种方法。

经验，在禅法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要课，尤其是一个初学者，如果不吸取经验而“盲修瞎练”，结果变成邪魔外道(包括诸病的发生)；不能正当而顺利的由疑而达悟境，完成正法眼藏的涅槃妙心(大觉之境)。不过，这里所说的经验不是道听途说的“牙慧”，而是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

“若不自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

又说：

“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

但是，经验固然重要，而“自己”却更为重要，如果完全依赖经验，仍然是不能完成禅悟的；正如六祖所开示的法要，他说：

“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这种自心自性，便是我们所说的“自己”。可见经验只能“示导”不能代替完成；但科学中的经验是可以代替完成的。

逻辑——是科学中的论理定则，一切万法(事和理)的成立，必须合乎这种定则，才算合乎逻辑，才能正正当当的成立；否则，便是违反了理论，不合乎科学的。其实，逻辑只是一种可行的“推理”，世间尚有多少事物是无法以推理而认定所谓的成立与不成立；譬如“鸡与蛋”的问题，“果与树”的问题，或者是任何一种“相或体”的形成，以逻辑的推理能说不合乎科学，便否认了已成立的事实么？像“人类的开始”，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科学倡明已达太空时代的今天，除了佛教的教理，认系是“无始以来因缘和合而成”的可信立论“缘起”或“缘生法”之外，科学(包括其他任何学派与宗教)家们找出来了什么根据？如何是“人类的开始”？这种未经逻辑的推理方法，而摆在面前且数量惊人的“人类”能否认说：“不合乎科学”应该不能称之为“人类”么？

这些，在禅法上是禅师们代代相传，一直出乎常理却又不曾停止，而且永远那么认真的所谓“本来面目！”科学家！谁是你的本来面目呢？两千年来的禅宗史实中，禅师们早就有了这个问题的“复杂答案”；这里所说的“复杂”而名之为答案，不要以为是故作玄虚，事实上以佛教的理论，由于各人的“业力”不同，当

然，各人的“本来面目也就不同，所以“答案”也就“复杂”了!然而，史实中毕竟有的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呢?恕笔者不愿摘录，还是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花费一些时间，去详读禅学中的圣典；那时，正如禅师们的印证之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时，朋友们也就会同时发现，笔者为什么不愿摘录的原因了!

虽然如此，笔者为使朋友们现前不至“大失所望”起见，仍然摘录一段故事(公案)，公诸大家把玩，说不定把玩之余，您也能于不经意(不是我意识的主见)中发现到您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谁又是您的本来面目?

六祖盘坐石上，惠明作礼。

云：“望行者为我说法。”

曰：“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

良久。六祖沉声问道：

“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言下大悟，复问道：

“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

“与汝者说，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

“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

结 论

为什么要以禅法和现代思想作比较?禅法是佛教中的一种最上乘法，佛教的学理是一种智慧之学，而禅学正是这种智慧之学的代表者!尤以中国的祖师禅学

(法)，于中国，于日本，于韩国以至现今全世界，全可以说是一种公认的有着特殊地位的学派。

在中国的两宋时代，创造了历史上的“理学”。在日本，影响了整个的传统文化精神。在韩国，以佛教的诸般事业，几乎动辄归功于曹溪(祖禅发源地)。在欧洲，尤其是现阶段，哲学家埋首禅的探讨，科学家潜心禅的研究，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足以证明祖禅之学地位特殊的原因。

总之，任管时代的思想如何变化，而禅法的“禅疑，禅思，禅悟”将永远是时代思想变化的原动力；简而言之，人类中以至整个世界的一切变化，离开了禅法的“疑，思，悟”三段论法，说什么也是无从变起的。

信不?让时代去慢慢考验罢!

禅非老子之学

引 言

老子之学，名叫《道德经》，今于坊间最为流通的是王弼(晋代)所注《老子道德经》；《道德经》之题，可能是根据第一章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和第三十八章首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一至三十七章为上经，三十八至八十一章为下经)上下两部分的“道德”二字而立名目，在含义上有分别立意的概念，与普通“道德”二字似有不同。

《道德经》在我国学术思想上，两千年来影响社会人心致巨，尤以道家依之为圣典，甚至勉强奉为道家教主，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惟有独近两个世纪来，学术界把佛教中特具上智之学的禅宗(禅法学理)认系老子《道德经》思想下的产物，或者说是老子思想的蜕胎，诚然是无稽之谈！也是既不识禅，更不知“老子”的臆测之说。

基于禅为“正法眼藏”，“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一种“实相无相”之学，加以禅宗自印度传译经典(鸠摩罗什等译经之前)到达摩渡海来华，递传至六祖惠能大师，并无一人是研究老子之学的，尤以祖禅代表性人物惠能大师，所现者系一不识文字相的禅和，实不可能自老子之学的思想中而创中国特有的祖禅之学。更何况，在六祖之前，禅宗尚传有可依的佛经圣典如弘忍授《金刚经》与惠能，达摩授《楞伽经》与慧可，以及达摩之前，更有罗什译《坐禅三昧经》(本经系抄集马鸣大士等之禅要)，再上推，更有小乘禅法的安般，守息，四念处，十二因缘等禅观，以至灵山上的“拈花微笑”和悉达多太子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无一不是可考可据的佐证，说什么也不可能说禅是来自老子之学，或者是老子思

想的蜕胎。

当然，别开禅宗不提，以整个佛教传入中国之时代背景来说，恰遇“魏晋清谈”之前，佛教于后汉明帝时很顺利地输入中国，赶上了魏晋时代的学术思想，经三百年的流布宏传，时兴的“三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主流的《老子》，《庄子》和《易经》（《易经》虽是儒典，但当时也道家化了。）在思想上不但承受了佛学，同时，反为佛学所融合了；这种思想情势的形成，最出是佛学的般若妙义，性空缘起等以“格义”的方式（以外典阐明内典之义，换言之，以《老》、《庄》、《易》三玄之理而释佛学。）而阐释奥义，如竺法深释般若的“本无义”（空义，以下同。）藉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意义释本无义的道理。如竺法蕴释“心无义”藉老子的“常无欲以观其妙”来作解释；而后，佛学的宏传，国人日趋认识，渐渐一改往昔以道释佛义，反而变成以佛来释道家三玄之学了。这种突变现象的形成，并非是道家思想之消失，而是佛教中的高僧大德，像罗什，僧肇，慧观，慧琳……等，无不通晓老庄学理之能手，而且都为老子《道德经》作个注释，可见佛学以智慧为前提的学理，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了。

老学思想

《道德经》在思想的主体上，可以说是老子以智慧静观世态的变化，史实的迁流，加以历尽沧桑的经验，而流露出“阴阳权谋之言”和“修身养生之道”的一些卓绝心声；这种心声的体系，在禅法上只不过是“禅思”后的一种结果，并不同于禅法中尚有“禅悟”更高超的“大觉智慧”圣境，而能离于三界火宅之苦，人于无余涅槃之乐，得究竟自在的结果。

观察——老子观察事务演化的学理，的确超出其他的哲学思想(学术)，譬如他在《道德经》中说：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

这在一般的观察下，有无就是有无，难易就是难易，长短就是长短，以至高下，音声，前后等，都是直觉的认识；而老学(老子学理，以下同。)则尚有：有无以外的“生，成，较，倾，和，随。”进一步的观察，这种思想不是空谈表相，而具有深入思考的察究；然而，较之禅法，却又逊色多了！为什么呢？依禅法论这些事务的演化，有无，难易……现象(相)的形成(缘生)，和生，成，较……意象(境)的变化(因果)进而究竟“有无相生”的性质流变，可能发生的关系利害，以至于“不取不舍”的情形下又如何？这些便是“禅疑”的阶段。进而把这些加以整理，有条不紊的以“禅思”之法，思及这些“过去，现在，未来”的价值，影响，变迁；而究竟“为什么？”成为“环境的自然现象，一切因人而立，而名。”的“所以然”，也就是六祖所说的：“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而达“禅悟”的境界，那就是六祖于顿然契悟之的：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其次，再看老学的另一思想：

判断——是指对事务的理解，与以主观性的评论，兹举《道德经》的经文，以分析老学的理论，老子说：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

老子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少欲知足”不为欲损的判断，譬如他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第七十六章)

他的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一种“强弩之末”，强是死的预兆，是毁灭的象征；所以，在他认为：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第七十八章)

这种强毁弱存，强败弱胜的思想，唯知强为脆，弱为柔，所谓柔能克刚；是一种人生哲学中“树大招风”的思想演变，所以他说：

“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

“守柔日强”(第五十二章)

他的这种看法，便是对事务的理解，而生起主观的判断；这在禅法上以学理论，是一种“心意识”作用而生分别，而起执着。其实，所谓强与弱的看法，以任何一类，都有它相对理论的存在；决不是“强与弱”和“柔与刚”单一的判断而下定论，成立“思想”的学理。譬如“守柔日强”的说法，在“柔”的“守”本身便是“弱”的表现，为什么？兹举一事实以判辩之：

战场上敌我交锋，不论敌我，在战斗中的兵士，必然的有死”（设为弱）的心理现象；在这种心理现象之下，一定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端枪射击或冲杀，一种是举枪投降或退却。试问：

“冲杀的是强者吗?”

“退却的是弱者吗?”

显然，前后二者的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任何的哲学思想，依客观的理解也好!主观的判断也好!都会是相同的答案。但是，依禅法的三段论法来处理，其答案便不相同了。

禅疑——为什么要冲杀?果真是强者吗?为什么要退却?果真是弱者吗?强者与弱者，是谁最怕死?

禅思——冲杀的目的是惟恐敌人冲杀过来而为敌人所杀伤，所以说是强者；但是，惟恐敌人冲杀过来是弱者的心理反应，惟恐敌人杀伤他是怕死的表现，所以冲杀!而退却的目的呢?惟恐冲过去遭受敌人的炮火杀伤，所以说是弱者；但是，转身退却，不顾敌人从身后射过来的炮火，可以说是不顾生命，是最不怕死的表现。

禅悟——由于上述的疑情，而发生深刻的思虑；在混乱的思绪中，不管如何分析又分析，理解再理解，判断再判断，其结果冲杀或退却，其结论是强弱的分辨；可是，冲杀的不一定是强者，退却的不一定是弱者；当这些念头为“国恨家仇，民族存亡”的另一念头发生于“心意识”作用之时，于是，所表现出的反应行为，必然是冲杀，倒下，后继，冲杀，胜利成功了都是强者，如果为战势所迫，必须转变而退却，那样便不是所谓的弱者了!最后禅悟的结论像初祖菩提达摩所说的“安心法要”，他说：

“即一切处无处，即作处无作处，无作法即见佛(道)。”

以及六祖所说的法要，他说：

“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

老学行为

老子在《道德经》上对行为的表现，他曾提出这样的思想理论，他说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

这种思想的理论，是自以为的主观概念，任他以谦虚作基础，也是“不明，不彰，无功，不长。”的，正说明了“好强逞狠”和“骄矜自满”是不智的行为。从历史上看也好，环顾自己的左右也好，或者是追询自己的记忆，多少自以为见的，自以为是的，在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行为之下；结果所得到的是反感，唾弃，远离。虽然自以为表现了最好的“谦虚”态度，但那“我已经”或“我的确”的前提之下，仍然是“矜持”不舍的成份；所以，老子看出了这些流弊，于是又说：

“端而悦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

这便是一种自我检讨的功夫，过往多少英雄为财色所陷溺，多少豪杰却又从清苦中磨练成功，那不正是老子所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

所以，老子提示出行为表现的准则，他说：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第七十七章)

这种正反互变的行为表现，正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切莫以“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于自我表现的行为上，来扼杀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至前途事业；所以老子婆心慈切的提出意见，告诉后代的人应该适可而止，适度而行，不为己甚，他说：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

这在禅法思想上，正如神秀所说的：“住心观净。”是同样的错误，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思想；所以六祖提出：

“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禅法强调无执不妄，什么祸福倚伏，天道高下，去奢去泰，都是妄心妄执的行为表现；惟独“绝对的自性”显现，才不为时空环境所限制，才能摆脱种种无明烦恼。是以，六祖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于此无念，无相，无住的行为表现之下；自然能彻见本性(自性)，于第一义中如如不动！’

其次是《道德经》中对人生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在哲学思想的领域中，人生的态度不是观望，不是等待，必须积极的进取。兹举老学中的经文以判别其思想的行为如何？是否是杰出或可取信于禅法的，老子说：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第二十三章)

人生中难免于生理与心理的需求，而希望获得满足，这是凡夫的人生态度；如果贪得无厌，便变成了小人。如果“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认得清，看的透，是属于清逸的哲士贤者。老子的思想便是哲士贤者之流，

所以，他才透出：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因为他有了一份异于常人的人生态度，在他心目中认为：

“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第八十一章)

“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

老子在这些思想下，于是创出了一个人生态度的准则，他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

他的最后结论是：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

这种人生态度的准则，在禅法的学理上是不究竟的，像洞山良价禅师的五位君臣颂，便是很好的例证，颂云：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嫌。偏中正：

天晓老婆逢古镜，分明睹面别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正中来：

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兼中至：

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

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长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这种偏正回互的道理，应该是超哲学思想的理论，无论是观念、态度，都不是老学可以比較的；更何况“无相”的境界，是禅法中独特的传统，自然不是那“争与不争，得与困惑，祸咎知足。”的境界所能相提并论的了。

老学道法

老子《道德经》如果作个综合性的分类，大体可以分为形而上的，社会的，人生的三部分；形而上的例为“天的道论”，社会的例为“世的道论”，人生的例为“人的道论。”这三种道论的内容，笔者于各章中摘录，加以与禅法的学理(法要)作个概略的此较，以辨禅非老子之学，兹分述于后：

天的道论——形而上的：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

本节中的重点，在说明宇宙的秘密，来自“无，有。”无的不见是为“妙”，有的可见是为“徼”；然而，还没有“无，有。”以前，则命名为“玄”，而玄中又玄，便是发生“众妙”的境地(门)。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本节道说“道”的区别，是一种不偏不易属于中(冲者中也!)和之道；它有时无形，却有时似又可见，神秘不可测度，好像它就是万物之主!尤其是它把宇宙万物安排的那样有系统，像显著的排列，纷乱的疏道，光明的色调(阴阳)，物质的同异(现象)，这种种有动有静的事实，老子感慨地说出现象，却不知如何发生，最后归之于天帝的伊始，仍然没有说出可靠的原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

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

本节说明看不见，听不到，抓不着的一些无形象之物，给予它命名叫“夷，希，微。”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老子无法寻求答案，只好归之于假设。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本节说明天地以前，混沌伊始，看似沉寂没有什么作为，可是那种一贯不变的挺拔精神，却永远那样运转不息；它毕竟是个什么东西？在老子的智慧领域中无从作答。如果勉强以“大”来称呼它，似乎可以说得通；因为“大”的现象中有“消逝。”消失于遥“远”，远到了极处然后折“反”，这样周而复始，间互不息。所以，在这天地的领域中，天、地、王(似应人或心四者都归属于大，而王居第一位：为什么？老子认为“王”是主宰者，人的一切作为不离于地，地的一切作为不离于天，天的一切作为不离于道，最后，道的一切作为，却是来自“自然”，这种自然究竟指的是什么？老子的思想中仍然是个“道”字，他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就很明显地看出，一是道的开始，由第一个开始而产生第二个开始，第一与第二交合而生出第三来；这样，一切万物都是在一、二、三的情形之下演变而成的，可是，道生一而至三万物的这种演变，又是凭借一种什么力量而生起作用的？老子认为是“阴与阳”的交合，这种交合却必须依赖“气”的调和作用，才能完成万物的生起。

这些形而上的天道论，如果以禅法来作评议，仅仅只是“世法俗说”臆测而

己，依“正法眼藏”认为“实相”本来“无相”不是可以臆测的，所以相较比拟之下，只是一些“愤楞葛藤”；因为禅的理论，谛观世法“实”有的诸“相”，本来是“无”始缘生之“相”，在整个佛学的理论基础上，称之为“缘起法则”！是宇宙论中最为可靠的一种理论基础。

基于老学的臆测和强名，充份看出“禅非老子之学。”禅法中“思量即不中用。”何况是臆测和强名！当然，更违背了“言下须见”的超特精神！

世的论道——社会的：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

这一节可以说是一篇处世之学，老子认为处世的原则是善，而善的境界要像水，对滋润万物不分彼此，不计得失；处世对人，所以要为他人所不喜欢的，以谦卑的下心去作为，这样就和“道”差不多了。不过，除了理论的认识，他特别又提出方法来，如果把这“善”的原则处理和发挥；他认为“居”应该选择平和的地方，“心”应该广大深博，“与”应该仁义为先，“言”应该讲求忠信。这样才能培养正正当当的行为去治理事物，使事务能获得完善的功效，如此的行为举止，才合乎时宜。到最后，老子的结论仍然是以“柔以守”不可与物“争”，这样人人和睦相敬，自然便没有怨尤的事情发生了。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端而税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

老子认为处世态度，不可过于自恃(恃同似)，应该恰到好处，所谓见好收好，便是这个道理。尤其是端摸臆测不可过份，过份了，难保不被人给你拆穿。譬如

一个富有的人，金玉满堂，也不一定能永远保守得住；所以说，大富大贵的人，不可以骄矜狂妄，否则，便是自找麻烦，自留后患！最后，老子的结论是：功德圆满，随即引退，这样才是顺天之道！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

老子认为为人处世，要作到明哲保身的地步，必先作到清心寡欲，养性弥笃。譬如万物的兴衰枯荣，纷纷扰扰，到头来仍然回覆到本来的情形；这样的情形，便是动而后静，枯而后荣，循环回覆的一种常性，如果了解了这种常性的话，便算是通达了“道”的理论了。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老子主道为一切事物的开始，就是处世也不例外，几乎“道”是天下的“式”范；这种式范的方法，就是不可“主观”，不可“夸张”，不可“骄矜”。最后的结论是“唯有不与人争”，天底下便没有彼此的争斗了。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

老子的哲学乍观之下，似是与其他哲学精神完全相反；其实，于深思详读之下，便能觉出他的道理，为什么不同于人？像本节的理论，几乎是从“日出日没，月缺月盈，花开花谢。”的自然现象中演化出来的，称得上是可靠的处世哲学。因为人类中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半瓶醋”，以小的成就便满以为为了不起了，譬如

读一本书，翻了几页，便以为“我懂了！”断章取义，毛病百出；相反，一个把全书读完了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详读，却反而感到不以为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读书，实实在在读书；他所得到的好处用之不尽，他的所作所为，是委曲求全；运用真智，老实行履，不与强诤的“大直，大巧，大辩。”的道德行为。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十八章)

老子以为一个好的斗士从不处处显示武力，像一个善于战斗的人，从不轻易发怒是一样的；往往一个长于克敌至胜的人，从不计较短暂的变化。一个长于运用人作为自己的部下，而使其甘愿鞠躬尽瘁，那是由于以德服人，不“争”以为“道”的关系，这种不争的道理，正合乎前古之轨则，是治世的极妙方法。

综观老子论“世道”的处世哲学思想，在社会的大染缸中，运用得当，的确是完美有益的，不过，较之禅法对世法的处理，却又感到老学难以施者开来，稍有阻障，光是依赖“不争”，一切归于“道”那是不够的，也可以说以“柔弱于水”的精神，其结果会反为世法所摆布。所以，禅法较之老学就显出没有这些可能发生的缺点。

然而，禅法对世法是如何处理？六祖说：

“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

又说：

“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

又说：

“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

又说：

“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又说：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碍，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这该是如何的气魄！

人的道论——人生的：

“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第十二章)

老子认为繁琐复杂的，往往令人迷惑，一切虚浮奢华，都不能获得实在受用，唯有不为“色，音，味。”的迷惑，选择需要实用的，才是圣贤的作为。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是老子观世态人生的现象，借古人的话来比拟的，他的解释充满了哲学见地。宠辱若惊一语，他认为正是古代君主宠爱臣妾的原因，

不外是利用价值罢了。当身为臣子或美妾(妃子)受宠于君主时，就象是睡梦受惊；因为那些荣耀、威风、权利、气势等，都会随受宠而至。可是，待到失宠的时候，同时也像睡梦受惊，因为那些荣耀等随失宠而清失，所以说宠是下贱的，等于是一种侮辱。

其次是贵大患若身一语，他认为“显为贵”，不时忧患大祸临头(身)，之所以有这种忧患的原因，是为了有我(辞海中尔雅释身：我也!)的交争，倾轧，好恶，贪欲的利害分别；如果联想到无我了的话，那么就就不会有什么忧患了。所以，老子的结论，认为置我与天下合而为一，一切荣辱苦乐，以天下与我同享同受，同在，则我就可以安然寄身于天下了。

“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扬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乳母)笔者注。”(第二十章)

本节的述怀，似乎是老子的自述，因为老子的一些零星记事，就象是这个样子；他像个随处流浪没有依归的人，别人都具有一份壮志凌云的心胸，而他(我转借)却无为无欲，置情自遣自怀的忘我境界，象是一个愚人的表现。别人把一切都做得光面堂皇，而他却故意昏昏愕愕的。别人对事物都是那样的认真，而他却充耳不闻，恬澹得就象是海一样颀颀，也像括起的风无有休止。大家都在有所为，为个人谋求发展，而他却如顽石，自认鄙下，像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依附在奶妈的身边。其实，他是一位异于常人的哲士，也象是位遁世的隐者。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

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第二十八章)

老子的人生哲学思想，这一节是属于代表性的思想骨干；他深深地感到抱一守朴，才是广大的用心，象是具有才能的人，必需同时守以道德，这样方为完善的智慧者。本节的含义便是设喻而告诫人们，必须知其刚(雄)而守其柔(雌)像天下的溪流，无所不容。知其是(白)而守其非(黑)像天下的车式，无所不载。知其贵(荣)而守其贱(辱)像天下的山谷，无物不受；这是一种登峰造极，无出其右的思想，应该引以为范，置座头而不舍才对。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

知足可以免于污损，知止可以远离危险，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便不会有贪(多)欲(爱)的心理；所谓“名、身、物(货)得，失(亡)等“亲疏、多寡、利害”分别偏废等都不会发生，自然，知足知止，便能地久天长了。

综观老学在人生旅途上的观念是“为而不争。”以“少则得，多则惑。”的原则，而达“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的境界；他的方法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样才是他那“道法自然”的理想境界。但，这并不同于禅法中超脱的境界，第一，以禅法的观念认为“智慧常现，便无尘劳”，“无忆无着，不起诳妄”。第二，以禅法的原则认为“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则“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第三，“若欲入甚深法界。”以禅法的方法，“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因为《菩萨戒经》中证明“我本元自性清净！”而且我人“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这样“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的境界，而

完成“自在解脱”的究竟道果。(括号内乃《六祖坛经》般若品中法要。)

这是一种何等超尘脱俗的境界,较之老学洵然逾越多多!试问禅是老子之学么?
可是老子学术思想中蜕变出来?抑或是受了老学的哲理影响呢?明眼者一见便知
端倪,不用野僧多事■罗诤辩!

三家各异说

人海垂纶钓春秋

餐风露宿一孤舟

日月轮回浑如梦

拥卧寒波任愁流

五十五年的祖禅生涯中,一无所得的我,至今仍然耽于那一竿丝纶的钓钩上,
想望着得到些什么?虽然,明知那希望是渺茫的;可是,与其弃掷不如一竿在手,
多少总有些希望,所以,苦也悠悠!愁也悠悠!

苦,这里所说的苦,不是修持上的苦,而是(心意识)为宋末以来那些邪知邪
见,以及现前的胡说八道,使禅门中闹的乌烟瘴气,把祖禅纯朴的面目,改变得
不成了模样,若非古德所云:“独具只眼”,如今的禅法,诚然,令人如入迷魂
阵里,试想,能不苦煞人么?

愁,这里所说的愁,不是修持上的愁,而是眼看“不是无禅而是无师”的宗

门下，慧灯的火焰越来越微弱了，可以说已达继起无人的局面；为什么？禅德似是都患晕船症，没有人踏上度海的舟航，全都栖隐于内陆的山间林下，承受着时流中无情的熬煎，于是，海隅的这方，勉强燃亮的几盏灯火，也已是日渐油尽蕊枯。尤其，最叫人悲叹的是后来的学人；一方面为那些根本不识祖禅法要的禅客所蒙骗，早已迷失了方向，一方面为日本铃木大拙的“披头式”禅法(其实连禅法二字都说不上)搅乱了真实，以至“中国祖禅”的本来面目，变成了风花雪月，神幻谲秘；似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日渐以禅那取而代之，试想，能不愁煞人么？

基于上述的苦与愁，笔者勉力执起“文字禅嫌”的秃笔，而在眼花缭乱的禅世界，本份地涂上一些色彩，蘸上古德的垂涎唾沫，宣染成一纸“药病”的单方，配上笔者心血的引子，但愿它陈献于爱禅者的面前，能品尝出其中的味儿，究竟是苦？抑是涩？

笔者学庸识浅，在僧团中虽然吃了如许漫长的十方斋饭，但是，在祖禅的国度里，如果把它比做是学校的话；那末，算起来最多不过是个小学生。也由于年稚学幼，见地肤浅，故在思想上难免固执，面对近一代学者，把中国佛教中的祖禅，认系老庄学说思想之蜕变；殊不知中国祖禅的真正创始者，乃是现“不识字”相的六代祖惠能大师！试想，一个不识字的禅和子，如何能得机缘去拜读老庄之作，参研老庄之学呢？再说，老庄的学说思想，与惠能大师的禅法旨趣，事实上差别既远又巨；笔者为此，摘要三者的思想理路，供诸明眼的读者做个比较，看看笔者是否言过其实。

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

文繁不录，仅摘大略，再看庄子的学说思想又如何？

庄子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德其伦，是为天均。”

“及至圣人，斲茶为仁，埏支为义，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仞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大死奚益，其行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

“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

文繁不录，仅摘大略，再看六祖惠能大师的思想理路复如何?

惠能大师说:

“菩提自性，本来清静。”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

“心量广大，通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

“若言看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静。”

“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

“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综合以上三位圣贤的学说思想，可以概括地得到一个结语。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理路是:

“老子由理入道，善守以致用，把握时空，权变机运。而庄子则从心适道，善忘顺从，时空共体，逍遥化境。”

六祖惠能大师的思想理路是:

“菩提自性，超然外物。念而无念，于相离相，无所住心。平直真实，性相如如。”

明眼的读者!比较之余，祖禅的创始者——惠能大师的思想理路，是否蜕变于老庄的学说思想；如果说多少有一点，那么笔者认为：

“六祖思想的理路，阐明了老庄的微式，老庄与六祖相近似的偶合，并不是六祖承袭了的，或者污染了的，而是六祖以释迦教主夜睹明星的顿悟理路，承袭灵山付嘱的正法眼藏，发扬实相无相的道统，而光大明了自性，见性成佛的精神。”

六祖以前，达祖的四行二入。可大师的忏罪。道信的长坐不卧，系念在前。迨至神秀仍以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这些在祖禅的活泼理路上是不融洽的，因发自自性般若的祖禅，不立文字，没有书卷气习，教外别传，摒弃玄谈妙论；简而言之：“平常心是道。”体取于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一扬眉，一瞬目，举手投足间，无不是禅疑禅悟的境域。(六祖下而至中峰前的祖禅旨趣是如此。

最后，笔者仍要强调一句：

“中国佛教下的祖师禅确然是讲求内心自证(发掘自性)，却并不同于老子的清静无为；尤其是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截然不同的三种境界，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忌讳文字葛藤的祖师禅，笔者已经言筌憾罗太多，倘使临济祖师在，早就耳聋多时了；自然，德山的禅棒，包管是认罚有余的了。故此，紧急刹车，停笔打住，虔诚地祈望学者大德，不吝赐教与原宥之。

1975 年

于器禅室

禅的认识论

导 论

以禅的观点来察看万法，以禅的思想来分析万法，是不同于大乘教下其他七宗的；因为其他七宗皆以“轨则，方法，界说”而探讨，不像本论是以中国祖禅的立论，在“无”的思想和“自性”的精神之下，毫无“忌禅”的泛论“万法”的“认识”；当然，此说并不背于佛言(经论)，也不违反祖意，只是不为“侷限”而泥足滞步，可以说是完全以“活泼”和“坦荡”的意境而发掘真象。

唯识中的认识论，是以“即是识”或“不离识”而偏执阿赖耶(八识)的侧向，立于某一论派而论说主流和相似义(共义)；如大乘经籍中的四大部，历代论师们，无不依之而发挥论说。所谓四大部即是指《解深密经》、《华严经》、《阿毗达磨大乘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此外尚有原始佛教小乘思想依据的圣典：《杂阿含经》等。

认识论的基本现象，无论原始的或是部派的主题，不外以逐物流转、生命依恃，触境染着、生死根源为重心；而禅的论说除此之外，尚有“无境相”的放任现象，这种无境象的认识论，正是一般人认为“心识”以外不可知的境象之内在，或者说是“心、物”兼备的“本体”如镜中之像，空中之花，梦中之境等，不只是凭借根与境的关系而产生“认识”的论理所能指认的；因为境有境无并非五根的触法所决定认识而论有无，是境象内在具有心物兼备的本体，别于有境的外貌而推断或臆测其“可能”与“这样”的根源认识。

根与境

眼、耳、鼻、舌、身五根与色、声、香、味、触五境，二者相接连而生起作用是为之根境作用，这种作用是“无知”的，也可以说是“无反应”作用的；如

眼见色，但眼无见色之“能”，所以眼见色是“识”的作用，其他耳与声、鼻与香、舌与味、身与触等根境作用，也是同样的情形。

根境作用的“能”是识，但根境的关系却不是“反应”所得的效果，正如“镜与像”一样；像六祖与僧论“风幡”之动，并不是“反应”所得的效果是为根境的关系是一样；六祖道出“心动”便是“识”的作用，除此之外，那“风”的发现，正是“无境象”的禅的认识论所必须要究竟的道理；因为，如果说不出风的“心物兼备”的自体之真象，便无法使禅的认识论之成立于完善的境界。

根与境相接触的作用，不是根的作用说是根本无“能”的原因，而是归功于“识”的功用；但为什么“根”无“能”而“识”其“境”呢？如果根无能识境，那末“境”的象便无需“根”了；欲解决此一疑难，必先决定“根与境”的作用，了别境与根究竟是如何发生？如何成就？如何关系？像“眼与色”，究竟二者相接触时，是眼见色？抑是色见眼？或者是眼至色而了别？抑是色至眼而了别？如果是眼见色或眼至色而了别，那末，盲者不能见色，也不能至色便可以否认有色么？当然，根据事实论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以此立论决定根无“能”见境而说根无能，那末，盲者便不能辨别“光与暗”了，而事实上盲者是“能”辨光暗的；基于此，根境作用的“能”是“识”的功效，便可以成立了。

根与识

识的了别，是依于根境作用，如无线电中的收音机，收音机的工作效能是仰赖电的发动，使电路生起作用，而电路的本身如无电的功能，是不能起作用的；准此，无线电收音机中的电路，亦如人体的根，电路由于电的功能，使其生起作

用(与外界电波而发生感应)如是，才完成根识的关系，达到某一种境界的功用；但，却并没有完成“认识”的全部功德，因为，识的界说是不侷限的，识的时间和空间是无限量的，甚至其中的“无境相”的内涵，也是同样的现象。

前面说无线电收音机的举例，说明了根、境、识的关系作用；但，其间的“无境相”又是怎么回事？现在假设收音机的各部是根，电是识，电路作用后的现象是境；这些在“认识论”的原理原则上是“唯识”的结果，但这类结果的发生是仰赖“根境作用”的，即使已完成了“功用”，却不曾达到圆满的境界；因为“节目”的选择，不只是单靠“机能”的作用条件，尚有机能以外的“无境相”的究竟；那就是“节目”的选择，以此无境相的选择能力，运用机能(根境)的作用条件，而完成圆满(自由意识)的理想境界。

五 法

名——是颠倒执计，无有实相，是唯识假立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是为色法而立名，依之于有为的执计，确定并不可信赖的空假之说；此说在禅的“知”境中，只是山、河、大、地，一法之所印的称谓，并不是草木土石的堆积即叫做山，同样，画图，照相，雕塑出来的形象，也可以叫做“山”；况且，草木土石的堆积，遇到天灾或人为的因素改变。其形象或为之消失，那末，山的立名便不复存在了；更何况草木土石的堆积，只是“山”的形象的组合，如果分开来，试问：草是山？木是山？土是山？石是山？如果是，为什么要立名为草？为木？为土？为石等而不统称之为山？所以说“名”的成立是假，本无实相可言，是为万法中有质碍的色辨。

相——相是相分，依心识的变化，为所缘的境相，摄一切的客观，在唯识学

上是属于有为法；在禅的心意识分别(论说)，不仅只限于“无质碍”的“缘虑”作用而已，其中有如“形山”之秘的究竟，不是“风吹草动”一般，无有心识而立于智慧境上的犹豫，确然分别冰与水，不否认冰即是水，但断然否认水即是冰！

分别——是有漏三界的心心所法，以虚妄而分别为个体，是依他起性的见分，属于有为法；有自性、计度、随念的不同，但均为对事理的思量识别而起；在禅的识境上具有权威性的差别，因为禅者的识境，正是辨证智觉和慧果的度量，也就是所谓“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的认识深浅，所生起的分别程度；不论是自性的，计度的，或是随念的只要是运用思想，发挥智慧以后所有的成就，都将不同于“唯识”学上的分别结果。

正智——能离颠倒妄想，圆成实理，属于能缘，是无为法，为人类高灵拔萃的德养；这种德养是“经验”的集结，加以分析和选择后的知识，在时空的陶冶下(多世的)慢慢显现出来的；像人的记忆，发生于作文，考试，阅读，演讲，绘画等等，多少甚至认为“惊异”的，不同凡响的“智慧”，便是依据此种德养而表现于世界里，像古德所说的：“黄花翠竹，无不是般若菩提”！便是如此的智慧的表现。

如如——能融合颠倒妄想，使实性达到完满究竟的境界，属于所缘，是无为法，为超凡入圣已臻“圆满”的境界，完成了“明心见性”的“自性”修养；像禅师们的彻悟，入于“无”(不是空)的不动之境；具此境界的行者，并不是已证圣果的人，而是蕴有圣因的成就者；在禅修养中，是“那伽”的自在定境，唯有以“圆相”而为譬如，是不可说或不可思议的大自在究竟已成的圣者。

三自性

偏计所执性——偏计分能偏与所偏，能偏是指人的虚妄分别心识作用，举凡人的言语，思想，谋策，造作，计议等，无不是发生于“主见”的分别心；所偏是一切“事理”的现象，于根与尘相触后的感觉，经过思维的变化，产生“客观”的分别心；在禅境中，是“实相”认识后的贪婪妄计，无论是“主与客”的分别意识，像“水月”的究竟，像“镜像”的辨证，都是偏计所执的自性境界；在禅的序列中有如“看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第一道门槛。

依他起性——众缘所生，心心所体及其见分，有漏无漏皆依他起，是《成唯识论》‘的见地；《楞伽经》中说：相等四分，皆名依他起；可见一切万法皆为因缘所生，属于离妄自存的境界。这在禅的境界里，仍然是“迷妄分别”的行为，像“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一样，侷限于“生灭心识”，不能统归空(不是一无所有)寂，而识取了根源。

圆成实性——二空所显，明了摄取，入于真如，或曰法性是圆满成就一切有为法的体性，属于三乘菩提果法，在唯识学的义理中，强调“我法二空，必显真空法性；而禅的世界，除“明与摄”之外，讲求“立一尘而不染，悟万法之未生。”究竟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像“看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一样，已经夸进了第三道门槛登入堂奥，道出“哦!师姑原是女的。”的断论，才是究竟的圆成实性之境!

二无我

人无我——基于人体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假和合，其中无有真实的“我”体；因形骸为色，意识为心，自。无始以来，皆是因缘而生，没有主

宰，假合空聚，凡愚为之迷惑，执着有我；由于有我，三毒系念，造作诸业，永无出期；这在禅的认识论点上，不仅“人无我”，纵“四相”也无相！“五蕴”亦皆空！何况“心意识”作用的见地，在佛陀的思想中，历代祖德的言论里，公认“四大苦空，五蕴无我”，是绝对不容抹灭的事实！是以，无论是四大完成了外形，实质上我无觅处，即那五蕴完成生命的我，除了在色质，感受、想象、行为、分辨的假合中认取“假我”，又能从何处找寻“实在”的我呢！禅行者强调初祖达摩大师所说：“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这正是禅对“人无我”的认识的最好脚注。

法无我——蕴界处诸色之心法，皆为互相缘有，所谓此有彼亦无，无前无后，无后前亦无；一切诸法，都为相待而有，无有独立固存之物；是以诸法本空，空即无我，无实自性自无实我，故说诸法无我。这在禅的思想上，可以说是情见所执，破此情见，舍人舍法，以般若之智，不随境转，不为法迷；运用自己的思想，发挥自己的智慧，，猎取究竟的真如自性。像无尽的太虚，欲使其坦荡明朗，必须扫清那漫天的云雾，莫使蒙蔽的障碍，掩饰了原本无有秽垢的洁净，宛如在禅的世界里，行为着“剥蕉”的勾当，或者是“识取根源去！”敲骨括髓的彻底手法，使其体露真常，还复本来面目！

五 蕴

色——色的形成有三种现象，一为对碍，二为方所示现，三为触变；总计三者是五根五境的有形物质，依地、水、火、风四大种性而造就一切色法。唯这色法的认识，在禅的思想中，视现象为非现象，亦如《金刚经》中所说“是法非法”。

譬如水与冰，二者现象不同，但种性不异，基于冰为水成，冰化成水，现象暂异，终究还原；更如人生过程，种种遭遇，追究之余，自作自受。

受——受是识的领纳，举凡对境中事物的承受于心处的作用，也就是心境上所有感受的心所法，领纳顺逆俱非境相是性，由是起爱成业；所以在受的境相分别上，有乐，苦、非乐非苦三种感受；所谓乐受，即是此灭时有和合欲。而苦受者，是说此生时有乖离欲。非乐非苦受者，则为二欲，禅的认识论，准此三种感受，以为识的领纳，是染着之心识作用，理当“应无所住”而承受对境中事物的心所法，而归于寂灭之境，则“感受”后的效用，将是“消化”，而不是“压制”；古德们所说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便是“感受”后能够消化的完满效用！

想——是对境而想象(思维作用)事物之心的作用，概括了动与静而生起的思维，发生胜力能取诸法的现象；于境中取象为性，设若种种名言为业，如缘青时，计较是青非白，如缘人时，计较是女非男；所以说：想的自性，只是取像于未出诸口的名字相，如果心无取像之冀图，便无名字相。这在禅的认识分别上，有“切莫思量，思量即乖！”的说法，此莫思量便是破取象，是心识作用不得究竟的基本要则；由于禅境讲求“干净利落”，欲“顿然”见性，所谓“当下承当”，“莫为物转”，便是全在“截流”的毅然功夫上见分晓。

行——对境生欲而起善恶心的作用，是令心造作以为性，于一切有形与无形而发生的种种行为造作，是为“行蕴”的内容；于禅的说法，认行为是生命活动中满足欲望的使役，像古德们的历练，苦行，以人所不欲行者而为道业去“行”；因为，工夫的修养，意志的磨练，唯有以“践履”去完成，像赵洲谿禅师八十行

脚，几乎是宗门中一直为禅和行者所称道的。基于“事实胜于雄辩”的至理，人们往往为此而造作出许许多多的事实，往往又为这些事实而完成许许多多的道理，以至“行”的存在，无论是有形或无形必然有所表现的心变效用！像“不是风幡之动”的情形，六祖道出“是仁者心动”一般，假使“不起风幡”在动的“心”，任幡任风，与我无交涉！可不是么？“行”蕴于内，必然“心”在作用！

识——于所缘而起了别者，是无八识之通相；也就是说：凡对境而生了别，知事物的心之本体，或者于缘境中所生的分辨知识，包括摄与舍的分别作用；思；禅想中有多少于“花开得悟”，“闻钟声得悟”，“破竹得悟”，“观倒影得悟”，“棒喝下得悟”等，无不是于识蕴深处诱发灵智，而圆满“摄与舍”的分别结果；所以，“识蕴”之于禅世界里，像佛陀降世时所宣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中的“我”一样，有决定性的主宰能，纵“受想行”三蕴的作用，亦赖此识休戚相关的利害而造作。

自然的禅观

首先要说明本节所指的“自然”，是以：不勉强”为原则，无论山河草木，日月星辰，鸟兽鱼虫，人事变幻，在禅的“观念”上以“自然的真”是从不粉饰；也可以说是“精神的”’透视，不是“物质的”迷惑，甚或“权力的”自信！说得更明白一些，自然的禅观，具有“善意的”毁灭性，是绝对的“真实性”；像纯朴无华的村姑，别于虚浮的城市少女。

禅门中一位古德说：

“当我初步入禅境时，看山是山，见水是水；而处身于禅境时，却看山不是

山，见水不是水；待我了解了禅境时，看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

山水本是自然，山水的形相不变，而禅行者的智慧观察力，却是时刻不停的在变；基于“禅疑，禅思，禅悟”是禅法中必然的过程；而“无念，无相，无住。”是禅法中可依的智性；不像教下其他学派的“认识”论说，首先把“我”与“事”（物或理）加以分割，然后剖析其原因，最终说明其结果，属于“哲理”的，合乎概念的逻辑。

禅的方法是“活泼”的，无论是分析，思考，言说，意识等，不像哲学中要求多方面的暗示，而是讲求“直指”，把事理以一针见血的方法，明朗清晰的表露无遗；；譬如道无禅行者的问话：

“有人说既然是万里无云，天既不是本来的天；那末，什么是本来的天？”

僧问：

“是个晒麦子的好天！”道吾答；

前面问话如果定要纳入奇玄的话，后面的回答便说不通了；因为问话的意思是在“本来的天”是什么？很容易忽略了“万里无云”的主题，当然，晴空万里，洁无云层，必定是个好天气，禅师答以“是个晒麦子的好天”无疑是极端的“自然”说法，这正是表现出一个禅者正确的观察力，无需造作什么或粉饰什么！所谓“平常心即是道！”正说明了禅者自然观察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前面所譬如的纯朴的村姑一样！

当然，道吾禅师的答话，仍然不是肯定的答案；如果回答说：

“明月正当空！”

“正是游山玩水!”

“懒狗晒太阳!”

“作物将枯萎!”

“潭干湖竭!”

“迎亲出嫁!”

甚至更多有关此一主题的说词，用来作为应答之句，都可以说没有违背“自然”的观念；甚至道一句“正好觅雨迹!”也同样是自然的说法；因为禅的认识论，是没有肯定的绝对，也没有任何的暗示；要不!那“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旨，便有更改或商榷的必要了!

禅的意识说

意识的生起，是根尘相触以后，第六(意)识生起作用，思维中变化而诱导第七(我意)识产生分别；这便是“意识”过程中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活跃、很自然的发生许多问题，如是，便有了：

“善与恶、美与丑、贵与贱、荣与辱、苦与乐、安与危等。”

世态中种种相对的事体，使得众生为之纠葛，纷争，而造成混乱不安，设若禅门中把分别情识，例为是心意识作用，或者说是了别因缘；不论怎样，这都归之于“意识结果”，与禅的本身是毫无关连的，就象是有人问：“祖师西来意?”答：“谁往东去?”同样没有道出禅的关连之所在!

禅门中有一则不寻常的公案；是庞居士和马祖的一次谈话：

“不与万法为侣的是谁?”

“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我即便对你说!”

一口吸尽西江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有能一口吸尽西江水的，那必定是个奇特的怪物!也只有奇特的怪物，才不与万法为侣；由此可见分别情识是“意识结果”，所以，禅的世界里是主张“无意识”的；认为情识的分别，于“理”于“事”都只是心意的作用，思维的变化?与禅的“活泼”本质相违背。

无意识在禅公案中范例很多，像：

“你手里有棒子么!我给你一根!你手里没有棒子吗?我要拿走它!”

如此的例子，你决不可以在“有或没有”上费思量，必须知道“棒子”的真意是什么?因为“权威”是行者的阻障，在禅的行程中是可悲的绊脚石，有时甚至会叫人丧失身命，如果“认识”了这一点，行者在禅的道路上将是无往不利的，纵然免不了必然发生一些意外，但那结果是知识的增加，智慧的升高，功德的圆满!

所以，禅主张“无”的透彻，忌讳“心意识”的张罗周折，就象是“指月”莫在指上下工夫，最要紧的是如何去直接认识月!

结 语

有人问赵州谿禅师说：“佛为觉者，是一切有情众生的老师，他必然没有了烦恼，是吗?”赵州回答说：“不!他的烦恼最大!”那人深感惊讶：“怎么可能呢?”赵州严肃地说：“因为他要拯救众生!”

以此公案作为本文的结语，应该是对“禅的认识论”所下的最好也最恰当脚注；全文中所提示的要旨，禅是主张“活泼”无有拘泥，无有绝对的肯定，以

自然(对机的圆融)为前提，不为心意识所左右，在“无”的透彻里，以“平常是道”为指标，明归直指，绝无“玄奥”，也无“密意”；所谓“奇特事”，可以说失去了禅的本色。

如此，便是禅的认识论的样子!你认为对吗?或者是不?愿予多多指教，使笔者对禅多一点认识!好么!

谈宗派与学派

小引

宗教与学派，在我国的现阶段，似乎是一直混淆不清；尤其是学术界，把佛教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搅在一起；更可悲悯的是把日本立宗立派的内容，也以“天下本一家”的错误思想和观念搅在一起；殊不知我中华佛教，自有其独特的精神，虽然其立宗立派的内容并不十分理想，而且的确造成了近千年来教下行的

者与学者偏执紊乱的局面。

本文的写作动机，便是为这种造成影响的不良后果而有所抒发，以及宗派与学派应该整理等诸般问题；所以，拈出“谈宗派与学派”以表达笔者个己的一些浅见，但愿能藉此获得教内外行修大德，和佛学研究者更多的心得与意见。

宗派源流

宗派在我国一直有“法统与学宗”两种，所谓法统，即血脉之相承；自达摩东渡，传至六祖惠能，六祖下，分南岳与青原两大主流，而后南岳下出马祖，复分百丈与天王两支；百丈下递传有“沩仰”，黄檗传“临济”；天王下传龙潭，德山，雪峰而后复分两支，有“云门”与玄沙，地藏，而至“法眼”。另一大主流青原下有石头，药山，云岩，洞山，而后又分云居与曹山，而成就“曹洞”；总合而立“沩仰、临济、云门、法眼、曹洞”五大宗派，便是所谓血脉相承的法统。

其次是以学理分别思想，独立精神的学派，有天竺宗派：小乘二十部，大乘有中观(龙树宗)瑜伽(弥勒宗)：中国早期断分十三宗：有毗昙、成实、律宗、三论、盘地论、净土、禅宗、摄论、天台、华严、法相、真言等十三宗；此外有法相与法性，或空宗与性宗的二宗说；和法相、破相、法性三宗说；和立性、破相、破性、显实四宗说；和因缘、假名、不真、真宗法界五宗说；和因缘、假名、不真、真宗、常宗、圆宗六宗说；以及后期的：律宗(南山)、俱舍(有)、成实、三论(性空)、天台(法华)、贤首(华严)、慈恩(法相)禅宗(心宗)、密宗(真言)、净土(莲宗)等十宗说。

此外尚有华严宗所判立的：我法俱有、有法无我、法无去来、现象假实、俗

妄真实、诸法但名、一切皆空、真德不空、相想俱绝、圆明俱德等十宗说：另外有日本的八宗、九宗、十宗、十二宗说，于此，日本的宗说不予详举，仅以中华“十宗”说，概述其源流如下：

(笔者如此标出，系依教内较为多数所公认的说法；当然，偏于大乘而简缩成八宗的说法，也是令人所称道的。)

俱舍宗——于佛入灭后九百年，世亲取经藏中的有义，而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其主旨在发挥诸法的“有”之真谛，主张：一、对(阿毗)向涅槃，对观四谛。二、涅槃之胜义法(达摩)，四谛之法相法。三、摄持无漏智以观四谛之理，含藏(俱舍一含摄持意。)此法可证涅槃之境。中国于唐玄奘之高弟普光法师着《俱舍论》三十卷之义理为正。

成实宗——依诃梨跋摩造《成实论》而得名，是小乘中的空宗；其主要精神是于四谛而立章，于五聚而明义；主张两种空观，一、人空：观五蕴无我，无众生相。二、法空：观诸法假名，无有法相；本宗《成实论》之译本姚秦弘始年间，由罗什译成中文，盛行于六朝，最著者为梁代的僧肇、僧睿等诸大师。

律宗——此宗是成道的根本，为三藏三学之一主流，普及七众佛子的共修法门，其主旨在“止恶向善”，例出轨范，循律而行“止持与作持”的行为；以戒的法、体、行、相四科，而证愿乐、见、修、究竟四位。本宗在中国以唐代南山道法师的依五部律中四分律弘通戒律，所以又叫做南山律宗。

华严宗——相传《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乘神通力于龙宫诵出略本本而流传人间；经之主旨，标出法界缘起，法界三观，四法界，四种缘起，十玄缘起，六相圆融，以及行证阶位等；本宗在中国以杜顺和尚为初祖，递传至贤首国师，而作

《华严探玄记》以至使此法门大兴，同时也因此而得名为贤首宗。

天台宗——《妙法莲华经》是本宗的依典，《智度论》是其指归，以《涅槃经》为扶疏，《大品经》为观法；其初祖慧文读《智度论》，发明“三智在一心中得”，又读《中论》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而感悟，深得“空假中”的妙理，而立“一心三观”的大法；后由慧思传智，得入“法华三昧”，由是发明“传道在行亦在说”的心地；从此于天台山宣玄义，授止观，扬教相，是为中华首创的天台宗。本宗的立论是：以教相观心，三谛圆融，百界千如，一念三千，性具善恶，一心三观，十乘观法和四种三昧为重点，其间包含了旨趣和修法，诚然，是一独特而完备的宗派。

三论宗——《中论》与《十二门论》是依《般若经》而阐扬中道的“空义”，《百论》是广破外道小乘；本宗是以“无相无得”为宗旨，其趣向以二谛与八不中道的理论为纲要，中国宣扬本宗于姚秦，由罗什首译此三译，并为之宣扬。

法相宗——本宗以“穷明万法性相”而标宗，所据典籍有六经十一论之多；强调“万法唯识”，认为“境与识对立”万法离识，便无外境；其内容标有：二无我、三境、三性、三能变、四分、四缘生法、五法、五重唯识等理论。

真言宗——曼多罗是本宗的精神，以理智二性的方法，表现尽善尽美的境界；“以心咒、意观、手印。”三密加持之法，而完成即凡成圣，是属于法身佛内证的境界，其主要依据是《大日如来成佛经》及《金刚顶经》，所立精神是“十住心”统摄诸教，以不思議力圆满自觉圣智修识；尤以《金刚顶》中所说的“阿”字门，几乎同于毗卢遮那佛的真实境。所以，修密行者，视“阿”字如同师长，

性命，法命！’

禅宗——本宗的特色，可以说就是“思维真理，静念息虑，入于‘无’的境界！”的无上法门；是一个无经可据，无理可申，无法可授，无有轨则，无有系统；却又包罗了十方三世的智慧与成果，明朗活泼，博大精深的超绝学派；中国立宗于菩提达摩大师，于佛教的修学法中，是上根上智者所偏爱的圣法，其兴圣与流布的情形，已泛及世界五大洲！

净土宗——《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以及《往生论》，是为本宗所依据的典籍；主张执持洪名，发愿往生，证入极乐，获莲花身，花开见佛，求得补处，成就菩提道果；中国于晋代有意远大师，结庵庐山，集一百二十三人，专修净土法门，立愿共同往生极乐世界，其成因果极为理想。

诸宗一脉

佛陀释迦牟尼住世说法，四十九年中道出八万四千行门，旨在应机契理，犹应病与药；所谓千万江河，终归大海；佛陀所宣行门，其目的在为使众生离苦得乐，究竟解脱，原无创宗立派之意，而后世众生的根器与趣向各异，得行门修学的好处，为宣扬其方法，以至齐集同好，各立门户，造成了宗派的门户之见，于是时长月久，代代相传，渐渐演变成势力的扩张，而广事发展，相互诋谤，创立知见，使原有的佛意真义，反而流于疏生，甚至误解偏执；诚然，祖先聚财本无心，后来争夺尽子孙！的确是够创始者痛心疾首的！

在佛陀的教义里，如果以一个追求真理的行者来说，发扬佛陀“究竟解脱”的义谛，应该是名正顺而且利己利人的事；相反，如果为借以名闻利养，甚至误解“佛意”，而达成个己的私欲，不顾因果报应，那末，地狱的种子将是愈来愈

多了!

基于佛入灭后，远自天竺，继而中国，随之日韩等，宗派的创立，学理的强调，似乎远超过研习与行修的热忱；无论是在时间上和精神上，所消耗的较之于得到的，确然像大海之一滴，微乎其微!在这种“入宝山而空手归”的情形下，试问“究竟为了什么?”难道真不知“万法归一，’与“诸宗一脉”吗?佛陀的思想佛陀的精神，其所表现于“言论”的，无疑是佛子们的典范；所显露于“行为”的，也正是佛子们的轨则!因此，身为佛子者，不论凡圣，甚至“因地与果位”中人，既然现佛子身，当以佛陀的“言与行”为标的，不应该于其“言与行”中而断章取义，做出“五马分尸”的勾当来；确然，身在佛门却不是“真佛子”！因为真佛无形，真法无相；何况真佛子本来生于如来之家，继承如来家产，发扬如来家业，光大如来家门!

宗派无价

创宗立派，虽然是历代的高僧大德们所为，平凡不值一文的笔者，无论如何也不够资格或褒或贬；只少，自古至今，还不曾有人怀疑过如此的创立，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自然，承先启后，已成惯例，就是有不理想的地方，也只好“如法泡制”，将就算了。

近千年来，尤其是现阶段，在我古老传统的“祖师”沿革下；往往附和“规矩式”的精神是“对”的，几乎大多数是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与“领袖欲”最强的人!相反，多少有心“改革”，的确“学佛所学、解佛所解、行佛所行、证佛所证。”的真佛子，以“冲破阻障”和“创造建设”的精神，回覆“佛心即己心”和“佛意即己意”的“行证”时代，一切以“佛陀的”为前题的本色而努力的人，

却变成了“叛逆”！

笔者于前二十年，曾提出一个讽刺性的口号说：“不要吃祖师饭！”写在一篇命题为“藩篱下”的短文里，一度引起多少吃祖师饭，耍祖师招牌的“大佬”，许许多多的责难和漫骂；好在笔者无野心，既不愿仰靠那些大佬，又不借以追逐名利，日子久了，慢慢也就为人所遗忘了。

宗派与学派的弊端在前段已有说明，既然学佛必须依照佛的原意；那末，宗派的保留，便没有了价值可言，在一个“学佛”者来说，无有价值的事体，不如予以改革；何况是一种扼煞“佛心和佛意”的阻障呢！

基于“吃祖师饭”的人，如果真能把祖师们光荣史迹发扬光大，而且更进一步能发现玄妙，表白心得；自然是可喜可贺的好现象，其精神理应予以护持！拥戴！如果若是用来达成名闻利养，满足个己欲望的话，则不仅有辱了祖师，同时，也使整个的佛教蒙羞！何况宗派的建立，在“学佛或佛学”的根本，上可以说是毫无些许助益的事！因为“学佛”在行，“佛学”在理，如果于“行”是阻障（近乎忌讳），于“理”无价值；何如束之“藏”阁，任其成为“历史”，不是于己于人都有好处么！

大乘六宗

撇开小乘思想的“俱舍和成实”二宗，在中国的大乘思想上，所立学派应该只有“律宗、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宗、密宗、净土。”八宗；而这八宗中的“律与净土”，在学术价值上是没有地位可言的，所以不能立为学派或者是宗派。

众所周知，戒律的建立，其精神是本着慈悲的精神，不毁己损他；律仪中的

别解脱，其主要的目的，在着重“身与语”的不犯恶，止于至善，达到“清净无染”的地步；不过，依“尸罗”是为清凉的内涵来说，于“意”境上的“无明、烦恼”，同样也在清除之内，所以，《宝积经》中说：

“无有持戒，亦无破戒；若无持戒破戒者，是则无行亦无非行，若无有行无非行者，是则无心无心敷法；若无有心心敷法者，则无有业，亦无业报。”

可见戒律在佛弟子的“言行”轨则上，不仅要依之为体性，同时，也要依之为因性；纵然诸圣善者，同样依此为标的；因为诸圣善者所持的戒律，已经完成了“无漏”的境界，不受三界的生死系缚了。是以，戒律的行持，是佛弟子从慈悲的精神，不毁己损他，到清净无染，而入于无有苦乐的圣性境地，才是佛陀最初制订戒律的本意与目的。

综上所述，戒律是言行的轨则，为三业炽烈，焚毁行者，只有“尸罗”始能防息；律藏中强调“诸恶莫作”是止持之门，“众善奉行”是作持之法，于“身、语、意”不犯恶，不造因，得圣性的清凉，自然不受苦恼和恶趣的感报；这不正是每一学佛的弟子，不可或缺的第一要务么！当然，人人不可舍弃的基本法门，为行者必修的第一课，好像“树”之与“皮”不可分割，又为什么要另立宗派呢？难道众生(佛弟子)持净戒，也有根智趣向的差别么！佛陀立戒，普被三乘，实为创宗立派的必要，理当归之于佛弟子的常课！

次为“净土”法门，此一法门以“念佛”为主，“起信、发愿、持名。”是为行法的三大资粮；而念佛的方法，又有“称名、观想、实相。”三种内容。

净土(莲宗)法门首创于中国的晋代，有慧远法师集当朝显贵学者等一百二十余人，在江西的庐山结莲社，专修净土法门，共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西方净土”在净土法门来说，是一种狭义的说法；因为“土”之一词，梵语是 Ksetm 它的译义为“刹”，刹就是世界或地方的意思，全称之为“刹土”；刹的上面加一“净”字，可以说就是指“清净的世界”或“清净的地方”；“净”的本义是没有垢染，没有污秽，佛法中说“净”更为详尽，包含了“无垢、空相、无漏。”等的庄严功德，可以说“净”是佛法中的“体用”，是为基本的核心功德，舍弃了“净”，则世界或地方尽是垢染和污秽；这便是修行“净土法门”的目的与精神。

大乘佛法的思想中有“心净则土净”的说法，学佛弟子，“身、语、意”三业的清净，然后始能从事其他“行门”的修学；所以说净土不单是“西方净土”之一隅，如能完满“心净则土净”的境界，那么，所有十方世界(地方)，不都是理想的净土么！

其次是“念佛”的本质，《智度论》中说：“念佛三昧有二种：一者声闻法中，于一佛身，心眼见满十方；二者菩萨道，于无量佛土中，念三世十方佛。”

可见念佛是一种“观想”法门，确然不同于“持名”；凡学佛行者，无分时地，理应心中想佛，思想观佛，念之忆之，与佛同在；念佛的慈悲胸怀，念佛的智慧深广，念佛的心性至善，念佛的思想纯正，念佛的品德崇高，念佛的教化至真，念佛的理想庄严；无分时地，依之模范，依之警策，依之激励，依之效行；这样，才是念佛的真义，必能入于念佛“三昧”！

西方净土中强调“起信、发愿、持名。”是净土法门修行的三大资粮，其实起信、发愿、持名的行修法要，也并不是只限于修行净土行者；基于“起信”是学佛的基本条件，不论是信仰与信心，是为第一要领；而“发愿”正是起信前或

起信的力量，以此力量而坚定信仰，功强信心，可以说是一种有力的后盾；其次是持名之法，所谓持名，就是执持佛菩萨的名号，经论中所说的“南无佛(法或僧)”或“南无 xx 佛”“南无 xx 菩萨”，都是宗教中皈敬三宝或菩萨时，表现于身、口、意的一种行为，以显示无比的虔诚，而礼敬与赞叹诸佛菩萨。

持名(称名)最初可能依大乘宝月童子所问经中所说：“应当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法华经》中也有“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的记载；应该是属于七众佛弟子普被的一种修行方法，不像《净土三经》中的《观无量寿经》所说：下品恶人，于临命中时，不能专念思性，教以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即能带业往生的“易行道”，因为大乘教法，在于深义穷理，大智大行；像这种三乘共法，如果仅以“易行”而认为依此即“无事不办”，则未免太狭义!太草率!背弃了“离苦得乐”的妙用；所谓庄严与功德也就更谈不上!何况佛陀教法中穷究第一义谛，正是学佛或佛学者必须追求的理想!所以，净土行法，如戒律一般，三乘七众，普遍奉行，不需创宗立派，应该是诸佛弟子，必须视为常课的修法，是理所当然的事；切不可沦于偏行易行，摒弃了伟大而具有“圣智圣行”的佛陀理想——入于第一义谛的圣境!

结 论

综合上面所述，宗派的存废，学派的整理，似乎今后发扬“佛教教义”，改革“佛教教制”，拓展“佛教教法”不容轻视的问题；因为宗派的变质，领导者的流弊，都是莫大的障碍；加以净土行人的误解，乐于偏行易行，甚至不顾“因果”，大事杀伐其他于学于理，具有独特深义的六大学派，这种违背佛陀说“西

方净土”真义的作为，诚然，不仅不得带业往生，的确还犯了谤佛毁法，造业无算的过错，说什么也难逃“恶趣”之苦果！

当然，论理之学，见仁见智，此文也非绝对，只是笔者有感而发，聊表个己研究时的一些心得报告罢了；但愿“律与净土”行者，莫以为是在攻打杀伐，因为佛法都是佛陀在世时亲口所说的教法，说什么也没有更不敢存心谤佛毁法的胆量！

本文完稿于“器禅室”以外，手边没有参考书，身处四壁皆空的寂寥，所以资料来源仅凭记忆所得，不能算是定稿；在内容下不免未臻完善，尚祈学者行人和诸大善知识予以指教，供资来日有机装订成册时，依之参考修正。

禅的唯识剖析

小引

佛陀于菩提树下证悟了“法尔如是”的缘起大法，体取了如何从生死海中获得解脱；从佛陀自悟的圣境中，可看出证悟的经历，像《杂阿含经》里所说的：

“我忆宿命未成正觉时，独一静处专精禅思，作是念言：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缘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缘故老死有！”

又说：

“如是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缘故名色缘？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生，识有故名色有，识缘故名色有。”

又说：

“我作是思维时，齐识而还，不能适彼；谓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缘有生，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纯大苦聚集。”

又说：

“我时作此念：何法无？故老死无？何法灭？故老死灭？即正思惟生如实无间等，生死故老死无！生灭故老死灭！”

又说：

“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广说。我复作是思维：何法无故行无？何法灭故行灭？即正思惟如实无间等，无明无故行无！无明灭故行灭！”

这是佛陀证悟“缘起法”的全部内容，这种缘起的法则是佛法中的心要，也可以说是唯识学上依之而立学的根本。

撇开佛陀所证悟的内容，不论是佛法中的心要也好，是唯识学上的根本也好，这里但说佛法的完成于“正思惟”的究竟，也就是唯识学上所强调的“心识”理论。

佛法中标出“一切唯心”和“万法唯识”的思想，以笔者个己学禅的认识结果，可以分为问题的“发现、观察、分析、认识、处理。”五大法则，兹分别以“唯识学”作基础，而加以剖析之。

发现问题

佛陀的《大缘方便经》中说：

“阿难！缘识有名色，此为何义？若识不入母胎者有色名不？答曰：无也！若识入母胎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无也！若识出胎，婴孩败坏，名色得增长不？答曰：无也！阿难！若无识者有名色不？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是缘，知名色由识，缘识有名色；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佛陀的发现问题不仅止此，因为“生死”的系缚，并非如此的简单；生命的流转，死亡的相续，不是现实世界现象，凭借凡人的思想与智慧所能知道的。

《大缘方便经》中说：

“阿难！缘名色有识，此为何义？若识不住名色，则无住处；若无住处，宁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不？答曰：无也！阿难！若无名色，宁有识不？答曰：无也！阿难！我以此缘，知识由名色；缘名色有识，我所说者，义在于此。”

这种识与名色相互依共的问题，是现实生命流转相续的根据，是佛陀发现问题真象的圣智表现；一个问题的完善，必须要具有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存在，才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发现。

此一问题的完整内容，便是缘起法的十二支说，它的序例是

“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缘起法，在原始佛教中可分五支、十支、十二支等三种说法；不过，分支的歧见，并非是内容的差别，而是支系分蕴的不同，可以说是“简与繁”的分别，像小乘部的《俱舍论》，几乎是一部人生详尽的解剖学。

在这序例中，如果一贯言之，仍然不是问题发现的标准，因为佛陀的说法，

从来是由简而繁，入于不思议境界而大转法轮的。

当初在菩提树下得无上正觉的佛陀，所证悟的“生死因缘”大法，尽揽了七千多卷于现今所存留的经藏中，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哦”字代表了所悟的一切；不然，为世所尊的佛陀，也不过只是现今的所谓佛学者，翻几本于坊间流通的经论，根本不识佛陀思想的全部，那“第一义谛”之所在，照样以师(法、教、导。)的姿态自命不凡的“可怜悯”人物；又当前(过去的笔者不知不敢诊断。)的“禅者”，几乎不顾三藏法典，仰赖几本像《指月录》，《五灯会元》、《宗门语录》，《景德传灯录》，祖源血脉。”等，便自以为成了禅的通家，甚至不怕脸红的说：“已经开悟了!”或“不动的微妙境界!”同样是可悲的角色。

好了!且说十二支序例分支的蕴含，毕竟是“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第一，无明、行、识三支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说，如无无明、无行、无识、便无生死的根本；无生死的根本，便不受六道的轮回。

第二，识、名色二支是生命活跃的依持，无识，无名色，生命便失去了凭借。

第三，名色、六入、触、受、爱五支是顾念心缚的生起，举凡境触的系念，皆是于所随生的系念之法。

第四，爱、取、有、生、老病死五支是生死流转的现象；所谓逐物意移，相续不绝，便是这种现象的说明。

总之，生命中其内有识，外有名色，形成一具业体；皆为“无明覆，爱缘系，得此识身。”如果“无明不断，爱缘不尽，身坏命终。”必然“还复受身”(《阿含经》)

观察问题

唯识学者往往有着思想的偏执，与定义的主观；比如说“唯识”的“识”，究竟是真心(真如)?阿赖耶?还是八识?如果要观察此一问题的主流，或者是一论一派的相同意义，以时代大乘思潮的趋势，应该以大乘的唯识学多面的立论而研究；尤其本文的主题是以“禅”的思想来剖析问题，所以免不了是偏重于禅精神的，

《华严经》中说：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又说：

“三界所有，唯是一心。”

心，在密教中解释为“阿赖耶”识，是为心王；由于一切为心所造，故受业感而得果报，正是唯识思想形成的因缘。

《遗教经》中说：

“夫心者，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心原本是净洁的，只为过犯成业，才会迷失真貌；可见心能造善造恶造诸万法；如能“制心”，便可进取向上，步入无上正等觉的圣境；所以，《解深密经》中说：

“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

人的思想行为，无论任何造作，事先必为“心识”所现的境相而生起差别，这种境相的发生，观察它的原因，其实是自心所现；就象是有甲乙二人，一向思想言行不契，彼此相互猜疑不已，有一天，甲失足落水，不善游泳，正待旁人援手救命；恰好为乙遇见，然乙亦不善游泳，但有鉴于救人是人之美德，于是取一

竹杆，伸向甲的面前；但是待救的甲，心里执着过去与乙之间的情感恶劣，惟恐乙有存心，欲趁此机会以竹杆向他下毒手，所以不顾生死，反而挣扎游离可资活命的竹杆；这种唯自心所现的情形，便是“唯识”的境相观察，以能知与所知的经验，而观察问题的真相。

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中也说：

“万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无境即无，不可于净性上作境解。”

六祖惠能大师说：

“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边！”

唯识所依，本是如来藏中的一种观照反映所得；因为人的迷、悟、垢、净等均为“境”的有无，而发生诸法的了别相。但境有境无，仍在乎心识作用；如果心识不起，便不生势力；所谓心若无时，心所不生，自心现量，自性便不得见，是以六祖能大师说：

“于诸法上，念念不住。”

《楞伽阿拔多罗宝经》中又说：

“自性无垢，毕竟清净。”

由此可见，万法唯心所作，唯识所显与本有的“自性”是无关的；禅者于修持工夫上，获得随心的自在，观察这世界上的人与事，效化佛陀的“禅思”精神，于事的真象，于理的谛义，澄清静寂，深究入微；最后，蓦然超出，完成“与我无交涉”的观察势力，道出了任何学派也不得不承认的理想理论：

“一切诸法，皆为心意识作用！”

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即等于剖解学，像唯识中的心所，《成实论》中说：

“心所生法，名曰心所，心从心生，名曰心数。”

心，是俱有“缘虑，心念的变化”也就是后念的继起，这后念(心之作用)即叫做心所。

《婆娑论》中也说：

“心心所法，依诸因缘，前后而生。”

因缘便是缘虑的凭借，如无因缘，心即不起作用；虽有缘虑的能力，但只如虚无的太空，必需要有太阳、星星、月亮、云片等，才产生出晴天、雨天，月夜等名相；所以，佛陀在《阿含经》中说：

“杂染清净、诸法种子之所集起，故名为心。”

准此，可以清晰的看出，心同虚空，仅知为心(天)；若欲分析出是什么心时？必须染以垢净诸法的种子(业力)，始得名之为某某心心所的名相。

这诸法种子之所集起的心，看似如唯识中的第八识相同，其实那并不是真如本识；亦如虚空，虚空并非眼识所见者，吾人所见，只是湛蓝的色所显现者；是以，第八阿赖耶识的成立，必须依恃第七识的显现。

在唯识学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种子是生灭相续的原动力，本识(阿赖耶)是恒住自性的真如(无)，我意识(末那)是诸法作用的现象；如是，世出世间才有诸法变动的生起，造成诸般人、事、物、理等等的问题。

这些人、事、物、理等问题，是世间的诸般现象，佛陀的言论中总称之为“法”；法在梵语中叫做达摩，是通于一切之语，举凡大、小、有形、无形、真实、虚妄

者；事物其物，道理其物者悉皆为法。

唯识学上以自体任持与轨生物解二义称之为法；所谓自体任持，就是说山河有山河的自体，草本有草本的自体，虫鸟有虫鸟的自体，有形有有形的自体，无形有无形的自体，各个保任维持其自体；所谓轨生物解，即是既然各有自体，皆为自体任持之状，但那只限于有体，不包括无体在内；而法的分析，二者兼摄的，故说通于一切。

佛陀的教法，尤其是自证的甚深微妙之法，是不容易以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何况是以分析的说法呢？佛陀于《戒律藏》中说：

“我所证得甚深之法，难见难悟，寂静微妙，超寻思境，深妙智者，乃能知之。”

为什么呢？佛陀又说：

“众生乐阿赖耶，喜阿赖耶，欣阿赖耶；众生以乐阿赖耶，喜阿赖耶，欣阿赖耶故，是理难见，所谓缘起，倍复难见，所谓一切诸行止灭，诸依舍离，爱尽，离欲，寂灭，涅槃。”

阿赖耶是心识名，新译做藏，含藏一切事物种子的意思，是为八识中的第八识；所言“三界为一心”即是唯识学上以此识而立名的，众生执着，依恃而生起悟入的心识，这是舍本逐末的想法；因为佛陀的自证深法，是“自性自证”并不是逐本清源；这也正是唯识学上从缘起而悟入的，可以宣说的一些法则，毕竟不是佛陀的第一义谛。

认识问题

心起执相，由慧解释，超越寻思与知解的境地，而归趣证会，冥契真理；像唯识中的三性观，便是很好的例证：

1. 偏计所执性——执持心外之我法性。
2. 依他起性——种子所生之因缘法。
3. 圆成实性——依他起性所依之实体。

欲修习此唯识三性，由浅入深，共有五重，谓之五重唯识：兹分别阐述于后：

1. 遣虚存实识——以心外诸境，是遍计所执之虚妄，体用非有而遮遣；心内诸法为依他与圆成，体用非无而存留，是为虚实相对的一重方法。
2. 舍滥留纯识——识有八种，分别识相，则各有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分法；相分是所缘之境，后三分是为能缘之心，而所缘之相分，滥于心外之妄境，故舍彼而不取，唯存留后三分之纯识，是为心境相对的二重方法。
3. 摄末归本识——相分是识内所取之境，见分是识内能取的作用，二者从识之自体分而起；自体一分为本，见相二分为末；所以，离识的自体便无见相之末，摄末而归于本，是为体用相对的三重方法。
4. 隐劣显胜识——八识的自体，各有心王与心所；所谓心王犹胜如王，心所则劣如臣，故隐劣法之心所，以显胜法之心王，是为心心所相对的四重方法。
5. 遣相证性识——留于第四重之八识心王之自体，是依他起性的事相，这事相的实性，是二空所遣之圆成实

性，即以依他之事相为空而舍遣，证得圆成实性，是为事

理的五重方法；乃唯识观的极至！

认识了唯识学上的三性观，及修观的五重方法，但并不即是认识了佛法中的心识问题；因为佛陀说法往往是权巧方便，应机契理，如《成实论》中说：

“佛为人说心常在，故说客尘所染，则心不净；又佛为懈怠众生，若闻心本不净，便谓惟不可改，则不发净心，故说本净。”

在大乘论派上，对“心”的问题，各有各的见地，各有各的发明；而在禅行者的“心”问题研究时，则超乎寻常，尤其是已悟的行者，把心的问题透彻的淋漓尽致；所以禅宗三祖僧璨大师的事迹来说吧！

璨大师自领悟了佛法僧三无差别的圆旨，更彻悟了罪性不在内、外、中间，而得无生法忍；如是，于三十四年中在邕都化导四众，依皈无算。而后韬光晦迹，变易仪相，或入酒肆或过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其时有人间他：

“师是道人，何故如是？”

璨大师肃然应道：

“我自调心，何关汝事？”

根尘相触，而生了别，境象显现，唯识作用，诸法发生，全在一心；故璨大师曾说：

“究·竟穷极，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尽净，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

禅行者于“心识”的认识，的确是太不寻常，所谓“把握得住，灵明妙智不迷。”所以六祖能大师说：

“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

不过，六祖所说的空，切莫执着为空为一物；在这方面，他特强调着说：

“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

能所俱泯可以说是唯识学上最难做到的境相；纵然五重唯识修法，仍不断能所的牵绊；因为唯识的依法是缘起，唯识的发生是根识，唯识的结果是了别，可以说是无一不是“能与所”的作用!

处理问题

唯识学不离物理和物质的现象说，这一问题欲获解决，无论是从观点或本源上着手，的确是难以处理的问题；就象是唯识学者以“根、尘、识。”三者来衡量现象的发生，现象的变幻，现象的作用，现象的结果，几乎是不能推翻的理论和思想；纵然这种理论与思想，各家有各家的不同，而且并不是佛法的全部，但是，它的缘起依归却是问题的最初；所以，《阿含经》随处提到：

“无明覆，爱缘系，得此识身。”

从结论中去寻求问题处理的方法，佛陀于《杂阿含经》里说：“无明不断，爱缘不尽，还复受身。”

首先依毗婆沙论，来明了“无明”的内容，论中标出一十五种无明：

1. 根本无明——由无始之际，一念不觉，而长夜昏迷，不了真理，能生一切之诸惑烦恼者。
2. 枝末无明——心心所相应而起，有贪嗔慢疑见等之烦恼者。
3. 共无明——一切结使共相造作一切之诸业者。

4. 不共无明——第七识别体之相无妄起染心障蔽无漏之圣法而恒无间断者。
5. 相应无明——第七识恒与贪痴见慢四惑相应而起者。
6. 不相应无明——缘粗显之境不与余识相应者。
7. 迷理无明——根本无明障中道之理而不能显发者。
8. 迷事无明——见思之烦恼障蔽生死之事而不能出离者。
9. 独头无明——妄觉之心不缘外境，孤立生起，生已增广者。
10. 俱行无明——心心所之法，常相随逐而曾不舍离者。
11. 覆业无明——一切之结使覆蔽诸业，使人不知名誉利养恭敬者。
12. 发业无名——以贪疑我见慢等，悉能发生一切恶业者。
13. 种子子时无明——种子者藏识，子时者子刻也；子时为十二时之首藏识中而未发显者。
14. 行业果无明——以十二因缘中之无明、行、爱、取有五者为烦恼，为业因；其他七者为苦果而名。
15. 惑无明——以名俱生分别及根本随烦恼等之惑。

综观这十五种无明，不外是一个“痴”字在作祟，一份暗钝之心，不明诸法的事理，从本以来，念念相续，不曾离念，所以；《菩提心论》中说：

“生死浪转之根本惑体也！”

如果，把问题的重心放在“惑”字上，而加以处理的话，则去惑成“觉”，不就可以断生死之流，入正等觉了么？

这便是从根本上下手的工夫，也正是“唯识”的精神；因为“一切唯心”可

以善，可以恶，自然可以入于“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究竟境地!

结 论

标题以“禅的”为冠，而行“唯识剖析”，但全文中大多以经论为内容，很少以禅门中的公案语录论道理，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其实，如果了解禅德们所说的“禅通三藏”的含义，便不会发生如此的疑问了!再说，禅门中的《法宝坛经》，其中的内容，又何者离开了“经、律、论。”三藏呢!

笔者习禅，是佛弟子，所学者不外是佛陀的“言与行!”，身为佛弟子纵然是习禅，必定一切以佛陀的言行而为典范；“禅”，同为佛陀的言行，是教化众生行学的方法之一，应该是名正言顺的说法；所以，古德有句：

“识取根源去!”

宗密大师更明白的指出：

“觉四大如坏幻，达六尘如空华，悟自心为佛心，见本性为法性!”

这不正是禅德们对唯识学下的一种最好的“脚注”么!

最后，谨以《金刚经》四句偈语而为本文结：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初稿于一九六八年在关仔岭

删修于一九七四年在千佛山